

東周列國志

繡像仿宋完整本

廣益
書局
刊行



民國卅六年十一月新三版

東周列國志

洋裝四冊定價廿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福州路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繪圖東周列國志卷四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纒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遍植楸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卽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差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官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臺，午膳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刻，所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嚙南，一嚙北，又有銅鍬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其吉凶，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德威氣有餘也。兩犬嚙南嚙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鍬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大王此行，美不可言。夫差雖喜其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駱，駱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

聞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卽爲我召來，駱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宣召，涕淚如雨，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駱催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取，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爲陰類，走陰方也，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俘，長嘆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詭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衆。顧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數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嚭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驕君尙戀伐齊功。吳廷多少文和武，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興師十萬，同越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卻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魯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問子行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羸博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諸將皆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驅而出，胥門巢急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

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當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且暮可掃也。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狗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詬亦力爲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爲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日決戰。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詬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卻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曰。死卽入殮。公孫夏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搦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車。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力。殺傷相抵。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炮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漸失了便宜。乃命伯詬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聲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刺斜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閻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國書嘆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沖入吳軍。爲亂軍所殺。閻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閻邱明二人。卽斬首訖。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諸稽郢曰。子觀吳兵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恆鬪。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夫差主張齊。

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歌凱而回。史臣有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盡道吳王奏凱還。壯氣一如吞宇宙。隱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梧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臺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葉冷。吳王醒未醒。梧葉秋。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欲誅衆小兒。西施力勸乃止。伯嚭進曰。春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夫差乃悅。在梧宮三日。卽起駕還吳。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寧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卽至矣。夫差愠曰。久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諸卿會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夫差曰。太宰之言。足啓心胸。相國耄矣。言不足採。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廷諸臣俱有饋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廷之應也。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上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於衆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覆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今

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託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鏃之劍子胥接劍在手嘆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跳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破楚敗越威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尙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取其屍感以鴟夷之器使人載去投於江中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於吳山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日蒙讒殺父兄湘流誓濟吞荆楚貫弓亡命欲何之榮陽睢水空樓遲昭關鎖鑰愁無翼鬢毛一夜成霜絲浣女沉溪漁丈死簫聲吹入吳人耳魚腸作合定君臣復爲強兵進孫子五戰長驅據楚宮生王含淚逃雲中掘墓鞭屍吐宿恨精誠貫日生長虹英雄再振匡吳業夫椒一戰樓強越釜中魚鼈宰夫手縱虎歸山還自嚙姑蘇臺上西施笑讒臣稱賀忠臣弔可憐兩世輔吳功到頭翻把屬鏃報鴟夷激起錢塘潮朝朝暮暮如呼號吳越興衰成往事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乃發卒數萬築邗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西達於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履俱溼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欲捕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空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溼爲父王所笑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三天下

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遂有齊矣。不知越王將選死士，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溝北上，會魯哀公於臺，會衛出公於發陽，遂約諸侯大會於黃池，欲與晉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前隊疇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疇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人畏吳之心尚在，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卽不勝，守猶未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勇慣戰者，俱隨吳王出征，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臺，火彌月不息。其餘糧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再說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駱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況晉雖主盟，會宋會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臺。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嚭拔劍砍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尙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齊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晉，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駱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夫差曰：善。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

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白與白旗。白甲白羽之纓。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秉素旌。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與赤旗。丹甲朱羽之纓。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與黑旗。玄甲烏羽之纓。一望如墨。王孫駱主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枹。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鐸聲。丁寧鐸于。一時齊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親對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縫諸姬之闕。今晉軍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藩籬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中心似有大憂。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驩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差以其言爲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敵晉侯。次之。魯衛以次受敵。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已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之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於越。不然。子胥屬鏃之劍。猶在。當以屬子。伯嚭乃造越軍。稽首於越王。求救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尙未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鬻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紱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嘆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土臺。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令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是年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礙一闕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齊簡公出奔。

陳恆追而殺之。盡滅闕氏之黨。立簡公弟鷲。是爲平公。陳恆獨相。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恆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恆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南行聘於吳越。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贍貧乏。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後房。不下百人。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齊都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是後話。再說衛世子蒯聵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諫不聽。蒯聵之姊嫁於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孔姬使渾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聵。蒯聵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聵。昏夜。良夫與蒯聵同爲婦裝。勇士石乞孟癩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溷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癩。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聵於臺上。須臾。孔悝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悝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悝不敢違也。遂起身如廁。孔姬使石乞孟癩候於廁外。俟悝出廁。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臺。來見蒯聵。孔姬已先在廁。喝曰。太子在此。孔悝如何不拜。悝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悝曰。惟命。孔姬乃殺緹。使蒯聵與悝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癩守悝於臺上。而以悝命召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悝。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悝也。輒大驚。即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聵者。皆四散逃竄。仲子路爲孔悝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悝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取謂子路曰。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逕至臺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臺矣。孔悝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蒯聵懼。使石乞孟癩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孟癩雙戟並舉。攢刺子路。又砍

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孔慚奉蒯瞶即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太子以渾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衆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頒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嘆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弟子營葬於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慚爲出公輒之黨醉以酒而逐之孔慚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話說衛莊公蒯瞶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也有小豎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糶從己乘間劫莊公使敵血立誓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未幾莊公新造虎幕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莊公夢厲鬼披髮北面而譟曰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覺使卜大夫胥彌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蒯瞶

立二年。晉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逐莊公。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齊陳恆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爲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諸大夫不睦於輒。逐輒。降晉。國人立公子默。是爲悼公。自是衛臣服於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攔過不提。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思以報之。只爲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救鄭。況鄭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勝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卽位。是爲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冀子西召己。同乘楚政。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曰。報鄭此其時矣。使人請於子西曰。鄭人肆毒於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報。無以爲人。令尹倫哀先太子之無辜。發一旅以聲鄭罪。勝願爲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待我。白公勝乃託言備吳。使心腹家臣石乞築城練兵。威爲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爲先鋒。伐鄭。子西許之。尙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鄭請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後伐鄭。召其宗人白善於澧陽。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棄祿。築圃灌園。終其身。楚人因命其圃曰。白善將軍樂圃。白公聞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卽召石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孫貴人。奈何屈身而至。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搖首曰。令尹有功於國。而無仇於僚。僚不敢奉命。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宜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比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於地。嘆曰。子真勇士。吾聊試之耳。卽以車載回。禮爲上賓。飲食必共。出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許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使修儆備。白公勝託言吳兵將謀襲楚。乃反以兵襲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干。欲親至楚庭獻捷。以張國威。子西不知其詐。許之。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裝作鹵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廟。獻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於傍。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著兩籜好漢。全身披掛。問是何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僚伐

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期喝曰：「吾王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僚那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僚用手一拉，侍衛東倒西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大喝衆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蜂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宜僚交戰。宜僚棄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攪，做一團死於殿庭。子西謂勝曰：「汝餓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爲公爵，何負於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講和，汝卽鄭也。吾爲父報仇，豈顧私恩哉？」子西嘆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於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乃拘惠王於高府，欲立王子啓爲王。啓固辭，遂殺之。石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尙衆，當悉召之。」乃屯兵於太廟。大夫管修率冢甲往攻白公。戰三日，修衆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爲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於昭夫人之宮。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衆，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會甲冑，訝曰：「公胡不賈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民何望焉？」葉公乃披掛戴冑而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冑，又訝曰：「公胡賈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爲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乎？」葉公乃解冑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於車，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僚屬入城，謁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大開城門以納其衆。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石乞兵敗，挾勝登車逃往龍山。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而死。石乞埋屍於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湯，置於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貴爲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屍骨以自免乎？」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飢以兵侵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師伐陳滅之。以子西之子寧嗣爲令尹。子期之子寃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此楚國危而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

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況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吳。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龜，目睜腹脹，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軾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敬？」句踐曰：「吾見怒龜如欲鬪之士，是以敬之。」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龜，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龜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爲志。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涕訣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於軍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夫差聞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敵於江上。越兵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王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中，乃於黃昏左側，令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聞遠近。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兵來襲，倉皇舉火，尙未看得明白，遠遠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攏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金鼓不絕，於黑暗中，逕沖吳中軍。此時天色尙未明，但覺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兵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句踐率三軍緊緊追之，及於笠澤，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三北。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夜遁回，閉門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於胥門之外，謂之越城。欲以困吳。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託疾不出。夫差乃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吾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至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成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商議欲毀胥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巨若車輪，日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越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暴風從南門而起，夜雨如注，雷電轟擊，飛石揚沙，疾於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卽傷。船索俱解，不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冒雨，遙望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息雨止，種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衣冠甚偉，儼如生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頭於東門，以觀汝之入。」

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故爲風雨，以退汝軍。然越之有吳，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二人所夢皆同，乃告於越王。使士卒開渠自南而東，將及蛇匠二門之間，忽然太湖水發，自胥門汹涌而來，波濤衝擊，竟將羅城蕩開一大穴。有鱉鱉無數，逐濤而入。范蠡曰：「此子胥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鱉鱉門。因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顯靈古跡也。夫差聞越兵入城，伯嚭已降，遂同王孫駱及其三子奔於南陽山。晝馳夜走，腹餒口飢，目視昏眩。左右探得生稻，剝之以進。吳王嚼之，伏地掬飲溝中之水。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對曰：「生稻。」夫差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準，死在旦夕，暫避何爲？」乃止於陽山。謂王孫駱曰：「吾前戮公孫聖，投於此山之巔，不知尙有靈響否？」駱曰：「王試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公孫聖三呼而三應。夫差心中恐懼，乃遷於干隧。句踐率千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作書繫於矢上，射入越軍。軍人拾取呈上。種蠡二人同啓視，其詞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一綫，以自爲餘地。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也；以直言殺公孫聖，大過二也；太宰讒佞而聽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罪，數伐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侵伐，大過五也；越親戕吳之前王，不知報仇，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有此六大過，欲免於亡，得乎？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大過垂淚曰：「寡人不誅句踐，忘先王之仇，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棄吳也。」王孫駱曰：「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許爲附庸，世世事越，固所願矣。」駱至越軍，種蠡拒之不得入。句踐望見吳使者涕泣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請置君於甬東，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君王幸赦吳，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爲臣，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越使者去，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人臣不敢加誅於君，願主公自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稽。句踐乃仗步光之劍，立於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泣曰：「吾殺忠臣子胥，公孫聖，今

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無面目見子胥公孫聖於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佩劍自刎。王孫駱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於傍。句踐命以俟禮葬於陽山，使軍士每人負土一簣，須臾遂成大家，流其三子於龍尾山。後人名其里爲吳山里。詩人張羽有詩嘆曰：

荒臺獨上故城西，輦路淒涼草木悲。廢墓已無金虎臥，壞牆時有夜烏啼。探香徑斷來麋鹿，響屨廊空變黍離。欲弔伍員何處所，淡煙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臺用古詩云：齊天四塔雲中出，隔水諸峯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會先生詠史詩云：吳王恃霸逞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薩都刺詩云：閩門楊柳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紅。飛絮年年滿城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詠西施云：半夜娃宮作戰場，血腥尙雜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爲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入姑蘇城，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舊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句踐謂曰：子，吾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慚而退。句踐使力士執而殺之，滅其家。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句踐撫定吳民，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宋魯諸侯會於舒州，使人致貢於周。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爲元王。元王使人賜句踐袞冕圭璧彤弓弧矢，命爲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人致賀。其時楚滅陳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地，以與楚。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諸侯悅服，尊越爲霸。越王還吳國，遣人築賀臺於會稽，以蓋昔日被棲之恥。置酒吳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爲樂。命樂工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誅無道當何時。大夫種蠡前致詞，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又何須。良臣集謀迎天禧，一戰開疆千里餘。恢恢功業勸常彝，賞無所吝罰不違。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羣臣大悅而笑。惟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歸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次日入辭，越王曰：臣聞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越之功也。今吳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於

江湖越土惻然泣下沾衣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報奈何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蠹曰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蠹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變色謂文種曰蠹可追乎文種曰蠹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書一封投之種啓視乃范蠡親筆其書曰

子不記吳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忍辱妬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

文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快不快然猶未深信其言嘆曰少伯何慮之過乎過數日句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於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爲後人不知其事訛傳范蠡載入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誤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況吳宮寵妃何敢私載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於江此亦謬也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時人何苦咎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復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卻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鴟夷之皮仕齊爲上卿未幾棄官隱於陶山畜五牝生息獲利千金自號曰陶朱公後人所傳致富奇書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爲三高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人謂吳凝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無尺土寸地分授與舊臣疏遠相見益稀計倪佯狂辭職曳庸等亦多告老文種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譖於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心懷怨望故不朝耳越王素知文種之才能以爲滅吳之後無所用之恐其一旦爲亂無人可制欲除之又無其名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

去三家。乃借朝越爲名。來至越國。句踐心虞文種。故不爲發兵。哀公遂死於越。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種爲病狀。強迎王入。王乃解劍而坐。謂曰。寡人聞之。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破滅。尚有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言畢。卽升輿而去。遺下佩劍於坐。種取視之。劍匣有屬鏤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也。種仰天嘆曰。古人云。大德不報。吾不聽范少伯之言。乃爲越王所戮。豈非愚者復自笑曰。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遂伏劍而死。越王知種死。乃大喜。葬種於臥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葬一年。海水大發。穿山脅。忽崩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今錢塘江上。海潮重疊。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髻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治國之傑。三術亡吳。一身殉越。不共蠱行。寧同胥滅。千載生氣。海潮疊疊。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爲霸。話分兩頭。卻說晉國六卿。自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罍之舊。改稱智氏。時智瑤爲政。號爲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於是私自立議。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晉出公之地。反少於四卿。無可奈何。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名伯魯。其最幼者名無卹。乃賤婢所生。有善相人者。姓姑布。名子卿。至於晉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鞅嘆曰。趙氏其滅矣。子卿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必賤。天之所興。雖賤必貴。此子骨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視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他日悉召諸子。叩其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乃廢伯魯而立無卹爲適子。一日。智伯怒鄭之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以酒擲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此小恥。吾姑忍之。智伯班師回晉。反言無卹之過。欲鞅廢之。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病篤。謂無卹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可識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周貞定王十一年之事。時晉出公憤四卿。

之專密使人乞兵於齊魯請伐四卿齊田氏魯三家反以其謀告於智伯智伯大怒同韓康子虎魏桓子駒趙襄子無卹合四家之衆反伐出公出公出奔於齊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於智伯瑤瑤遂有代晉之志召集家臣商議畢竟智伯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躒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於族人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遜於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大過人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強毅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然而貪殘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徐吾不以爲然竟立瑤爲適子智果嘆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私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氏及徐吾卒瑤嗣位獨專晉政內有智開智國等肺腑之親外有絺疵豫讓等忠謀之士權尊勢重遂有代晉之志召諸臣密議其事謀士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敵一家先發三家拒之今欲謀晉室先削三家之勢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國方威晉失主盟主公託言與兵與越爭霸假傳晉侯之命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三家日削矣有不從者矯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食果去皮之法也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絺疵曰智氏睦於韓魏而與趙有隙宜先韓次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智伯卽遣智開至韓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家各割采地百里入於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吾兄命某致意願乞地畧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卽當報命智開去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故請割地爲名吾欲興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於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韓虎然之次日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親自進於智伯智伯大喜設宴於藍臺之上以款韓虎飲酒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於几上同虎觀之乃魯下莊子刺三虎之圖上有題贊云

三虎啖羊勢在必爭其鬪可俟其倦可乘一舉兼收下莊之能。

智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冊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齊有高虎韓有罕虎今與足下而三矣時段規侍側進曰禮不呼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主母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於智伯之傍纔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三虎所啖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虎韓佯醉閉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即時辭去智國聞之諫曰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瞋目大言曰我不禍人足矣誰敢與禍於我智國曰蟻蜂輩猶能害人況君相乎主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效下莊子一舉刺三虎蚋蟻蜂輩我何患哉智國嘆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復置三家宗英空進與亡計避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闕求地於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駒曰善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宵求蔡皋狼之地於趙氏趙襄子無卹銜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吾不能媚人也智宵回報智伯大怒盡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日三分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智伯征進智伯自將中軍韓軍在右魏軍在左殺奔趙府中欲擒趙無卹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卹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卹曰逃在何處方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又經尹鐸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必能効死先君臨終有言異日國家有變必往晉陽主公宜速行不可遲疑無卹即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卹卻說無卹有家臣原過行遲落後於中途遇一神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之囑曰爲我致趙無卹原過追上無卹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卹親剖其竹竹中有朱書二行告趙無卹余霍山之神也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汝滅智氏無卹令秘其事行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攜老扶幼迎接入城駐札公宮無卹見百姓親附又見晉陽城襟

高固倉庫充實。心中稍安。卽時曉諭百姓。登城守望。點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張孟談曰。守城之器。莫利於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夠分給。奈何。孟談曰。吾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牆垣。皆以荻蒿。栝楚聚而築之。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無卽使人發其牆垣。果然都是箭幹之料。無卽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董安子建宮之時。堂室皆練精銅爲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無卽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卽使冶工碎柱。鑄爲劍戟刀槍。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卽嘆曰。甚哉治國之需賢臣也。得董安子而器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天祚趙氏。其未艾乎。再說智趙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營。連絡而居。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齊赴公宮請命。無卽召張孟談商之。孟談曰。彼衆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堅閉不出。以待其變。韓魏無仇於趙。特爲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同兵而實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安能久乎。無卽納其言。親自撫諭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雖婦女童稚。亦皆欣然。願効死力。有敵兵近城。輒以強弩射之。三家圍困。餘不能取勝。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嘆曰。此城堅如鐵。安可破哉。正懷悶問。行至一山。見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招土人問之。答曰。此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囊。故名懸囊山。晉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離城幾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智伯登山。以望晉水。復遶城東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有破城之策矣。卽時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晉水東流。安能決之。使西乎。智伯曰。吾非引晉水也。晉水發源於龍山。其流如注。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爲蓄水之地。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於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隄灌城。城中之人。皆爲魚鱉矣。韓魏齊聲贊曰。此計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把守東路。魏公把守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二路。專督開渠築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智伯傳下號令。多備鐵錘。鑿渠於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壩斷。後於渠之左右。築起高隄。凡山坳洩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只得望北而走。下注新渠。卻將鐵枋闌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當日所鑿也。一

月之後。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智伯使人決開北面。其水從北溢出。竟灌入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汨山陵。復見壅泉灌晉城。能令陽侯添膽大。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況城基築得十分堅厚。雖經水浸。並無剝損。過數日。水勢愈高。漸漸灌入城中。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灶可爨。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卹不敢安居。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周視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便冒過城頭了。無卹心下暗暗驚恐。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未嘗疏忽。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無卹嘆曰。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談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漲。闔城皆爲魚鱉。將若之何。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於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脫此患。無卹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微天之幸。臣說得行。智伯之頭。指日可取矣。無卹許之。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緊。凡進見之人。俱搜簡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身體又無夾帶。並不疑心。孟談既見韓虎。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於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理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同執晉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衆心。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皋狼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遺。不忍遽割。未有得罪於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強。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韓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世傳疆宇。彼尙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況他人之地哉。趙氏滅。則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即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將軍請細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

愚見莫若與吾主私和。反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於趙。且以除異日之患。世爲晉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韓虎曰。子言亦似有理。俟吾與魏家計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一生。此來非同容易。軍中耳目。難保不洩。願留麾下三日。以待尊命。韓虎使人密召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懷恨未忘。遂深贊孟談之謀。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結納。次日。段規奉韓虎之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恁般。吾主不敢擅便。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賊悖嬖。吾亦恨之。但恐縛虎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容。勢所必然。與其悔於後日。不如斷於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猶愈於與凶人共事乎。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規辭去。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於懸壘山。邀請韓魏二將軍。同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於色。遙指著晉陽城。謂韓魏曰。城不沒者。僅三板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晉國之感。表裏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吾觀之。水不足恃。適足速亡耳。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躡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懼色。須臾席散。辭別而去。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三分其地。今趙城且暮。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慮患之色。是以知必反也。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何慮焉。絺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晉水可以灌晉陽。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主公言及晉陽之水。二君安得不慮乎。至第三日。韓虎魏駒亦移酒於智伯營中。答其昨日之情。智伯舉觴未飲。謂韓魏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韓虎魏駒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肯面詢於將軍哉。韓虎曰。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間吾三人。此必讒臣受趙氏之私。使元帥疑我等。因而懈於攻圍。庶幾脫禍耳。魏駒亦曰。此言甚當。不然。城破在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而蹈不可測之禍乎。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乃絺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寧不墮讒臣之計乎。智伯以酒酹地曰。今後彼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是日飲酒倍歡。將晚而散。絺疵隨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洩於二君耶。智伯曰。汝又何以知之。絺疵曰。適臣遇二君

於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走。彼謂臣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遽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酌酒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傷和氣。」絺疵退而嘆曰：「智氏之命不長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秦國。去訖，髡翁有詩言絺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端，絺疵遠識詎能瞞。一朝託疾飄然去，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說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計與張孟談敵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卹大喜。暗暗傳令結束停當，等待接應。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四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軍中驚亂，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於臥榻。衣被俱濕，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隄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隄。」須臾，水勢益大，卻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掙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韓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趁著水勢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嘆曰：「吾不信絺疵之言，果中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秦邦，請兵臣當以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掉小舟轉出山背。誰知趙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卻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於龍山之後。湊巧相遇，無卹親縛智伯數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死。豫讓鼓勵殘兵奮勇迎戰，爭奈寡不敵衆，手下漸漸解散。及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智氏一軍盡沒，無卹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三家收兵在於一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水復東行，歸於晉川。晉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無卹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力保全殘城，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尙存，斬草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卹即同韓魏回至絳州，誣智氏以叛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老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得免於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韓魏所獻地各自收回，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此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

畫一策，効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危困中，衆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於霍山，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憾智伯不已，漆其頭，顛爲洩便之器。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於世，何以爲人？乃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廁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間刺之。無卹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牽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於吾耶？豫讓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眞義士也。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卽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卻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識認不便，乃削髮去眉，漆其身爲癩子之狀，乞丐於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於市，妻雖聞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見乞者行動，心疑爲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豫讓謝曰：吾旣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地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於渠上，以便求往。名曰赤橋，赤乃火色，火能尅水，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橋旣成，無卹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於橋梁之下。無卹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卻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卹。曰：新築橋梁，安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尙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之，今又來謀刺，皇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天。

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畏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回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子忍恥偷生，反事智伯，不爲范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衆人相待，吾亦以衆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讓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讓，讓掣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尚存，後人改名爲豫讓橋。無卹見讓自刎，心甚悲之，卽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袍，呈與無卹，無卹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點污，此乃精誠之所感也。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話說趙無卹被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三個寒噤。豫讓死後，無卹視衣所砍處，皆有血迹。自此患病，逾年不痊。無卹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而周先死，立周之子浣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浣曰：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瞑。趙浣治喪已畢，卽以遺言告於韓虎。時周考王之四年，晉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虎與趙趙合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號曰三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再說齊相國田盤，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遣使致賀於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田趙韓魏四家自出名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時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於鞏。因鞏在王城之東，號曰東周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王。威烈王之始，趙浣卒，子趙籍代立，而韓虔嗣韓魏，魏斯嗣魏，田和嗣田，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推援。

共成大事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電掣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此私議曰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立國已久未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於周王求爲諸侯彼畏吾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美哉於是各遣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連韓遣俠累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貢獻於威烈王乞其冊命威烈王問於使者曰晉地皆入於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而有其地非攘之於公家也威烈王又曰三晉旣欲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於朕乎趙使公仲連對曰以三晉累世之強自立誠有餘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王若冊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爲周藩屏於王室何不利焉威烈王大悅卽命內史作策命賜籍爲趙侯虔爲韓侯斯爲魏侯各賜黼冕圭璧全副田文等回報於是趙韓魏三家各以王命宣布國中趙都中牟韓都平陽魏都安邑立宗廟社稷復遣使遍告列國列國亦多致賀惟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遷於純留而復分其餘地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髡翁有詩嘆云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慚利器莫教輕授柄許多昏主導奸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曰

王室單微似贅瘤怎禁三晉不稱侯若無冊命終成竊只怪三侯不怪周

卻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斯最賢能虛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子夏教授於西河文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見干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僂坐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賓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當時人才之感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畏其多賢爲之寢兵文侯嘗與虞人期定午時獵於郊外其日早朝值天雨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撤酒促與人速速駕車適野左

右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於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去咸以爲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信於人如此於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卻說晉之東有國名中山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及三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爲長夜之飲以日爲夜以夜爲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於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樂名羊本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唾之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汚素行乎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於野別其妻而出遊學於魯衛過一年來歸其妻方織機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尙未也妻取刀斷其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子學尙未成中道而歸何異於此機之斷乎樂羊感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用之文侯卽命翟璜以輅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于樂舒見仕中山豈可任哉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會爲其君招樂羊羊以中山君無道不往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樂羊隨翟璜入朝見文侯文侯曰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豈以私情廢公事哉臣若不能破滅中山甘當軍令文侯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遂拜爲元帥使西門豹爲先鋒率兵五萬往伐中山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以拒魏師樂羊屯兵於文山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謂西門豹曰吾在主公面前任軍令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自愧吾視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膽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林彼兵必亂亂而乘之無不勝矣西門豹頗往其時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齎羊酒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懷約定三更西門豹率兵士銜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扎成內灌有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士救火只見嘖嘖噪遍山皆著沒一頭救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急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

後襲來。中山兵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白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樂羊長驅直入。所向僧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須臾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之父。舒仕於本國。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姬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曰。臣父前不肯仕中山而仕於魏。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登於轎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事亂朝。汝貪於富貴。不識去就。吾奉君命弑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尙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專也。但求父暫緩攻。容我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早定議。勿誤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殺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著樂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樂羊又寬一月。如此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卻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於文侯曰。樂羊乘屢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勞師費財。無益於事。文侯不應。問於翟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於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但時時遣使勞苦。預爲治府第於都中。以待其歸。樂羊心甚感激。見中山不降。遂率將士儘力攻擊。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警。拆城中木石爲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尙不能破。惱得樂羊性起。與西門豹親立於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鼓須方指揮軍士。腦門中箭而死。城中房屋牆垣。漸已拆盡。公孫焦言於姬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窟問何計。公孫焦曰。樂舒三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可將樂舒綁縛。置於高竿。若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必然又緩。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樂羊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於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含乳小兒。以哀號乞憐乎。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

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自謀戰守。臣請死於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罪。合當賜死。姬窟曰。非樂舒之過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姬窟遂以劍授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父子。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再作計較。姬窟不得已而從之。命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於樂羊。曰。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其羹。小將軍尙有妻子。元帥若再攻城。卽當盡行誅戮。樂羊認得是其子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卽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器。謂使者曰。蒙汝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汝君也。使者還報。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辱。遂入後宮。自縊。公孫焦開門出降。樂羊數其讒詔敗國之罪。斬之。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玉。班師回魏。魏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喪子。實孤之過也。樂羊頓首曰。臣義不敢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見畢。呈上中山地圖及寶貨之數。羣臣稱賀。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宴畢。文侯命左右擊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左右將二篋交劉樂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命家人擡進中堂。啓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爲所惑。怎得成功。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中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於內。臣在外稍効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任也。然將軍勞矣。盍就封安食乎。卽以靈壽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君既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閒乎。文侯笑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況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翟璜乃悟。文侯思中山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敝車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擊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索。上前曰。擊有問於子。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理。國君而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

明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於人，無欲於世，惟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勉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能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首陽之二士，蓋貧賤之足貴如此。太子擊大慚，謝罪而去，文侯聞于方，不屈於世子，益加敬禮。時鄴都缺守，翟璜曰：「鄴介於上黨邯鄲之間，與韓趙爲鄰，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卽用西門豹爲鄴都守。豹至鄴城，見閭里蕭條，人民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苦。父老皆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怪事，怪事。」河伯如何娶婦？汝爲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漳嶺而來，由沙城而東，經於鄴，爲漳河。河伯卽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歲納一夫人。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不然，神怒致水波泛溢，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掾，用巫覡共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三十萬爲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共分用之。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寧無一言乎？」父老曰：「巫覡主祝禱之事，至於三老廷掾，有科斂奔走之勞，公用公費，固所甘心。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者，卽云：「此女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別覓他女。有貧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治齋宮於河上，絳帷牀席，鋪設一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於齋宮之內。卜一吉日，編葦爲舟，使女登之，浮於河，流數十里，乃滅人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爲河伯所娶，攜女遠竄，所以城中益空。」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賴歲歲娶婦，不曾觸河神之怒，但漂溺雖免，奈本邑土高路遠，河水難達，每逢歲旱，又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欲往送，當爲汝禱之。」及期，父老果然來稟。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會，聚觀者數千人。三老里長等引大巫來，見其貌甚倨，豹顧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持中櫛，爐香之類，隨侍其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婦來，我欲視之。」老巫顧弟子使喚，至豹視女子，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媼及三老衆人曰：「河伯貴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但傳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卽使吏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於河，左右莫不驚駭失色。豹靜立俟之，良久曰：「媼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尙不說話，弟子爲我催之。」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於河中，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

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入水即沒。豹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明，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即取回覆，吏卒左牽右拽，不由分說，又推河中。逐波而去，旁觀者皆爲吐舌。豹簪纓鞬躬，向河恭敬以待。約莫又一個時辰，又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掾豪長者往告。那廷掾里豪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血滿面，堅不肯起。西門豹曰：且俟須臾，衆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衆人復叩頭謝曰：從來都被巫嫗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嫗已老，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卽令其人爲媒，往報河伯。於是廷掾里豪三老乾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又使父老卽於百姓中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有詩爲證。

河伯何曾見娶妻，愚民無識被巫欺。一從賢令除疑網，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發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入渠。旣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浸灌，無旱乾之患。禾稼倍收，百姓樂業。今臨漳縣有西門渠，卽豹所鑿也。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治鄴，皆勝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西鄙，爲秦人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人大有將才，今自魯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曰：起非殺妻以求爲魯將者乎？聞此人貪財好色，性復殘忍，豈可託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舉者，取其能爲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文侯曰：試爲寡人召之。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驕忌鼓琴取相

話說吳起衛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自嚙其臂出血，與母誓曰：起今辭母，遊學他方，不爲卿相，擁節旌，乘高車，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魯國受業於孔門。高第會參，晝夜誦不辭勞苦。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會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尙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省親，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會有誓詞在前，不爲卿相，不入衛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

由是心惡其人。未幾，衛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吳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於魯。魯相公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於穆公，任爲大夫。起祿入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齊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興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卻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口雖答應，終不肯用。及聞齊師已拔其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君何不用？』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夫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齊師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於田宗，以此特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於竹帛，名留於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於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我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吳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我爲將，以我娶於田宗，疑不用，誠得子之頭，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也。』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頭已落地。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無辜忍使作冤魂。母喪不過人倫絕，妻子區區何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頭，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以明臣之爲魯不爲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曰：「大夫休矣。」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乃從休言，即拜吳起爲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裹糧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起親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願爲一戰。卻說田和引大將田忌、段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起爲魯將，笑曰：「此田氏之壻，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

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衆。吾無慮矣。再遣愛將張丑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敬。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聞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轂棘而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敢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起留張丑於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終不談及兵事。臨行時。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辭去。起卽暗調兵將分作三路。尾其後而行。田和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旣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兵突然殺至。田和大驚。馬不及軍。車不及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軍出迎。段朋急命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提。防泄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僵屍滿野。直追過平陸方回。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詐謀哉。田和乃嘆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苦終爲魯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乎。丑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遠千鎰。令張丑詐爲賈客。攜至魯。私餽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卽受之。謂丑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敢加齊哉。張丑旣出魯城。故意洩其事於行人。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棄家逃奔魏國。主於翟璜之家。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爲魯將有功。何以見辱。敝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故臣逃死於此。慕君侯折節下士。豪傑歸心。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池。治池。練兵訓武。其愛卹士卒。一如爲魯將之時。築城以拒秦。名曰吳城。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靈公之薨。其子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於出子。而師隰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興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稱賀。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拜爲相。國謀於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

曰聞主公欲卜相取決於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憂鄴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進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子祿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於魏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待門下爲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強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於魏文侯處求其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立勢愈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陳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國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於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就中單說俠累微時與濮陽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費俠累因此得達於韓位至相國俠累既執政頗著威重門絕私謁嚴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見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烈侯烈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於烈侯前言嚴遂之短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齊國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立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鬚顴骨特聳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姓聶名政某魏人也家在軹之深井里因賦性粗直得罪於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姓名遂告之忽忽別去次早嚴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具賓主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謀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仲子之事難卽行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兄弟之好豈敢捨君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聶政被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帶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喪葬既畢聶政曰今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威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願得利

匕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矣。仲子亦勿問吾事，政至衛，宿於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狹累自朝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於堂階，皆有兵仗，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甲士攔之者，皆縱橫顛仆，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累，累驚走，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政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之急，以匕首自削其面，抉出雙眼，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報知韓烈侯，烈侯問賊何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於市中，懸千金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此事直傳至魏國，軹邑，聶姊營聞之，卽痛哭曰：必吾弟也，便以素帛裹頭，竟至韓國，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汝於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聶政，妾乃其姊營也。聶政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恐累及賤妾，故抉目破面以自晦，其名妾奈何惜一死，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旣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於主公貸汝一死。營曰：妾如愛死，不至此矣。吾弟不惜身軀，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復洩其故，是又沒吾弟之義也。遂觸市中井亭石柱而死。市吏報之韓烈侯，烈侯嘆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任。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再說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病篤，召太子擊於中山，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太子擊歸，魏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於門，迎而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爲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三軍之軍，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孰與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新君嗣統，主少國疑，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勳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

也。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吳起懼見誅於武侯，出奔楚國。楚悼王熊疑素聞吳起之才，一見即以相印授之。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乃請於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固宜雄壓諸侯。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布滿朝署，疎遠之族，糜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敢戰之士。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夤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不競勸。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晉齊秦咸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殯斂，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起。起奔入宮寢，衆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衆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僂及其屍，大逆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散走。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餘，追理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家。髡翁有詩嘆云：

滿望終身作大臣，殺妻叛母絕人倫。誰知魯魏成流水，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尚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巧將賊矢集王屍。雖然王法應誅滅，不報公仇卻報私。

話分兩頭，卻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傳子午。午傳子因齊。當因齊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齊王。是爲齊威王。魏侯嘗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於是亦稱魏王。卽孟子所見梁惠王也。再說齊威王既立，日事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九年之間，韓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一日，有一士人叩闈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威王召而見之，賜之坐，使

左右置几進琴於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於寡人耶？」騶忌舍琴正容而答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騶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文王、武王各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恩也。君臣相得，政令和諧，治國之道不過如此。威王曰：「善哉！」先生既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爲試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於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而不彈，無以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大悅。卽拜騶忌爲相國。時有辨士淳于髡，見騶忌唾手取相印，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騶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有愚志，願陳於相國之前，不識可否。」忌曰：「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於君側。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脂油，至滑也。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選擇賢者，毋雜不肖於其間。髡又曰：「輻輳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淳于髡默然再拜而退。旣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屈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騶忌之名，無敢入齊者。騶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而貶卽墨大夫者。忌述於威王。威王於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略皆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實回報。因降旨召阿卽墨大夫者，忌述朝卽墨大夫先到朝，見威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

右私心揣度都道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卽墨大夫禍事到矣衆文武朝見事畢威王召卽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卽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繇子專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又召阿大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昔日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精金賄吾左右以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汝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卽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衆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股慄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毀譽繇來倒是非誰似烹阿封卽墨竟將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羣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桐守高唐以拒趙黔夫守徐州以拒燕種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畏服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騶忌謝恩畢復奏曰昔齊桓晉文五霸中爲最感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因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若朝王之際暫稱齊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威王大悅卽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搜寶藏爲贈威王自周反齊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且說當時天下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日就衰弱至於宋魯衛鄭益不足道矣自齊威王稱霸楚魏韓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攢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周太史儋私嘆曰秦之地周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復合有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雨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賓下山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因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國欲求事相國田文田文已卒公叔痤代爲相國鞅遂委身於痤之門痤知鞅之才薦爲中庶子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不中痤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痤病惠王親往問疾見痤病勢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叔慈萬一不起寡人將託國於何人痤對曰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痤十倍矣惠王默然痤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爲魏害惠王曰諾既上車嘆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託國於鞅又曰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爲豈非昏憤之語哉惠王既去公叔痤召衛鞅至牀頭謂曰吾適言於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

鞅不能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復薦於惠王

至是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入秦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言於孝公公召鞅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舉義農堯舜爲對語未及終孝公已睡去矣明日景監入見孝公責之曰子之客妄人子其言迂闊無用子何爲薦之景監退朝謂衛鞅曰吾見先生於君欲投君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滑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君不悟也願更一見而說之景監曰君意不懌非五日之後不可言也過五日景監復言於孝公曰臣之客語尙未盡自請復見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孝公曰客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尙未適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候於門見衛鞅從公宮出迎面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以王道猶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暮望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常王哉先生休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探之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憂不入景監曰先生兩進言而兩拂吾君吾尙敢饒舌以干君之怒哉明日景監入朝謝罪不敢復言衛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景監曰未嘗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育才鞅將去矣監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擾擾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即

不然豈無委曲進賢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言。又過五日，景監入侍。孝公孝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停盃而嘆。景監進曰：君目視飛鴻而嘆何也？孝公曰：昔齊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賢，且數月矣，而無一奇才至者，譬如鴻雁，徒有冲天之志，而無羽翼之資，是以嘆耳。景監嘆曰：臣嘗聞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三術，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請畢其詞。孝公聞伯術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卽召衛鞅入。孝公問曰：聞子有伯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欲言也，但伯術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術之道必逆民情。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夫伯術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曰：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重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爲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盡改齊國之舊，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孝公曰：誠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強兵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知所趨，脅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未之有也。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不專，而惑於二三其意，又不行。孝公又曰：善！衛鞅請退。孝公曰：寡人正欲悉子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後臣敢盡言。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稱善，不乘此罄吐其所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爲要君耶？鞅曰：君意者堅不如，此恐中變耳。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鞅，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辭，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景監乃服。至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車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坐，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遂拜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論羣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旨同羣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款呈上。孝公商議停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卽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百

姓觀者甚衆。皆中懷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豈嫌金少耶。復改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一人獨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與之。曰。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預相誠諭。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十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遷都咸陽。永定王業。

一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

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遵者。輕重議罪。

一闢土。凡郊外曠土。非車馬必由之途。及田間阡陌。責令附近居民

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照常輸租六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田入官。一定賦。

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官。百姓不得私尺寸。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謂之良

民。免其一家之役。惰而貧者。沒爲官家奴僕。棄灰於道。以惰農論。工商則重征之。民有二男。即令分異。各出丁錢。不

分異者。一人出兩課。一勸戰。官爵以軍功爲敘。能斬一敵首。即賞爵一級。退一步者。即斬。功多者。受上爵。車服任

其華美。不禁。無功者。雖富室。止許布褐乘犢。宗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籍。比於庶民。凡有私下爭

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一禁奸。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

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私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許容留。凡民

一人有罪。併其室家沒官。一重令。政令既出。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徇。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便。鞅悉令拘至府中。責之曰。汝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

也。言便者。亦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悉籍其姓名。徙於邊境爲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爲庶人。於是道路

以目相視。不敢有言。衛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日遷都。太子駟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赦之。則又非法。乃言於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公子虔。刺鼻。太師公孫賈

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其師傅。何況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擇日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凡數千

家分秦國爲三十一縣。開墾田畝。增稅至百餘萬。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一日誅殺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聲遍野。百姓夜臥夢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庫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秦國富強。天下莫比。於是興師伐楚。取商於之地。武關之外。拓地六百餘里。周顯王遣使册命秦爲方伯。於是諸侯畢賀。是時三晉惟魏稱王。有吞併韓趙之意。聞衛鞅用於秦。國嘆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時卜子夏。田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四方豪傑。鄒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之志。聞魏惠王好士。自鄒至魏。惠王郊迎。禮爲上賓。問以利國之道。孟軻曰。臣遊於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惠王迂其言不用。軻遂適齊。潛淵有詩云。

仁義非同功利謀。紛爭誰肯用儒流。子輿空挾圖王術。歷盡諸侯話不投。

卻說周之陽城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姓王名栩。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發願雲遊天下。專一濟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難。惟王栩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說。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辨。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引導。卻病延年。沖舉可俟。那先生既知仙家沖舉之術。爲何屈身世間。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著那一家學問。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齊人孫賓。魏人龐涓。張儀。洛陽人蘇秦。賓與涓結爲兄弟。同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遊說。各爲一家之學。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忽一日。爲汲水。偶然行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訪求將相。龐涓心動。欲辭先生下山。往魏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欲言不言。先生見貌察情。早

知其意笑謂龐涓曰汝時運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正中其懷跪而請曰弟子正有此意未審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往摘山花一枝吾爲汝占之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正是六月炎天百花開過沒有山花龐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根拔起欲待呈與師父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曰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既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能隱只得取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乃馬兜鈴也一開十二朵爲汝榮感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日而萎鬼傍著委汝之出身必於魏國龐涓暗稱奇先生又曰但汝不合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遇羊而榮遇馬而瘁龐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賓送至山下龐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倘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孫賓曰吾弟此言果實否涓曰弟若謬言當死於萬箭之下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龐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謂龐涓之才堪爲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爲不可先生曰全未全未賓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爲我驅鼠衆弟子如命其夜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闔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楹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秘密盡在其中未嘗輕授一人今見子心術忠厚特以付子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此書實未傳領吾師既有注解何不并傳之龐涓而獨授於賓也先生曰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付哉賓乃攜歸臥室晝夜研誦三日之後先生遽向孫賓索其原書賓出諸袖中繳還先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一字不遺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爲不死矣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以兵法干相國王錯錯薦於惠王龐涓入朝之時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惠王方舉箸涓私喜曰吾師言遇羊而榮斯不謬矣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放箸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扶住問其所學

涓對曰。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因指畫敷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惠王問曰。吾國東有齊。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韓趙燕。皆勢均力敵。而趙人奪我中山。此仇未報。先生何以策之。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臣。爲將。管教戰必勝。攻必取。可以兼并天下。何憂六國哉。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六國於掌中。若委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涓于龐英姪龐蔥。龐茅。俱爲列將。訓練兵訓武。先侵衛宋。諸小國。屢得勝。宋魯衛鄭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齊兵侵境。涓復禦却之。遂自以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時墨翟遨遊名山。偶過鬼谷探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學業已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墨翟曰。涓見爲魏將。吾爲子入魏。以察涓之意。墨翟辭去。逕至魏國。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階迎入。叩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略。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固辭曰。臣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真大將之才。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乃是龐涓同門。卿謂二人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獨得乃祖祕傳。雖天下無其對手。况龐涓乎。墨翟辭去。惠王卽召龐涓問曰。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祕傳。其才天下無比。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才。但賓是齊人。宗族皆在於齊。今若仕魏。必先齊而後魏。臣是以不敢進言。惠王曰。士爲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龐涓對曰。大王旣欲召孫賓。臣卽當作書致去。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魏國兵權。只在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旣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遂面修書一封。呈上惠王。惠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壁。遣人帶了龐涓之書。一逕望鬼谷來。聘取孫賓。拆書看之。略曰。

涓託兄之庇。一見魏王。卽蒙重用。臨歧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特薦於魏王。求卽驅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用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忽忽不好阻當。亦

使竇取山花一枝。卜其休咎。此時九月天氣。竇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卽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且喜供養瓶中。爲人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威行霜雪。名勒鼎鐘矣。但此花再經提拔。恐一時未能得意。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土。吾爲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竇寶字。左邊加月爲贖。按字書。贖乃刑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竇爲孫贖。明明知有刑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髯翁有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試比著龜倍有靈。却笑當今賣卜者。空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吩咐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看。孫贖拜辭先生。隨魏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傍。俱有欣羨之色。相與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取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以汝二人之賢。若肯專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塵埃。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朽於巖下。良劍不終秘於匣中。日月如流。光陰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時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秦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仙才之難如此哉。乃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吾觀孫贖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噬吞之事。汝二人宜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從此道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不知孫贖應聘下山。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贖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話說孫贖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贖謝涓舉薦之恩。涓覆德色。贖又述鬼谷先生改竇爲贖之事。涓驚曰。贖非佳語。何以改易。贖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其禮甚恭。贖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勝慚愧。惠王曰。墨子咸稱先生。獨得孫武祕傳。寡人望先生之來。如渴思飲。今蒙降寵。大慰平生。

遂問龐涓曰：寡人欲封孫先生爲副軍師之職，與卿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臧同窗結義，臧乃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功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惠王准奏，即拜臧爲客卿，賜第一區亞於龐涓。客卿者，半爲賓客，不以臣禮加之，外示優崇，不欲分兵權於臧也。自此孫臧頻相往來，龐涓想道：孫子既有秘授，未見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請酒，酒中同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涓不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臧全不疑慮，對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自不用心，遂至遺忘。今日借觀，不敢忘報。臧曰：此書經先生注解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便即取去，亦無錄本。涓曰：吾兄還記得否？臧曰：依稀尙存記憶，涓心中已不得便求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逼過數日。惠王欲試孫臧之能，乃閱武於教場，使孫臧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臧一見，即便分說，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臧排成一陣，龐涓茫然不識，私問於孫臧，臧曰：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臧曰：攻之則變爲長蛇陣，龐涓探了孫臧說話，先報惠王曰：孫子所布乃顛倒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臧，所對相同。惠王以龐涓之才不弱於孫臧，心中愈喜，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大勝於吾，若不除之，異日必爲欺壓，心生一計，於相會中間，私叩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齊邦，今兄已仕魏國，何不遣人迎至此間，同享富貴？孫臧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之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育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誅戮，吾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遇荒歲，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後來年長，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豈有宗族可問哉？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臧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臨行，亦言功名終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話不須提起矣。龐涓探了口氣，佯應曰：兄長之言甚當，大丈夫隨地立功，何必故鄉也。約過半年，孫臧所言都已忘懷了。一日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臧隨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人姓丁名乙，臨淄人氏，在周客販，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孫臧接書在手，拆而觀之，略云：

愚兄平卓字達賢弟竇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三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卽世。異鄉零落。苦不可言。今幸吾王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正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聞吾弟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聞。幸早爲歸計。兄弟復得相見。

孫臏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吩咐。勸貴人早早還鄉。骨肉相聚。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款待丁乙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敘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邱之計。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接了回書。當下辭去。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平。孫卓手書。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孫子兄弟自小分別。連手跡都不分明。遂認以爲真。了龐涓。詎得回書。遂仿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懇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歡。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耶。涓對曰。臏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後來仍舊歸齊。父母之邦。誰能忘情。大王雖重用臏。臏心已戀齊。必不能爲魏盡力。且臏才不下於臣。若齊用爲將。必然與魏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應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譏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大王之言甚善。臣當勸諭孫臏。倘肯留魏國。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微臣自有區處。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臏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請一二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臏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見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臏。臏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惠王點頭。次日。孫臏果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齊省墓。惠王見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臏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有背魏之心。有負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司奉旨。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

長何爲至此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領旨訖問臧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當於王前力保，言罷命與人駕車來見。」王曰：「孫臧雖有私通齊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刑而黥之，使爲廢人，終身不能退歸故土，既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微臣不敢自專，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龐涓辭回本府，謂孫臧曰：「魏王十分惱怒，欲加兄極刑，愚弟再三保奏，恭喜得全性命，但須刑足黥面，此乃魏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孫臧嘆曰：「吾師云：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今得保首領，此乃賢弟之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臧綁住，剔去雙膝蓋骨，臧大叫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針刺面，成私通外國四字，以墨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瘡藥敷臧之膝，用帛纏裹，使人擡至書館，好言撫慰，好食將息，約過月餘，孫臧瘡口已合，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盤足而坐。髻翁有詩云：

易名臧字禍，先知何待龐涓用計時。堪笑孫君太忠直，尙因全命感恩私。

孫臧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臧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臧慨然應允，涓給以木簡，要他繕寫。臧寫未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臧，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孫臧繕寫日得幾何，誠兒曰：「孫將軍爲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策。」龐涓怒曰：「如此遲慢，何日寫完？」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涓近侍曰：「軍師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促？」近侍曰：「汝有所不知，軍師與孫君外雖相與，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單爲欲得兵書耳。」繕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誠兒聞知此信，密告孫子。孫子大驚，原來龐涓如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命旦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脫之計，忽然想著鬼谷先生臨行時付我錦囊一個，囑云：「到至急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啓視，乃黃絹一幅，中間寫著「詐瘋魔」三字。臧曰：「原來如此。」當日晚餐方設，臧正欲舉筯，忽然昏憤，作嘔吐之狀，良久發怒，張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拉於地，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撲身倒地，口中含糊罵詈不絕。誠兒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涓。涓次日親自來看，臧痰涎滿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龐涓問曰：「兄長爲何而笑？爲何而哭？」臧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臧，無人作大將也。」說罷，復睜目視涓，磕頭不已，口中叫：

鬼谷先生乞救我孫臧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某，休得聽了。臧牽住龐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龐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是夜乘發的。涓上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試其真偽，命左右拖入豬圈中，糞穢狼藉，臧被髮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刖聊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怒目猙獰，罵曰：汝又來毒我耶？將酒食傾翻地下，攫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臧取而啖之，於是還報龐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爲慮矣。自此縱放孫臧，任其出入，臧或朝出晚歸，仍臥豬圈之內，或出而不返，混宿市井之間，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病廢，多以飲食遺之。臧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龐涓却吩咐地方每日侵晨，具報孫臧所在，尚不能置之度外也。髡翁有詩嘆云：

紛紛七國鬪干戈，俊傑乘時歸網羅。堪恨奸臣懷嫉忌，致令良友詐瘋魔。

時墨翟雲遊至齊，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墨翟問孫臧在魏得意如何。禽滑親將孫子被刖之事，述於墨翟。翟嘆曰：吾本欲薦臧，反害之矣。乃將孫臧之才，及龐涓妬忌之事，轉述於田忌。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田忌曰：龐涓不容臧仕於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可保萬全。威王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魏欲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者，隨行到魏，都覓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臧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侯之牖，背靠井欄而坐，見禽滑，雖目不語，滑垂淚曰：孫子困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公此來，非爲貢茶，實欲載孫卿入齊，爲君報刖足之仇耳。孫臧淚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疑慮太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滑曰：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慮。俟有行期，即當相迎約定。只在此處相會，萬勿移動。次日，魏王款待淳于髡，知其善辨之士，厚贈金帛，髡辭了魏王，欲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臧，却將孫臧衣服與廝養王義穿着，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裝作孫臧模樣。地方已經具報龐涓，以此不疑。淳于髡既出長亭，與龐涓歡飲，而別。先使禽滑驅車速行，親自押後。過

數日王義亦脫身而來地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即時報知龐涓涓疑其投井而死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連連挨訪並無影響反恐魏王見責戒左右只將孫臏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齊也再說渾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方與沐浴卽入臨淄田忌親迎於十里之外言於威王使乘蒲車入朝威王叩以兵法卽欲拜官孫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妬嫉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然後効力何如威王從之乃使居田忌之家忌尊爲上客臏欲借禽滑往謝墨翟他師第二人已不別而行了臏嘆息不已再使人訪孫平孫卓信息杳然無聞方知龐涓之詐齊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勝爲樂田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觀射臏見馬力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謂忌曰君明日復射臣能令君必勝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勝某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臏曰君但請之田忌請於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感飾車馬齊至場圃百姓聚觀者數千人田忌問孫子曰先生必勝之術安在千金一棚不可戲也孫臏曰齊之良馬聚於主廄而君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誠以君之下駟當彼上駟而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角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錦鞵飾其下等之馬僞爲上駟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尙有二棚臣若全輸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勝非臣馬之力乃孫子所教也因述其故威王嘆曰卽此小事已見孫先生之智矣由是益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再說魏惠王旣廢孫臏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與其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擣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王許之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圍邯鄲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表趙成侯成侯使人以中山賂齊求救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拜爲大將臏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齊國別無人才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常居輜車之中陰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臏止之曰趙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揚言欲伐襄陵龐涓必還還而擊之無不勝也忌用其謀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

城降涓涓遣人報捷於魏王。正欲進兵，忽聞齊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驚曰：「襄陵有失，安邑震動，吾當還救根本。」乃班師離桂陵二十里，便遇齊兵。原來孫臏早已打聽魏兵到來，預作準備，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搦戰。龐涓族子龐蔥前隊先到，迎住廝殺，約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而走。龐蔥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來稟知龐涓，涓叱曰：「諒偏將尚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即引大軍追之。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勢。龐涓乘車觀看，正是孫臏初到魏國時擺的顛倒八門陣。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臏已歸齊國乎？」當下亦布隊成列，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出一輛戎車。田忌全裝披掛，手執畫戟，立於車中。田嬰挺戈立於車右。田忌口呼魏將能事者，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齊魏一向和好，魏趙有怨，何與齊事？」將軍棄好尋仇，實爲失計。田忌曰：「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若魏亦割數郡之地付於吾手，吾當即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與本帥對陣？」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否？」龐涓曰：「此乃顛倒八門陣，吾受之鬼谷子，汝何處竊取？」田忌曰：「汝既不能識，如何不能打？」龐涓吩咐龐蔥、龐茅曰：「記得孫臏會講此陣略，知攻打之法。但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者輒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齊進，使首尾不能相顧，則陣自破矣。」龐涓吩咐已畢，自帥先鋒五千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認不出那一門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了東冲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只聞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豎的旗上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剛夫果在齊國，吾墮其計矣。」正在危急，欲得龐蔥、龐茅兩路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先鋒不剩一人。問龐茅時，已被田嬰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以過外救，止留七隊軍馬，變爲圓陣，以此龐涓迷惑。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卽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證。

八陣中藏不測機，傳來鬼谷少人知。龐涓只曉長蛇勢，那識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卻說龐涓知孫臑在軍中。心中懼怕。與龐英、龐蕙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國去了。田忌與孫臑探知空營。秦凱回齊。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折罪。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臑專以兵權委之。騶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欲要奪田忌孫臑之寵。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騶忌之門。要得退去孫臑。騶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持十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欲求占卦。卦成卜者問何用。閱曰：我將軍田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震鄰國。今欲謀大事。煩爲斷其吉凶。卜者大驚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閱囑曰：先生即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閱方纔出門。騶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拿住。說他替叛臣田忌占卦。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會占。騶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於威王。卽引卜者爲證。威王果疑。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田忌聞其故。遂託病辭了兵政。以釋齊王之疑。孫臑亦謝去軍師之職。明年齊威王薨。子辟疆卽位。是爲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臑之能。俱召復故位。再說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臑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是時韓昭侯滅鄭國而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因請同起兵伐魏。約以滅魏之日。同分魏地。昭侯應允。回言。偶值荒饉。俟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王曰：聞韓謀助趙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韓。以阻其謀。惠王許之。使太子申爲上將軍。龐涓爲大將。起傾國之兵。向韓國進發。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行過外黃。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太子問曰：先生辱見寡人。有何見諭。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韓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韓。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卽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衆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衆。太子卽欲還。其誰聽之。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龐

涓曰。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空還。太子申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造韓都。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大集羣臣。問以救韓與不救。孰是孰非。相國驪忌曰。韓魏相并。此鄰國之幸也。不如勿救。田忌曰。魏勝韓。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爲是。孫臏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豈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臏對曰。然也。夫魏國自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敝。而吾救之。是我代韓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宣王曰。然則如何。孫臏對曰。爲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有齊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敝。徐引兵而往。攻敝魏。以存危韓。用力少而見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宣王鼓掌稱善。遂許韓使言齊救。且暮且至。韓昭侯大喜。乃悉力拒魏。前後交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趨救兵。齊復用田忌爲大將。田嬰副之。孫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發。孫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乎。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田忌從之。乃命三軍齊向魏。都進發。龐涓連敗韓師。將副新都。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窺魏境。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即時傳令去韓歸魏。韓兵亦不追趕。孫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臏曰。今日當作十萬竄。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竄頓減。必謂吾兵怯。戰逃亡過半。將無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吾因以計取之。田忌從其計。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韓兵屢敗。正好征進。卻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及至魏境。知齊兵已前去了。遺下安營之跡。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竄。足有十萬。驚曰。齊兵之衆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竄。僅五萬有餘。又明日。竄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王之洪福矣。太子申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齊人素怯。今入魏地。纔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敢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擒田忌等。以雪桂陵之恥。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爲二隊。倍

日并行。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蔥率領徐進。孫臏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那馬陵道在兩山中間。溪谷深隘。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只揀絕大一株留下。餘樹盡皆砍倒。縱橫道上。以塞其行。卻將那大樹向東。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師孫臏。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吩咐但看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待魏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遁。屯札準備。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只顧催趲。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軍回報。有斷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齊兵畏吾躡其後。故設此計也。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擡頭看見樹上砍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刖夫之計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達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殺此刖夫。遂成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亡。軍士射死。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偽書好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相交須是懷忠信。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會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之事。欺孫臏而刖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竈之計。鬼谷又言。馮馬而卒。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二朵之兆。果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住。不行不提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輕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龐涓父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秦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臏嘆息不已。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蔥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蔥下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止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況其姪乎。乃將太子申

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蔥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蔥諾諾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國。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臧把盞。相國騶忌自思昔日私受魏賂。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孫臧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臧固辭不受。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留臣亦無用。願得閒山一片爲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閭之山。孫臧住山歲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武成王廟有孫子讚云。

孫子知兵。翻爲盜憎。刑足銜冤。坐籌運能。救韓攻魏。雪恥揚靈。功成辭賞。遁跡藏名。揆之祖武。何愧典型。

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侯無不聳懼。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同會於博望城。韓趙魏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榮之。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備宴樂。闕郊外四十里爲苑囿。以備狩獵。又聽信文學遊說之士。於稷門立左右講室。聚遊客數千人。內如騶衍田駢接輿環淵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等爲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驩等用事。田忌屢諫不聽。鬱鬱而卒。一日宣王宴於雪宮。威陳女樂。忽有一婦人廣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項。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人也。覆姓鍾離。名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游宴離宮。特來求見。願入後宮。以備灑掃。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中妃侍已備。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殆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懲拒諫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讒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

臺宣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強。不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首受其患。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君有諍臣。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驩等阿諛取容。蔽賢竊位。騶衍等迂談闊說。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王築宮築臺。圍臺樹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爲王折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卽日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嬖佞。散遣穰下。游說之徒。以田嬰爲相國。以鄒人孟軻爲上賓。齊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後話。話分兩頭。卻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日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秦之計。公子卽進曰。鞅昔日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此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韓趙。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卽拜公子卽爲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進屯吳城。那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公子卽正欲修書遣人往秦。塞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道。今有秦相國差人下書。見在城外。公子卽命緹城而上。發書看之。書曰。

鞅始與公子相得甚歡。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爲兩國之將。何忍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會。相見於玉泉山。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其期。

公子卽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遂厚待使者。答以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舉齊桓故事，以衣裳易兵車，安秦魏之民，明管鮑之誼。此卬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衛鞅得了回書，喜曰：「吾計成矣。」復使人入城訂定期日。言：「秦兵前營已撤，打發先回。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復以旱藕麝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旱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爲好。」公子卬請衛鞅憂己，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衛鞅假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卻暗暗吩咐一路只說射獵充食。在狐岐山白雀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初，齊到玉泉山上，只聽山上放砲爲號，便一齊殺入。將來人盡數拿住，不許走漏一人。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人。」公子卬十分相信，亦以輜車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卬見人從既少，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從人無不歡喜。兩邊俱有酒席。公子卬是地主，先替衛鞅把盞三獻。三酬奏樂三次。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了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饌，兩個侍酒的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個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個喚做任鄙，手格虎豹。衛鞅纔舉酒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聲號砲。山下亦放砲相應。擊震陵谷。公子卬大驚曰：「此砲何來？」相國莫非見欺否？衛鞅笑曰：「暫欺一次，尚容告罪。」公子卬心慌，便欲奔逃，卻被烏獲緊緊綁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拿人。公子少官率領軍士，拘獲車仗人等，真個是滴水不漏。衛鞅吩咐將公子卬上了囚車，先遞回秦國報捷。卻將所獲隨行人衆解其束縛，賜酒壓驚，仍用原來車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回來，賺開城門，另有重賞。如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允。卻教烏獲假作公子卬坐於車中，任鄙作護送使臣。單車隨後，城上認得是自家入，從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發作將城門一拳一脚，打個粉碎，關闔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軍飛也似趕來。城中軍民亂竄。衛鞅從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吳城。朱倉聞知主帥被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長驅而入，直逼安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往秦軍成行。衛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爲卿相，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負重託。」龍賈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

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盡割於秦。方可。龍賈只得應諾。回奏惠王。惠王從之。卽令龍賈奉西河地圖。獻於秦軍。買和。衛鞅按圖受地。秦凱而還。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自此稱爲梁國。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爲商君。後世稱爲商鞅。爲此也。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號歸秦。爲秦更治。立致富強。今又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壯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爾等居商君門下。豈可進詔而陷主乎。衆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語衆人之語。試言吾之治秦。與五殺大夫孰賢。良曰。五殺大夫之相穆公。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爲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張蓋。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子弟。久含怨心。一旦秦君晏駕。君之危若朝露。尙可貪商於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辭去祿位。退耕於野。尙可以望自全也。商君默然不樂。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羣臣奉太子駟卽位。是爲惠文公。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公曰。吾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旦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儀仗隊伍。猶比王侯。百官餞送。朝署爲空。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若歸商於。必然謀叛。甘龍社壻。證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卽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鞅。梟首回報。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商鞅大驚。知是新主見責。恐不免禍。急卸衣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商鞅驚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連夜前行。混出關門。逕奔魏國。魏惠王恨商鞅誘虜。

公子卬，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以獻秦。鞅復逃回商於，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至縛歸。惠文王歷數其罪，吩咐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可憐商鞅變立新法，使秦國富強。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輯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五路分屍亦可憐。慘刻從來凶報至，勸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公西并巴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即發兵伐之。惠文公遂稱王，遣使者徧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惟楚威王熊商任用昭陽，新敗越兵，殺越王無疆，盡有越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話說蘇秦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回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於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母嫂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棄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他日生計無聊，豈可悔乎？」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於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蘇秦被一家阻擋，乃求見周顯王，說以自強之術。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農賈之家，疑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回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製黑貂裘爲衣，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聞衛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見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做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貉，此四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臣請獻謀效力，并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

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乃辭曰：「孤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書，凡十餘萬言。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秦之意。再謁秦相公孫衍，衍忌其才，不爲引進。蘇秦留秦復歲餘，黃金白銀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壞，計無所出，乃貨其車馬僕從，以爲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辱罵之。妻方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餓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爲炊。有詩爲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貧窮骨肉亦途人。試看季子貂裘敝，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嘆曰：「一身貧賤，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母不以我爲子，皆我之罪也。於是簡書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只須熟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味。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過足。既於陰符有悟，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在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爲弟講解，代與厲亦有省悟。」乃各出黃金以濟其行。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強，可以輔成帝業。何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故里。乃思一擯秦之策，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於是東投趙國，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爲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陽君不喜秦，乃去趙。北遊於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爲通達，居歲餘，資用已罄，饑餓於旅邸。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秦瀨以濟，適值燕文公出遊，蘇伏謁道左。文公問其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大王列在戰國，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於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覆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亦不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爲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結

連列國天下爲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從以安燕，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趙侯，與定從約。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至趙。適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行義，皆願陳忠於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卷舌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臣故敢獻其愚忠。臣聞保國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爲強，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襲其後也。故爲趙南敵者韓魏也，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日秦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於趙矣。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爲秦謀者，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求和，夫無故而割地，是自破也。破人與破於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約列國君臣會於洹水，交盟定誓，結爲兄弟，聯爲唇齒。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背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聞至計。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匹，使爲從約長。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僱旅邸人之百錢，正欲擇日起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肅侯召蘇秦入朝，有急事商議。蘇秦慌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邊吏來報，秦相國公孫衍出師攻魏，擒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趙，將若之何？蘇秦聞言，暗暗吃驚。秦兵若到趙，趙君必然亦効魏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急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乃故作安閒之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敝，未能卽至趙國，萬一來，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腹，喚做畢成。至於密室，吩咐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餘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往魏邦，尋訪張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須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話分兩頭，卻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事魏惠王，不得。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妻去魏遊楚。楚相國昭陽留之爲門

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何謂和氏之璧。當初楚厲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獻於厲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刖其左足。及楚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工又以爲石。王怒。刖其右足。及楚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刖。不着行動。乃抱璞於懷。痛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刖。可以止矣。尙希賞乎。又何哭爲。和曰。吾非爲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得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製爲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卽卞和所居。泣玉處也。楚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越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於此。潭邊建有高樓。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昭陽。求借觀之。昭陽命守藏豎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啓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間。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昭陽起身凭欄而觀。衆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羣魚從之跳躍。俄焉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吩咐收捨轉程。守藏豎欲收和璧置櫃。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門下客捱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赤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人。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答掠之。要他招承。張儀實不會盜。如何肯服。答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困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寧有此禍耶。儀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儀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於是將息半愈。復還魏國。賈舍人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聞蘇秦說趙得意。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知從趙來。遂問。蘇秦爲趙相。國言果真否。賈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何爲問之。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遊。相國必當薦揚。吾賈事已畢。正欲還趙。若不棄嫌微賤。願與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之。既至趙。趙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得暫別。城內各

門俱有旅店。安歇。遠客容卑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賈舍人下車進城安歇。次日修刺求謁蘇秦。秦預誡門下人。不許爲通。遂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名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儀復候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人拘留之。曰。子已投刺相府。未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悶甚。訪賈舍人何在。人亦無知之者。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傳命來日相見。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日侵晨往候。蘇秦預先排下威儀。闔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張儀欲登階。左右止之。曰。相國公謁未畢。客宜少待。儀乃立於廡下。晚視堂前官屬拜見者甚衆。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將昃。聞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只望蘇秦降坐相迎。誰知秦安坐不動。儀忍氣進揖。秦起立。微舉手答之。曰。餘子別來無恙。儀怒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餐。秦復曰。公事冗煩。餘子久待。恐飢餒。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命左右設坐於堂下。秦自飯於堂上。珍羞滿案。儀前不過一肉一菜。粗糲之餐而已。張儀本待不吃。奈腹中飢甚。况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望今日見了蘇秦。便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資。覺發。不想如此光景。正是在他短簷下。誰敢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箸。遙望見蘇秦杯盤狼藉。以其餘肴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遠感許多。儀心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坐不起。張儀忍氣不過。走上幾步。大罵季子。我道你不忘故舊。還來相投。何竟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徐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不能薦於趙侯。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才遠。不能有爲。貽累於薦舉之人。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自取富貴。何必來謁。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請自方便。命左右以金授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見相君。必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頭脫下衣履。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扳。蘇秦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送足下黃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

門與張儀相見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重復弔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出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今欠帳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撥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小人情願代先生賠了欠帳備下車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如何張儀曰我亦無顏歸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游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張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秦之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事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人不取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依舊與小人同載彼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賈舍人替張儀算還店錢見有車馬在門二人同載望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裝買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費及至秦國復大出金帛賂秦惠文王左右爲張儀延譽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即時召見拜爲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甚賴子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何遂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知君者乃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果萌遊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吩咐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不及季子遠矣煩君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二字以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趙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於是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爲贖明年將復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俗諺云寧爲雞口勿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宣惠公蹴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衆車馬之多無如魏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秦求無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永無秦患臣今奉趙王之命

來此約從。魏惠王曰：寡人愚不肖，自取敗辱。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國，說齊宣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秦寧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為？臣願大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向南，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今列國之君，非從則衡。夫合從在諸侯，將割地以事楚，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趙肅侯，行過洛陽，諸侯各發使送之，儀仗旌旗，前遮後擁，車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官員望塵下拜。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郊迎。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為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遂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蘇秦住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到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續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趙、魏都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為敘，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趙次之，燕次之，韓內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尚稱侯，爵位相懸，相敘不便。於是蘇秦建議，六國一概稱王。趙王為約主，居上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國會議停當，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列。蘇秦歷階而上，啓告六王曰：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兵多，足以自雄。秦乃牧馬賤夫，據咸陽之險，蠶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擯秦之策，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為兄弟。務期患難相恤。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盟，五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堅此從約。五王皆

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涇水誓明神，唇齒相依骨肉親。假使合從終不解，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惠王、燕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嗣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僞獻地張儀欺楚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寫一通，投於秦關。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一寡人之進取無望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興師伐趙，視其先救趙者，即移兵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時張儀在座，意不欲伐趙，以負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合，其勢未可猝離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關不暇，何暇他移哉？夫近秦之國無如魏，而燕在北最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秦太子。趙王聞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爲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尙可望二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秦乃去趙適燕，燕易王以爲相國。時易王新即位，齊宣王乘喪伐之，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于六國，和親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涇水之誓何？』蘇秦曰：『臣請爲大王使齊，奉十城以還燕。』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愛壻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秦亦怨齊矣。得十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結燕秦之歡，齊得燕秦，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宣王大悅，乃以十城還燕。易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宮，因與私通。易王知之而不言，秦懼乃結好於燕相國之子，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厲與子之結爲兄弟，欲以自固。燕夫人屢召蘇秦，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勢終當相并，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間如何？』秦對曰：『臣僞』

爲得罪於燕而出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臣因敗齊之政。以爲燕地。易王許之。乃收秦相印。秦遂奔齊。齊宣王重其名。以爲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妙選宮女。欲俟齊亂而使燕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立。初年頗勤國政。娶秦女爲王后。封田嬰爲薛公。號靖郭君。蘇秦客卿用事。如故。話分兩頭。再說張儀聞蘇秦去趙。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於秦。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伐魏。攻下蒲陽。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又使公子繇賀於魏。與之結好。張儀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爲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圖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必十倍於今之所獻也。襄王惑其言。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爲相。時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爲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書懷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盜璧之寃。楚懷王面責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儀陽嘿然甚愧。歸家發病死。懷王懼張儀用秦。復申蘇秦。合從之約。結連諸侯。而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見秦王。辭相印。自稱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張儀曰。六國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之倡。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韓因說曰。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分五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大敗魏師。取曲沃。髡翁有詩云。

仕齊卻爲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國來。雖則從橫分兩路。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益重於齊。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棄之。勿育。妾不忍。棄乃私育之。既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於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若必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嬰不能答。然暗暗稱奇。及

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戲，爲之延譽。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爲賢，立爲適子。遂繼薛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等，投筯辭去。田文起坐，自持飯彼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孟嘗君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向何面目立於其門下？乃引刀自剄而死。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衆客無不感動。歸者益衆，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蛟龍在水怪魚藏。堂中有客三千輩，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韓宣惠王、趙武靈王、燕王噲皆樂於從兵。楚使者至齊，齊潛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爲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計，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爲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爲進退。」潛王以爲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遽稱疾延醫療治，一路攔擱不行。卻說韓、趙、魏、燕四王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刻期進攻。懷王雖爲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軍，不相統一。秦守將樞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相持數日，樞里疾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兵士皆譁。樞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孟嘗君回齊，齊潛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費。益愛重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楚懷王恐齊秦之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潛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潛王不用蘇秦之計，依了孟嘗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潛王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訴於潛王。潛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今幸誅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

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言訖，拔去匕首，血流滿地而死。潛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之，以見潛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盡得主使之罪，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雖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爲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爲燕而仕齊，潛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燕有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蘇代說燕王納質子以和齊。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潛王。潛王恨蘇秦不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燕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大王之威德，以爲事秦不如事齊，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潛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爲齊大夫。蘇代留仕燕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合從離橫，佩印者六，晚節不終，燕齊反覆。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時。」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此其不可抗明矣。本倡合從之議者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夫親兄弟共父母者，或因錢財爭鬪不休，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列國有先事秦者，召兵攻魏，魏其危矣。哀王曰：「寡人願從相國事秦，誠恐秦不見納。」奈何？張儀曰：「臣請爲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國之好。」哀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通好，張儀遂留秦，仍爲秦相。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面闊口方，手綽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朝聽政。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侯使者揚其賢名。燕王噲使蘇代如齊，問侯質子事，畢歸燕。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齊王有此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曰：「知孟嘗君之賢而任之不專，安能成霸？」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卽燕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獨稱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禹何爲獨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

廢其太子故禹崩之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禹德衰不及堯舜以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如行之與堯舜何以異哉喻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子之佯爲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竟冕執圭南面稱王略無慚色喻反北面列於臣位出就別宮居住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忿甚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從之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市被終不勝爲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平之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國人無不怨憤齊滑王聞燕亂乃使匡章爲大將率兵十萬從渤海進兵燕人恨子之入骨皆單食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達燕都百姓開門納之子之黨見齊兵衆成長驅而入亦皆聳懼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格殺百餘人力竭被擒燕王喻自縊於別宮蘇代奔周匡章囚毀燕之宗廟盡收燕府庫中寶貨將子之置囚車中先解去臨淄獻功燕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留屯燕都以徇屬邑此周赧王元年事也齊滑王親數子之之罪凌遲處死以其肉爲醢賜羣臣子之爲王纔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燕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在滅燕衆心不服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爲君是爲昭王郭隗爲相國時趙武靈王深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欲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都告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昭王仍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生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瘞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於是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供飲食極其恭敬復於易

水之旁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名爲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燕王好士傳布遠近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爲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臺詩云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刺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

話分兩頭再說齊潛王既勝燕殺燕王喻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秦王欲離齊楚之黨召張儀問計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楚伺便進言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印避楚知懷王有變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親也張儀對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楚齊與秦三國耳秦東合於齊則齊重南合於楚則楚重然寡君之意竊在楚而不在齊何以齊爲婚姻之國而負秦獨深也寡君欲事大王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闌之廝而大王與齊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還歸於楚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秦楚世爲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秦肯還楚故地寡人又何愛於齊羣臣皆以楚復得地合詞稱賀獨一人挺然出奏曰不可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視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爲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爲不信軫曰秦所以重楚者以有齊也今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爲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大夫屈平進曰陳軫之言是也張儀反覆小人決不可信璧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與我地乎懷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張儀一路

與逢侯丑飲酒談心歡若骨肉將近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蹙損傷急欲就醫先乘臥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來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書秦王述張儀許地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有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聞楚與齊尚未決絕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楚之絕齊未甚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借宋符直造齊界辱罵魯王魯王大怒遂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楚國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意訝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尚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侯相國面決今幸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早定地界回覆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俸邑六里自願獻之於楚王耳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商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也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况六百里哉逢侯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發兵攻秦客卿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爲狡賊所欺先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見利也不如割兩城以賂秦與之合兵而攻齊雖失地於秦尚可取償於齊懷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攻齊人將笑我即日拜屈匄爲大將逢侯丑副之興兵十萬取路天柱山西北而進逕襲藍田秦王命魏章爲大將甘茂爲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屈匄雖勇怎當二國來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追至丹陽屈匄聚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楚國震動韓魏聞楚敗亦謀襲楚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齊謝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惠文王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請以商於之地易之如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畀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自願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寧不得地，何忍棄之？張儀自請曰：微臣願往。惠文王曰：楚王含威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况未必死乎？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爲寡人言之。張儀曰：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楚王新幸一美人，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美人信其言，楚王問於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劓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鄭袖，內外用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爲進取之勢，楚必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儀既至楚國，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靳尚入言於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將還楚侵地，使親女下嫁於楚，以美人善歌者爲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鄭袖大驚曰：子有何計，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爲不知者，而以利害言於大王，使出張儀還秦，事宜可已。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儀，地未入於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有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且人臣各爲其主，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大王若厚待張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靳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於是出張儀，以厚禮之。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懷王卽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儀已出，乃諫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讎，况君子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爲非計也。懷王悔，使人駕輶車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史臣有詩云。

張儀反覆爲羸秦。朝作俘囚。暮上賓。堪笑懷王如木偶。不從忠計聽讒人。

張儀謂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得復見大王之面。楚王誠畏秦甚。雖然不可使臣失信於楚。大王誠割漢中之半。以爲楚德。與爲婚姻。臣請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王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秦王念張儀之勞。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高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列國。張儀果見齊湣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甲兵孰與秦強。從人爲齊計者。皆謂齊去秦遠。可以無患。此但徃目前。不顧後患。今秦楚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與秦爲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境。悉趙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即墨之敝。大王雖欲事秦。尙可得乎。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齊湣王曰。寡人願以國聽於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有敝甲凋兵。願與君會於邯鄲之下。使微臣先聞於左右。大王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背燕逃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誤矣。今秦楚結婚。齊獻魚鹽之地。韓魏稱東藩之臣。是五國爲一也。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一幸。故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燕國。說燕昭王曰。大王所最親者。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欲并代國。約與代王爲好會。令工人製爲長柄金斗。方宴。厨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破胸而死。遂襲據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磨筓以自刺。後人因號其山曰磨筓山。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況他人哉。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將入朝。秦王於淵池。一旦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昭王恐懼。願獻恆山之東五城。以和秦。張儀連衡之說。既行。將歸報秦。未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蕩卽位。是爲武王。齊湣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爲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其背秦。復爲合從。疑楚已結婚於秦。恐其不從。先欲伐之。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於齊。齊兵乃止。湣王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得張儀者。賞以十城。秦武王生性粗直。自爲太子時。素惡張儀之多詐。羣臣先忌儀寵者。至是皆譏謬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王曰。儀有愚計。願効於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儀願辭大王。東往大梁。

齊之伐梁必矣。梁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乘間伐韓。通三川以窺周室。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送張儀入大梁。魏哀王用爲相國。以代公孫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滑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興師伐魏。魏哀王大懼。謀於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爲楚客。見滑王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滑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如憎儀。願無伐魏也。臣適從咸陽來。聞儀去秦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興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欲以挑齊魏之鬪。齊魏兵連而不解。秦乃得乘間而圖事於北方。王今伐魏。中儀計。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爲矣。滑王遂罷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於魏。是歲。齊無鹽后死。卻說秦武王長大多力。好與勇士角力爲戲。烏獲任鄙自先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有齊人孟賁字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黃河。岸上人待渡者甚衆。當曰。以次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強如此。豈孟賁耶。賁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波浪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入於河。賁振撓頓足。一去數丈。須臾過岸。竟入咸陽。來見武王。武王誠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甘茂爲左丞相。樛里疾爲右丞相。魏章忿其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謂樛里疾曰。寡人生於西戎。未覩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鞏洛之間。雖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樛里疾曰。王之伐韓。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路險而遠。勞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竊以爲不可。武王復問於甘茂。茂曰。臣請爲王使梁。約其伐韓。武王大喜。使甘茂往說梁王。梁王許秦助兵。甘茂初與樛里疾相左。恐從中阻撓其事。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秦王。言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韓。爲便。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息壤。與甘茂相遇。武王曰。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今魏人聽命。相國又曰。勿伐韓。爲便。何也。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險。以攻勁韓之大邑。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昔曾參居費。國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奔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方織。應曰。吾子不殺人。織如故。未

幾。又一人奔告曰：會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無此事，復織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殺人者，果會參也。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走匿。夫以會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殺人，而慈母亦疾矣。今臣之賢，不及會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會參之母，而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於是君臣敵血爲誓，藏誓書於息壤，發兵五萬，使甘茂爲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右相樛里疾言於武王曰：秦師老矣，不撤回，恐有變。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爲書一函，以謝武王。武王啓函視之，書中惟息壤二字。武王悟曰：甘茂固嘗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於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斤，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韓兵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於石上，折肋而死。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詔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使右丞相樛里疾先往三川開路。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秦武王謝勿敢見。知九鼎在太廟之傍室，遂往觀之。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齊。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於商，爲鎮國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起之於錐邑，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正不知重多少斤兩。秦武王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荆梁雍豫徐揚青兗等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當攜歸咸陽耳。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舉之否？吏叩首對曰：自有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說每鼎有千鈞之重，誰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孟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曰：武王恃力好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勝。孟賁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蒼不能舉，休得見罪。即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的繫於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揜起雙袖，用兩枝鐵臂套入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那鼎離地約有半尺，仍還於地，用力過猛，眼珠迸出，目眦流血。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起此鼎，寡人難道不如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軀，不可輕試。武王不聽，即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縛腰身，更用大帶扎縛其袖，任鄙拖袖

固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復言。武王大踏步向前，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勝。乃儘生平神力，迸一口氣，喝聲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覺力盡失手，鼎墜於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跣札一聲，將經骨壓個平斷。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牀席，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得遊鞏，雖死無恨。今日果然死於雒陽，前言豈非識乎？周赧王聞變，大驚，急備美棺，親往視殮。哭弔盡禮，櫛里疾奉其喪以歸。武王無子，迎其異母弟穰嗣位。是爲昭襄王。櫛里疾討舉鼎之罪，礫孟賁族滅其家。以任鄙能諫，用爲漢中太守。疾復宣言於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甘茂懼爲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於魏，再說秦昭襄王，聞楚遣子質於齊，疑其背秦而向齊，乃使櫛里疾爲大將，興兵伐楚。楚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楚懷王恐懼，昭襄王乃遣使遺懷王書略云：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結爲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國，惟楚與秦，吾兩君不睦，何以令於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從，是明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卽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楚之見欺於秦，非一二次矣。王往必不歸。相國昭雅曰：靈均乃忠言也。王其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靳尚曰：不然。楚惟不能敵秦，故兵敗將死，輿地日削。今歡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楚，奈何？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以爲婚姻，可恃。力勸王行。曰：秦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於此。彼以兵來，尙欲請和，況歡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所言最當。王不可不聽。懷王因楚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撥，不過遂許秦王赴會，擇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隨。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慍，乘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伏於關內，以劫楚王。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伏於關外，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不敢辱車徒於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懷王已

至秦國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砲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公館伺候車馬卽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使者吩咐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動卻不像秦王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疑臣實非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自有話講懷王只得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起秦兵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於君王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此少軍卒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由楚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驚一軍於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逃歸楚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雎屈平之言乃爲靳尚所誤流淚不已懷王既至咸陽昭襄王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於章臺之上秦王面南上坐使懷王北面參謁如藩臣禮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至於咸陽復不以禮相接此何意也昭襄王曰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屈欲遂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卽送王歸楚矣懷王曰王縱欲得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昭襄王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爲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襄王曰盟不可信也必須先遣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踐行耳秦之羣臣皆前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要我以割地寡人死卽死耳不受汝脅也昭襄王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不放回國再說靳尚逃回報與昭雎如此恎般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拘留在彼昭雎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又質於齊倘齊人與秦合謀復留太子則楚國無君矣靳尚曰公子蘭見在何不立之昭雎曰太子之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遽棄其命舍適立庶異日王幸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計於齊以請太子齊必信從靳尚曰吾不能爲君禦難此行當効微勞耳昭雎卽遣靳尚使齊詐稱楚王已薨迎太子奔喪嗣位齊潘王謂其相國孟嘗君田文曰楚國無君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嘗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吾留太子而彼以地來贖可也倘彼別立一人爲王我無尺寸之利而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潘王以爲然乃以

禮歸太子橫於楚。橫卽楚王位。是爲頃襄王。子蘭新尙用事。如故。遣使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秦王空留懷王。不可得地。乃大慚怒。使白起爲將。蒙驁副之。帥師十萬攻楚。取十五城而歸。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者久而懈怠。懷王變服。逃出咸陽。欲東歸楚。國秦王發兵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問道走趙。不知趙國肯納懷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話說趙武靈王身長八尺八寸。龍顏鳥喙。廣鬢虬髯。面黑有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卽位五年。娶韓女爲夫人。生子曰章。立爲太子。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次日向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自言其女孟姚。善於琴。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容貌宛如夢中所見。因使鼓琴。大悅之。納於宮中。謂之吳娃。生子曰何。及韓后薨。竟立吳娃爲后。廢太子章而立何爲太子。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東邊於胡。西邊於林。胡樓煩與趙爲鄰。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戰之地。恐日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胡俗。窄袖左衽。以便騎射。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廢車乘馬。日逐射獵。兵以益強。武靈王親自帥師略地。至於常山。西極雲中。北盡雁門。拓地數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雲中。自九原而南。竟襲咸陽。以諸將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出其身。經略四方。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爲惠王。武靈王自號曰主父。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義爲相。國李兌爲太傅。公子成爲司馬。封長子章以安陽之地。號安陽君。使田不禮爲之相。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主父欲圖秦之山川形勢。及觀秦王之爲人。乃詐稱趙使者。趙招賈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攜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竟入咸陽。來謁秦王。昭襄王問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尙壯。又問曰。既然尙壯。何以傳位於子。對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欲及其身。使嫺習之。寡君雖爲主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畏秦乎。對曰。寡君不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待秦。或者可終微盟好。昭襄王見其應對擊擊。甚相敬重。使者辭出。就館。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軒偉。不似人臣之相。事可疑。輾轉不寐。天明。傳旨宣趙招相見。其從人答曰。使人患病。不能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

尚不出。昭襄王怒，遣吏迫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趙招，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是真趙招，使者的係何人？對曰：實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觀大王威容，故詐稱使者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特命臣招待罪於此。昭襄王大驚，頓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星夜追之。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出關矣。涇陽君等回復秦王，秦王心跳不寧者數日，乃以禮遣趙招還國。髡翁有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誰敢潛窺函谷關。不道龍顏趙主父，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自代而西，收兵於樓煩，築城於靈壽，以鎮中山。名趙王城。吳娃亦於肥鄉築城，號夫人城。是時趙之強，同於三晉。其年楚懷王自秦來奔，惠王與羣臣計議，恐觸秦怒，且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專，遂閉關不納。懷王計窮，欲南奔大梁，秦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遂發病，未幾而薨。秦乃歸其喪於楚。楚人憐懷王爲秦所欺，客死於外，百姓往迎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諸侯咸惡秦之無道，復爲合從，以擯秦。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繇子蘭靳尚誤之。今日二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安，絕無報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懷王之恥。子蘭悟其意，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忘秦仇爲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爲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嬖之故宅。見原被髮垢面，形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聽子言之心，已盡矣。憂思何益？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餘年乎？原不違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爲助力。月餘，姊去，原嘆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滅亡，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自溺，爭掉小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綵線，恐爲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吳，相沿成俗。屈原所耕之田，獲米如白玉，因號曰玉米田。里人私爲原立祠，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至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髡翁有過忠烈王廟詩云。

峨峨廟貌立江傍。香火爭趨忠烈王。佞骨不知何處朽。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饋五日。是日羣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己設便坐於傍觀。其行禮見何年幼。服竟冕。南面爲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拜舞於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朝旣散。主父見公子勝在側。私謂曰。汝見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趙地爲二。使章爲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爲何如。趙勝對曰。王昔日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曰。事權在我。又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問曰。今日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於理不合。欲立爲代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吳娃曰。昔晉穆侯生二子。長子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位。都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翼國。此主父所知也。成師爲弟。尙能戕兄。況以兄而臨弟。以長見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惑其言。遂止有侍人。昔曾服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兌與肥義相善。密告曰。安陽君強壯而驕。其黨甚衆。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狠自用。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僥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勢尊。禍必先及。何不稱病。傳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肥義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託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不爲苟息所笑乎。李兌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下久之。別去。肥義思李兌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良策。乃謂近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諾。忽一日。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安陽君章亦從往。那沙邱有臺。乃商紂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六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於外。其兵衆不甚集。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殺之。因奉主父以撫其衆。誰敢違者。章曰。此計甚妙。即遣心腹內侍。僞爲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面。幸速往。高信卽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謂王曰。義當以身先之。俟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高信曰。緊閉宮門。慎勿輕啓。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爲

王羣起盡殺之。田不禮舉火驗視，乃肥義也。田不禮大驚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露，宜悉衆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吩咐已預作準備。田不禮攻王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賊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擲之。田不禮命取巨石繫於木，以撞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公子成、李兌在國中商議，恐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王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當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吾當力拒追兵。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衆寡不敵，不禮被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託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圍主父之宮，打開宮門。李兌仗劍當先開路，公子成在後入見。主父叩頭曰：「安陽君反叛，法所不宥，願主父出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二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開口。李兌曰：「事已至此，當搜簡一番，卽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出。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若遇主父，萬一見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李兌提安陽君之首自宮內出，聞主父泣聲，復謂公子成曰：「主父開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圍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無乃傷主父之心。事平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幼不足與計，吾等當自決也。」乃吩咐軍士不許解圍，使人詐傳惠王之令曰：「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卽係賊黨，夷其族。」從官及內侍等聞王命，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無一應者，欲出則門已下鑰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無從取食。庭中樹有雀巢，乃探其卵啖之。月餘餓死，髯仙有詩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雄心直欲并西秦。吳娃一脈能貽禍，夢裏琴聲解誤人。

主父既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尙不敢直入，待三月有餘，方纔啓鑰入視。主父屍身已枯癯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葬於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相國，李兌爲司寇。未幾，公子成卒，惠王以公子勝曾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號爲平原君。平原君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旣貴益招致賓客，坐

食者常數千人。平原君之府第有畫樓，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民家之主人有癡疾，曉起蹣跚而出，汲美人於樓上，望見大笑，少頃，覺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覺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賤色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不甘受婦人之辱，願得笑臣者之頭，勝笑應曰：諾。」覺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賢也，以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平原君門下有個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稽客之多少，科算錢穀出入之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漸引去，歲餘減半。公子勝怪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失禮，乃紛紛引去，何也？」客中一人前對曰：「君不殺笑覺者之美人，衆皆喞然，以君愛色而賤士，所以去耳。臣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過也，即解佩劍，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自造覺者之門，長跽請罪。覺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人爲三字語云：

食我飽衣我溫，息其館遊其門，齊孟嘗，趙平原，佳公子，賢主人。

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覺之事，一日與向壽述之，嗟嘆其賢。向壽曰：「尚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秦王曰：「孟嘗君如何？」向壽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即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爲世子，及嗣爲薛公。賓客益盛，衣食與己無二，供給繁費，爲之破產。士從齊來者，人人以爲孟嘗君親己，無有間言。今平原容美人笑客而不誅，直待賓客離心，乃斬頭以謝，不亦晚乎？」秦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秦王曰：「彼齊相國也，召之安肯來乎？」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齊信秦，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即以爲相，齊亦必相王之親子弟，秦齊互相其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善。」乃以涇陽君惺爲質於齊，願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飢渴之想。賓客聞秦召，皆勸孟嘗君必行。時蘇代適爲燕使於齊，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土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何？」土偶人笑曰：「我在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子遭雨漂流，吾不知其所底也。秦虎狼之國，楚懷王猶不返，况君乎？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潁王曰：「秦之致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齊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權矣。雖

然留秦之質。猶爲不信秦也。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而厚於齊。潛王以爲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遭相國文。行聘於上國。以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爲質。卽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入咸陽。謁見秦王。秦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意。孟嘗君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秦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眞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尚煖。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吩咐珍藏。以俟進御。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樽里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田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籌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衆。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秦王以其言問於樽里。疾對曰。奭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如殺之。秦王惑其言。命出孟嘗君於館舍。涇陽君在齊時。孟嘗君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臨行。復餽以寶器數事。涇陽君甚德之。至是。聞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尙未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得王心。所言必從。君攜有重寶。吾爲君進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還國。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璧二雙。託涇陽君獻於燕姬。求解。燕姬曰。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此裘。妾不替一言。不願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一裘。已獻秦王。何可復得。遍問賓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衆皆束手莫對。最下坐有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曰。臣能爲狗盜。孟嘗君笑而遣之。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竇中潛入秦宮。庫藏爲狗吠聲。主藏吏以爲守狗不疑。客伺吏睡熟。取身邊所藏鑰匙。退開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陽君轉獻燕姬。燕姬大悅。值與王夜飲。方權遂進言曰。妾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方爲齊相。不欲來秦。秦請而致之。不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秦王曰。善。明日御殿。卽命具車馬。給驛券。放孟嘗君還齊。孟嘗君曰。善。僥倖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

一秦王中悔。吾命休矣。客有善爲僞券者。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至函谷關夜方半。關門下鑰已久。孟嘗君慮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開閉。俱有常期。人定卽閉。雞鳴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心甚惶迫。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一人。能效雞聲者。於是羣雞盡鳴。關吏以爲天且曉。卽起驗券。開關。孟嘗君之衆。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衆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客。髻翁有讚曰。明珠彈雀。不如泥丸。白璧療飢。不如壺餐。狗吠莠得。雞鳴關啓。雖爲聖賢。不如彼鄙。細流納海。累塵成岡。用人惟器。勿陋孟嘗。

樽里疾聞。孟嘗君得放歸國。卽趨入朝。見昭襄王曰。王卽不殺田文。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秦王大悟。卽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至函谷關。索出客籍閱之。無齊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問道。尙未至乎。候半日。查無影響。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馬之數。關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關吏曰。其馳如飛。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秦王。王嘆曰。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秦王索白狐裘於主藏吏。不得。及見燕姬服之。因叩其故。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通都之市。無物不有。吾秦國未有其比。竟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其恭敬。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和而笑者復數人。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再說齊魯王旣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爲秦用。深以爲憂。乃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歸者益衆。乃置爲客舍三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飢餓。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僞券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

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收利息以助日用。一日有一漢子。狀貌修偉。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驩。齊人。求見孟嘗君。孟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文乎。驩曰。無也。竊聞君好士。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傳舍。十餘日。孟嘗君問於傳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傳舍長答曰。馮先生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劍。又無劍囊。以荆綆繫之於腰間。食畢。輒彈其劍而歌曰。長鈇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吾食儉也。乃遷之於幸舍。食魚肉。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但其辭不同矣。曰。長鈇歸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異也。又遷之代舍。復使代舍長伺其歌。否。驩乘車一出。夜歸。又歌曰。長鈇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曰。客何無饜之甚乎。更使伺之。驩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主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馮驩與言收債之事。馮驩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甚衆。計之得息錢十萬。馮驩將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馮驩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醉飽。因而旁觀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爲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驩命左右取火。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謂衆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爾民者。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不得已而徵息以奉賓客。今有力者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君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百姓皆叩頭歡呼曰。孟嘗君真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催召驩。驩空手來見。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畢乎。驩曰。不但爲君收債。且爲君收德。孟嘗君色變。讓之曰。文食客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於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衆樂飲。復焚券之半。猶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驩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爲歡。衆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力饒者與爲期約。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久而息多。則逃亡耳。區

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共安危者也。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愛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放顏揖而謝之。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賓。焚券先虞觸主嗔。空手但收仁義返。方知彈鋏有高人。

卻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齊國。終爲秦害。乃廣布謠言。流於齊國。言孟嘗君名高天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楚頃襄王曰。向者六國伐秦。齊兵獨後。因楚王自爲從約長。孟嘗君不服。故不肯同兵。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齊秦殺懷王。彼乃留太子以要地於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寡君之得罪於楚。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會逃歸。不獲。今復爲齊相。專權且暮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楚結好。以女爲楚王婦。共備孟嘗君之變。幸大王裁聽。楚王惑其言。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僧王疑之。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惟馮驩在側。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生命過數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謂馮驩曰。聽先生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游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游齊者。皆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雄。其雄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雄而不爲雌乎。馮驩曰。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爲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爲用。則齊國之險事。以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豈特爲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陰迎孟嘗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樽里疾方卒。秦王急欲得賢。相聞驩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金百鎰。命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爲大王先行。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爲雌雄。王所知也。得人者爲雄。失人者爲雌。

今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陰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嘗君爲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則雄在秦。而臨淄卽墨危矣。潁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且暮且至。大王乘其未至。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潁王曰。善。然口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潁王。潁王卽命馮驩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孟嘗君旣復相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馮驩答曰。夫榮辱感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平日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墟矣。爲所求不在焉。夫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是時魏昭王與韓釐王奉周王之命。合從伐秦。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三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喜。以七國皆稱王。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乃使人言於齊。潁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潁王意未決。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效之。正踰一月。秦復遣使至齊。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潁王先以並帝之事請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卻之則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王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王因以爲秦罪。潁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榮。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之名。此湯武之舉也。潁王大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話分兩頭。卻說宋康王乃宋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託生。因名曰偃。生有異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如巨星。面有神光。力能屈伸。鐵鉤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鷄。以爲異事。獻於君。偃召太

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興之，更望何人？乃多檢壯丁，親自訓練，得勁兵十萬餘，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二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城，滅滕，有其地。因遣使通好於秦。秦王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國，與齊楚三晉相並。偃遂稱爲宋王。自謂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里。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射之。弓強矢勁，射透革囊，血雨從空亂灑，使人傳言於市曰：我王射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右右以熟水代酒，自飲羣臣量素洪者，皆潦倒大醉，不能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飲千石不醉也。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使人傳言，宋王精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怠。以此自炫。一日游封父之墟，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妻息氏也。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妻。馮與妻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卽其家奪之。韓馮見息氏升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臺，謂之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況汝夫已死，汝何所歸？若從寡人，當立爲王后。息氏復作詩對曰：

鳥有雌雄，不逐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息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宋王急使人速攬其衣，不能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爲二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傍。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理，有鸞鴛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里人哀之，曰：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髯仙有詩嘆云：

相思樹上兩鸞鴛，千古情魂事可傷。莫道威強能奪志，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瀆，乃置弓矢於座側。凡進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齊魯王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其攻宋。三分其地。兵既發，秦昭王聞之，怒曰：「宋新與秦懼，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魯王恐秦兵救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齊今伐宋矣，臣敢爲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而攻宋，其勢必欺楚魏。楚魏受其欺，必向西而事秦。是秦損一宋以餌齊，而坐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衆怒且移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齊師先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齊將韓聶、楚將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氣驕，宜示弱以誘之。」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宜傳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者。」韓聶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一、逐兄篡位，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樂戰，侵犯大國；四、革囊射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女，淫蕩無恥；七、射殺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神虐民，全無君道。」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是所向皆捷。直逼睢陽。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聶先遣部下將閻丘儉，以五千人挑戰。宋兵不出。閻丘儉使軍士擊洪者數人，登轎車朗誦桀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命將軍盧曼出敵。略戰數合，閻丘儉敗走。盧曼追之，儉盡棄其車馬器械，狼狽而奔。宋王偃登壘，望見齊師已敗，喜曰：「敗齊一軍，則楚魏俱喪氣矣。」乃悉師出戰。直逼齊營。韓聶又讓一陣，退二十里下寨。卻教唐昧、芒卯二軍左右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次日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拔寨都進，直攻齊營。閻丘儉打著韓聶旗號，列陣相持。自辰至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齊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百餘人。宋將盧曼亦死於陣。閻丘儉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子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甚急。探是楚魏二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整隊回軍。行不上五里，刺斜裏一軍突出，大叫齊國上將韓聶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高鈞

車齊出韓轟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保護宋王。且戰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忽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是齊湣王。恐韓轟不能成功。親帥大將王蠋。大史敦等。引大軍三萬前來。軍勢益壯。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人人喪膽。個個灰心。又兼宋王才恤士卒。晝夜驅率男女守瞭。絕無恩賞。怨聲藉藉。戴直言於王。偃曰。敵勢猖狂。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權避河南。更圖恢復。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化爲秋水。嘆息了一回。遂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公孫拔遂豎起降旗。迎湣王入城。湣王安撫百姓。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宋王走至溫邑。爲追兵所及。先擒戴直。斬之。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齊楚魏遂共滅宋國。三分其地。楚魏之兵既散。湣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爲多。楚魏安得受地。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襲敗楚師於重丘。乘勝逐去。盡收取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軍。楚魏恨湣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湣王既兼有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夷維。往合衛魯鄒三國之君。要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湣王曰。寡人殘燕滅宋。闢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盡已稱臣。泗上無不恐懼。且晚提一旅。兼并二周。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齊得而乘之。願大王以宋爲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湣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桀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那公子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少子。爲人謙恭好士。接人惟恐不及。嘗朝膳。有一鳩爲鷓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鷓去。乃縱鳩。誰知鷓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逐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避患而投我。乃竟爲鷓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日不進膳。令左右捕鷓。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鷓。吾何可累及他禽。乃按劍於籠上。祝曰。不食鳩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羣鷓皆悲鳴。獨至一籠。其鷓低頭不敢仰視。乃取而殺之。遂開籠。放其餘鷓。聞者嘆曰。魏公子不忍負一鳩。忍負人乎。由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魏有隱士。姓侯。名羸。年七十餘。家貧。爲大梁東門監者。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計。里

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駕車往拜。以黃金二十鎰爲贄。侯生謝曰。嬴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日老矣。寧爲公子而改節乎。無忌不能強。欲尊禮之。以示賓客。乃置酒大會。是日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命駕親往。夷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略不謙遜。忌無執轡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市屠中。欲往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即命引車往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肉案前絮語移時。侯生時時睨視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略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之。多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朱亥別。復登車上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末矣。諸貴客見公子親往迎客。虛左以待。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臣。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聞報說。公子迎客已至。衆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乃一白鬚老者。衣冠敝陋。無不駭然。無忌引侯生徧告賓客。諸貴客聞是夷門監者。意殊不以爲然。無忌揖侯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辱。久立市中。毫無怠色。又尊臣於諸客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諸貴客皆竊笑。席散。侯生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賢。無忌數往候見。朱亥絕不答拜。無忌亦不以爲怪。其折節下士如此。今日孟嘗君至魏。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八個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嘗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趙通好。而孟嘗君居間爲重。齊魯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橫。遂欲謀代周爲天子。時齊境多怪異。天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腥臭難當。又地坼數丈。泉水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由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咷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魯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於是王蠋太史敦等皆謝病棄職。歸隱鄉里。不知魯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繪圖東周列國志 卷四 第九十五回

話說燕昭王自卽位之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弔死問孤，與士卒同甘苦，尊禮賢士，四方豪傑歸者如市。有趙人樂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講兵法，當初樂羊封於靈壽，子孫遂家焉。趙主父沙邱之亂，樂毅挈家去靈壽，奔大梁，事魏昭王。不甚信用，聞燕王築黃金臺，招致天下賢士，欲往投之，乃謀出使於燕，見燕昭王，說以兵法。燕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樂毅謙讓，不敢當。燕王曰：「先生生於趙，仕於魏，在燕固當爲客。」樂毅曰：「臣之仕魏，以避亂也。大王若不棄微末，請委質爲燕臣。」燕王大喜，卽拜毅爲亞卿，位在劇辛諸人之上。樂毅悉召其宗族，居燕爲燕人。其時齊國強盛，侵伐諸侯，昭王深自韜晦，養兵恤民，待時而動。及湣王逐孟嘗君，恣行狂暴，百姓弗堪，而燕國休養多年，國富民稠，士卒樂戰。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及剴刃於齊王之腹，以報國恥，終夜痛心。今齊王驕暴自恃，中外離心，此天亡之時，寡人欲起傾國之兵，與齊爭一旦之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齊國地大人衆，士卒習戰，未可獨攻也。王必欲伐之，必與天下共圖之。今燕之比鄰莫密於趙，王宜首與趙合，則韓必從而孟嘗君在魏，方恨齊，宜無不聽。如是而齊可攻也。」燕王曰：「善。」乃具符節，使樂毅往說趙國。平原君趙勝爲言於惠文王，王許之。適秦國使者在趙，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王。秦王忌齊之威，懼諸侯背秦而事齊，於是復遣使者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往說魏王，見信陵君，信陵君果主發兵，復爲約韓與其事，俱與訂期。於是燕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中精銳，使樂毅將之。秦將白起、趙將廉頗、韓將暴鳶、魏將晉鄙，各率一軍如期而至。於是燕王命樂毅身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號爲樂上將軍，浩浩蕩蕩，殺奔齊國。齊湣王自將中軍，與大將韓轟迎戰於濟水之西。樂毅身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買勇爭奮，殺得齊兵屍橫原野，流血成渠。韓轟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諸軍乘勝逐北。湣王大敗，奔回臨淄，連夜使人求救於楚，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一面檢點軍民，登城設守。秦魏韓趙乘勝，各自分路收取邊城，獨樂毅自引燕軍長驅深入，所過宣諭，威德齊城，皆望風而潰。勢如破竹，大軍直逼臨淄。湣王大懼，遂與文武數十人潛開北門而遁，行至衛國。衛君郊迎，稱臣。旣入城，讓正殿以居之，供具甚敬。湣王驕傲，待衛君不以禮。衛諸臣意不能平，夜往掠其輜重。湣王怒，欲俟衛君來見責以捕盜，衛君是日竟不朝見，亦不復給廩餼。湣王甚愧，候至日晨，餓甚，恐衛君圖己，與夷維數

人連夜逃去。後臣失主，一時皆四散奔走。滑王不日逃至魯關，關吏報知魯君。魯君遣使者出迎，夷維謂曰：「魯何以待吾君？」對曰：「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宮，朝夕親視膳於堂下，天子食已，乃退而聽朝，豈止十牢之奉而已？」使者回復魯君。魯君大怒，閉關不納。復至鄒，值鄒君方死，滑王欲入弔，夷維謂鄒人曰：「天子下弔，主人必背其殯棺，立西階北面而哭，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弔，亦拒之不受。」滑王計窮，夷維曰：「聞莒州尙完，何不往？」乃奔莒州，僉兵守城，以拒燕軍。樂毅遂破臨淄，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并查舊日燕城重器，前被齊掠者，大車裝載，俱歸燕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大犒三軍，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燕昭王返國，獨留樂毅於齊，以收齊之餘城。齊之宗人有田單者，有智術，知兵。滑王不能用，現爲臨淄市掾。燕王入臨淄城中，人紛紛逃竄。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盡截去其車軸之頭，略與轂平，而以鐵葉裹軸，務令堅固，人皆笑之。未幾，燕兵來攻安平，城破。安平人復爭竄，乘車皆擁擠，多因軸頭往觸，不能疾驅，或軸折車覆，皆爲燕兵所獲。惟田氏一宗以鐵籠堅固，且不礙，竟得脫奔即墨。去詔樂毅分兵略地，至於晝邑，聞故太傅王蠋家在晝邑，傳令軍中環晝邑三十里，不許入犯，使人以金幣聘蠋，欲薦於燕王。蠋辭老病，不肯往。使者曰：「上將軍有令，太傅來即用爲將，封以萬家之邑，不行，且引兵屠邑。」蠋仰天嘆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齊王疏斥忠諫，故吾退而耕於野，今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反劫吾以兵，吾與其不義而存，不若全義而亡。遂自懸其頭於樹上，舉身一奮，頸絕而死。樂毅聞之，嘆息，命厚葬之。表其墓曰：「齊忠臣王蠋之墓。」樂毅出兵六個月，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皆編爲燕之郡縣。惟莒州與即墨堅，收不下。毅乃休兵，享士，除其暴令，寬其賦役，又爲齊桓公管夷吾立祠設祭，訪求逸民，齊民大悅。樂毅之意，以爲齊止二城，在掌握之中，終不能成事，且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故不極其兵力。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卻說楚頃襄王見齊使者來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以救齊爲名，往齊受地。謂淖齒曰：「齊王急而求我，卿至彼可相機而行，惟有利於楚，可以便宜從事。」淖齒謝恩而出，率兵謁齊滑王于莒州。滑王得淖齒立以爲相國，大權皆歸於齒。齒見燕兵勢盛，恐救齊無功，獲罪二國，乃密遣使私通樂毅，欲弑齊王，與燕共分齊國。使燕人立己爲王，樂毅回報。

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功名桓文之業不足道也。所請惟命。淖齒大悅。乃大陳兵於鼓里。請潛王閱兵。潛王既至。遂執而數其罪。曰：齊有亡徵三。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關而哭。人以告也。王不知省戒。戮忠廢賢。希望非分。今全齊盡失。而偷生於一城。尚欲何爲？潛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王而哭。淖齒先殺夷維。乃生擢王筋。懸於屋梁之上。三日而後氣絕。潛王之得禍亦慘矣哉。淖齒回莒州。欲覓王世子殺之。不得。齒乃爲表奏燕王。自陳其功。使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往來無禁。卻說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喪父。止有老母。潛王憐而官之。潛王出奔。賈亦從行。在衛相失。不知潛王下處。遂潛自歸家。其母見之。問曰：齊王何在？賈對曰：兒從王於衛。王中夜逃出。已不知所之矣。老母怒曰：汝朝去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闥而望。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王之臣。王昏夜走出。汝不知其處。何可歸乎？賈大愧。復辭老母。蹤跡齊王。聞其在莒州。趨而求王。比至莒州。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賈乃袒其左肩。呼於市中曰：淖齒相齊而弑其君。爲臣不忠。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依吾左袒。市人相顧曰：此人年幼。尚有忠義之心。吾等好義者。皆當從之。一時左袒者四百餘人。時楚兵雖衆。皆分屯於城外。淖齒居齊王之宮。方酣飲。使婦人奏樂爲歡。兵士數百人列於宮外。王孫賈率領四百人。奪兵士器仗。殺入宮中。擒淖齒。剝爲肉醬。因閉城堅守。楚兵無主。一半逃散。一半投降於燕國。再說齊世子法章。聞齊王遇變。急更衣爲窮漢。自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歸。投太史敫家爲傭工。與之灌園。力作辛苦。無人知其爲貴介者。太史敫有女年及笄。偶遊園中。見法章之貌。大驚曰：此非常人。何以屈辱於此？使侍女叩其來歷。法章懼禍。堅不肯吐。太史女曰：白龍魚服。畏而自隱。異日富貴不可言也。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久益親近。法章因私露其蹤於太史女。女遂與訂夫婦之約。因而私通。舉家俱不知也。時卽墨守臣病死。軍中無主。欲擇知兵者。推戴爲將。而難其人。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言其才可。將乃共擁立爲將軍。田單身操版鐻。與士卒同操作。宗族妻妾皆編於行伍之間。城中人畏而愛之。再說齊諸臣四散奔逃。聞王蠲死節之事。嘆曰：彼已告者。尚懷忠義之心。吾輩見立齊朝。坐視君亡國破。不圖恢復。豈得爲人。乃共走莒州。投王孫賈。相與訪求世子。歲餘。法章知其誠。乃出自言曰：我實世子法章也。太史敫報知王孫賈。乃具法駕迎之。卽位。是

爲襄王告於卽墨。相約爲犄角以拒燕兵。樂毅圍之三年不克。乃解圍退九里。建立軍壘。令曰：城中民有出樵採者聽之。不許擒拿。其有困乏饑餓者食之。寒者衣之。欲使感恩悅附。不在話下。且說燕大夫騎劫頗有勇力。亦喜談兵。與太子樂資相善。覬得兵權。謂太子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卽墨耳。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何難於二邑。所以不肯卽拔者。以齊人未附。欲徐以恩威結齊。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昭王怒曰：吾先王之仇。非昌國君不能報。卽使眞欲王齊於功。豈不當耶。乃答樂資二十遺使持節至臨淄。卽拜樂毅爲齊王。毅感激。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吾固知毅之本心。決不負寡人也。昭王好神仙之術。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久而內熱發病。遂薨。太子樂資嗣位。是爲惠王。田單每使細作入燕窺覘事情。聞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答之事。嘆曰：齊之恢復。其在燕後王乎。及燕惠王立。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樂毅久欲王齊。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背。故緩攻二城。以待其事。今新王卽位。且與卽墨連和。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燕惠王久疑樂毅。及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因信爲然。乃使騎劫往代樂毅。而召毅歸國。毅恐見誅。曰：我趙人也。遂棄其家西奔趙國。趙王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騎劫既代將。盡改樂毅之令。燕軍俱憤怒不服。騎劫到壘三日。卽率師往攻卽墨。圍其城數匝。城中設守愈堅。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齊當復興。燕當卽敗。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戰無不克。有一小卒悟其意。趨近單前。低語曰：臣可以爲師否。言畢。卽疾走。田單急起持之。謂人曰：吾夢中所見神人卽是此也。乃爲小卒易衣冠。置之幕中。上坐。北面而師事之。小卒曰：臣實無能。田單曰：子勿言。因號爲神師。每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謂城中人曰：神師有令。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當得祖宗陰力相助。城中人從其教。飛鳥見庭中祭品。悉翔舞下食。如此早暮二次。燕軍望見。以爲怪異。聞有神君下教。因相與傳說。謂齊得天助。不可敵。敵之違天。皆無戰心。單復使人揚樂毅之短。曰：昌國君太慈。得齊人不殺。故城中不怕。若劓其鼻而置之前行。卽墨人苦死矣。騎劫信之。將降卒盡劓其鼻。城中人見降者劓鼻。大懼。相戒堅守。惟恐爲燕人所得。田單又揚言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倘被燕人發掘。奈何。騎劫又使兵卒盡掘城外墳墓。燒死人暴骸骨。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食燕人之肉。相率來軍門。請出一

戰以報祖宗之仇。田單知士卒可用，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藏匿於民間。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遣使送款於燕軍，言城中食盡，將以某日出降。騎劫謂諸將曰：「我比樂毅何如？」諸將皆曰：「勝毅多倍。」軍中悉踴躍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間金得千鎰，使富家私遺燕將，囑以城下之日，求保全家。小燕將大喜，受其金，各付小旗，使插於門上，以爲記認。全不準備，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餘頭，製爲絳繒之衣，畫以五色龍文，披於牛體。將利刃束於牛角，又將麻葦灌上膏油，束於牛尾。拖後如巨帚，於約降前一日，安排停當。衆人皆不解其意。田單推牛具酒，候至日落黃昏，召五千壯卒飽食，以五色塗面，各執利器，跟隨牛後，使百姓鑿城爲穴。凡數十處，驅牛從穴中出，用火燒其尾，帶火漸漸迫牛尾，牛怒，直奔燕營。五千壯卒銜枚隨之。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方夜，皆安寢。忽聞馳驟之聲，從夢中驚起，那帚炬千餘，光明照耀，如同白日。望之皆龍文五采，突奔前來，角刀所觸，無不死傷。軍中擾亂，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大刀闊斧，逢人便砍，雖只五千個人，慌亂之中，恰像幾萬一般。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都嚇軟了。那個還敢相持，眞個人人逃竄，個個奔忙，自相蹂踏，死者不計其數。騎劫乘車落荒而走，正遇田單一戟刺死。燕軍大敗。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火牛奇計古今無，畢竟機乘騎劫愚。假使金臺不易將，燕齊勝負竟何如。

田單整頓隊伍，乘勢追逐，戰無不克。所遇城邑，聞齊兵得勝，燕將已死，盡皆叛燕而歸齊。田單兵勢日盛，掠地直逼河上，抵齊北界。燕所下七十餘城，復歸於齊。衆軍將以田單功大，欲奉爲王。田單曰：「太子法章自在莒州，吾疎族，安敢自立。於是迎法章於莒。王孫賈爲法章御車，至於臨淄，收葬。王擇日告廟，聽朝。襄王謂田單曰：「齊危而復安，亡而後存，皆叔父之功也。叔父知名，始於安平，今封叔父爲平安君。食邑萬戶。王孫賈拜爵亞卿，迎太史女爲后，是爲君王后。那時太史敦方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怒曰：「汝不取媒而自嫁，非吾種也。終身誓不復相見。」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皆不受。惟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未嘗缺禮。此是後話。時孟嘗君在魏，讓相印於公子無忌。魏封無忌爲信陵君。孟嘗君退。

居於薛比於諸侯與平原君信陵君相善齊襄王畏之復遣使迎爲相國孟嘗君不就於是與之連和通好孟嘗君往來於齊魏之間其後孟嘗君死無子諸公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分其地再說燕惠王自騎劫兵敗方知樂毅之賢悔之無及使人遣毅書謝過欲招毅還國毅答書不肯歸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毅從弟樂乘爲將軍並貴重之毅遂合燕趙之好往來其間二國皆以毅爲客卿毅終於趙時廉頗爲趙大將有勇善用兵諸侯皆憚之秦兵屢侵趙境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不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國

卻說趙惠文王寵用一個內侍姓繆名賢官拜宦者令頗干預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繆賢愛其玉色光潤無比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驚曰此真和氏之璧也楚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疑張儀偷盜捶之幾死張儀以此入秦後昭陽懸千金之賞購求此璧盜者不敢出獻竟不可得今日無意中落於君手此乃無價之寶須什襲珍藏不可輕示於人也繆賢曰雖然良玉何以遂爲無價玉工曰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能卻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之座間冬月則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有此數般奇異他玉不及所以爲至寶繆賢試之果然乃製爲寶櫃藏於內笥早有人報知趙王言繆中侍得和氏璧趙王問繆賢取之賢愛璧不即獻趙王怒因出獵之便突入賢家搜其室得寶櫃收之以去繆賢恐趙王治罪諫之欲出走其舍人藺相如牽衣問曰君今何往賢曰吾將奔燕相如曰君何以受知於燕王而輕身往投也繆賢曰吾昔年嘗從大王與燕王相會於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願與君結交以此相知故欲往相如諫曰君諛矣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得寵於趙王故燕王欲與君結交非厚君也因君以厚於趙王也今君得罪於王亡命走燕燕長趙王之討必將束縛君以媚於趙王君其危矣繆賢曰然則何如相如曰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若肉袒負斧鑕叩首請罪王必赦君繆賢從其計趙王果赦賢不誅賢重相如之智以爲上客再說玉工偶至秦國秦昭襄王使文治玉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今歸於趙秦王問此璧有甚好處玉工如前誇獎秦王想慕之甚思欲一見其璧時昭襄王之母屬魏冉爲丞相進曰王欲見和璧何不以西陽十五城易

之。秦王訝曰：十五城，寡人所惜也。奈何易一璧哉？魏冉曰：趙之畏秦久矣，大王若以城易璧，趙不敢不以璧來。來則留之，是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實也。王何患失城乎？秦王大喜，即爲書致趙王，命客卿胡傷爲使，書略曰：

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未得一見。聞君王得之，寡人不敢輕請，願以西陽十五城奉酬。惟君王許之。

趙王得書，召大臣廉頗等商議，欲予秦，恐其見欺；璧去城不可得，欲勿予，又恐觸秦之怒。諸大臣或言不宜與，或言宜與，紛紛不決。李克曰：遣一智勇之士，懷璧以往，得城則授璧於秦，不得城仍以璧歸趙，方爲兩全。趙王目視廉頗，頗俛首不語。宦者令繆賢進曰：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且有智謀。若求使秦，無過此人。趙王即命繆賢召藺相如。至相如拜謁已畢，趙王問曰：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先生以爲可許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趙王曰：倘璧去城不可得，如何？相如對曰：秦以十五城易璧，價厚矣。如是而趙不許璧，其曲在趙。趙不待入城而即獻璧，禮恭矣。如是而秦不予城，其曲在秦。趙王曰：寡人欲求一人使秦，先生能爲寡人一行乎？相如曰：大王必無其人，臣願奉璧以往。若城入於趙，臣當以璧留秦，不然，臣請完璧歸趙。趙王大喜，即拜相如爲大夫，以璧授之。相如奉璧西入咸陽。秦昭襄王聞璧至，大喜，坐章臺之上，大集羣臣，宣相如入見。相如留下寶櫃，只用錦袱包裹，兩手奉璧，再拜秦王。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但見純白無瑕，寶光閃爍，雕鏤之處，天成無跡，真希世之珍矣。秦王飽看了一回，嘖嘖嘆息。因付左右羣臣，遞相傳示。羣臣看畢，皆羅拜稱萬歲。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傳與後宮美人玩之。良久，送出，仍歸秦王案上。藺相如從傍伺候良久，並不見說起償城之話。相如心生一計，乃前奏曰：此璧有微瑕，臣請爲大王指之。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相如得璧在手，連退數步，靠在殿柱之上，睜開雙目，怒氣勃不可遏。謂秦王曰：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大王欲得璧，發書至趙，寡君悉召羣臣計議。羣臣皆曰：秦自負其強，以立言求璧，恐璧往城不可得，不如勿許。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萬乘之君乎？奈何以不肖之心待人，而得罪於大王？於是寡君乃齋戒五日，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廷，敬之至也。今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坐而受璧，左右傳觀，復使後宮美人玩弄，褻瀆殊甚。以此知大王無償城之意矣。臣所以復取璧也。大王必欲迫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寧死不使秦得璧。於是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

惜璧恐其碎之乃謝曰大夫無然寡人豈敢失信於趙卽召百官取地圖來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共十五城予趙相如心中暗想此乃秦王欲誑取非真情乃謂秦王曰寡君不敢愛希世之寶以得罪於大王故臨遣臣時齋戒五日遍召羣臣拜而遣之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陳設車輅文物具左右威儀臣乃敢上璧秦王曰諾乃命齋戒五日送相如於公館安歇相如抱璧至館又想到我曾在趙王面前誇口秦若不償城願完璧歸趙今秦王雖然齋戒倘得璧之後仍不償城何面目回見趙王乃命從者穿粗褐衣裝作貧人模樣將布袋纏璧於腰從徑路竊走附奏於趙王曰臣恐欺趙無意償城謹遣從者歸璧大王臣待罪於秦死不辱命趙王曰相如果不負所言矣再說秦王假說齋戒實未必然過五日升殿陳設禮物令諸侯使者皆會共觀受璧欲以誇示列國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藺相如從容徐步而入謁見已畢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問曰寡人已齋戒五日敬受和璧今使者不持璧來何故相如奏曰秦自穆公以來共二十餘君皆以詐術用事遠則杞子欺鄭益明欺晉近則商鞅欺魏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以負寡人已令從者懷璧從間道還趙矣臣當死罪秦王怒曰使者謂寡人不敬故寡人齋戒受璧使者以璧歸趙是明欺寡人也叱左右前縛相如相如面不改色奏曰大王請息怒臣有一言今日之勢秦強趙弱但有秦負趙之事決無趙負秦之理大王真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予趙遣一介之使同臣往趙取璧趙豈敢得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以得罪於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之罪罪當萬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還請就鼎鑊之烹今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誅趙使曲直有所在矣秦王與羣臣面面相覷不能吐一語諸侯使者傍觀皆爲相如危懼左右欲牽相如去秦王喝住謂羣臣曰卽殺相如璧未可得徒負不義之名絕秦趙之好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鬻翁讀史至此論秦人攻城取邑列國無可奈何一璧何足爲重相如之意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便小覷了趙國將來難以立國倘索地索賈不可復拒故於此顯個力量使秦王知趙國之有人也藺相如旣歸趙王以爲賢拜上大夫其後秦竟不予趙城趙亦不與秦璧秦王心中終不釋然於趙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外鴈池之地共爲好會趙王曰秦以會欺楚懷王錮之咸陽至今楚人傷心未已今又來約寡人爲會得無以懷王相待乎廉頗與藺相如計議曰王若不行示秦以弱

乃共奏曰。臣相如願保駕前往。廉頗願輔太子居守。趙王喜曰。相如且能完璧。況寡人乎。平原君趙勝奏曰。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爲楚所劫。魯君與齊會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今保駕雖有相如。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以防不虞。再用大軍離三十里屯札。方保萬全。趙王曰。五千銳卒。何人爲將。趙勝對曰。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真將才也。趙王曰。何以見之。趙勝對曰。李牧爲田部吏。取租稅。臣家過期不納。牧以法治之。殺臣司事者九人。臣怒責之。牧謂臣曰。國之所恃者法也。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趙且不保其國。君安得保其家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法立而國強。長保富貴。豈不善耶。此其論慮非常。臣是以知其可將也。趙王卽用李牧爲中軍大夫。使其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廉頗直趨至境上。謂趙王曰。王入虎狼之秦。其事誠不測。今與王約。度往來道路。與夫會遇之禮畢。爲期不過三十日耳。若過期不歸。臣請如楚國故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人之望。趙王許諾。遂至瀨池。秦王亦到。各歸館驛。至期。兩王以禮相見。置酒爲歡。飲至半酣。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瑟在此。請趙王奏之。趙王面赤。然不敢辭。秦侍者將寶瑟進於趙王之前。趙王爲奏湘靈一曲。秦王稱善不已。鼓畢。秦王曰。寡人嘗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君王真得家傳矣。乃顧左右召御史。使載其事。秦御史秉筆取簡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於瀨池。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臣謹奉盆缶。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秦王怒。色變不應。相如卽取咸酒瓦器。跪請於秦王之前。秦王不肯擊。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曰。相如無禮。欲前執之。相如目張叱之。鬚髮皆張。左右大駭。不覺倒退數步。秦王意不悅。爲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相如方起。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瀨池。令秦王擊缶。秦諸臣意不平。當筵而立。請於趙王曰。今日趙王惠顧。請王割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尚往來。趙旣進十五城於秦。秦不可不報。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曰。吾兩君爲好。諸君不必多言。乃命左右更進酒。獻酬假意盡歡。而罷。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秦王曰。諜者言趙設備甚密。萬一其事不濟。爲天下笑。乃益敬重趙王。約爲兄弟。永不侵伐。使太子安國君之子名異人者。爲質於趙。羣臣皆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笑曰。趙方強。未可圖也。不送質。則趙不

相信。趙信我。其好益堅。我乃得專事於韓矣。羣臣乃服。趙王辭秦王而歸。恰三十日。趙王曰。寡人得藺相如。身安於秦。山國重於九鼎。相如功最大。羣臣莫及。乃拜爲上相。班在廉頗之右。廉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微勞。位居吾上。且彼乃宦者舍人。出身微賤。吾豈甘爲之下乎。今見相如。必擊殺之。相如聞廉頗之言。每遇公朝。託病不往。不肯與廉頗會。舍人俱以相如爲怯。竊議之。偶一日。藺相如出外。廉頗亦出。相如望見廉頗。頗導。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中去。俟廉頗車過。方出。舍人等益忿。約同見相如。諫曰。臣等拋井里。棄親戚。來君之門下者。以君爲一時之丈夫。故相慕悅而從之。今君與廉將軍同列。班況在右。廉君口出惡言。君不能報。避之於朝。又避之於車。何畏之甚也。臣等竊爲君羞。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諸君自不察耳。舍人等曰。臣等淺近。無知。乞君明言其故。相如曰。諸君視廉將軍。孰若秦王。諸舍人皆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鷙。獨畏一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秦人聞之。必乘間而侵趙。吾所以強顏引避者。國計爲重。而私讎爲輕也。舍人等乃嘆服。未幾。藺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一日在酒肆中。不期而遇。兩下爭坐。藺氏舍人曰。吾主君以國家之故。讓廉將軍。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讓廉氏客。於是廉氏益驕。河東人虞卿遊趙。聞藺氏舍人述相如之語。乃說趙王曰。王今日之重臣。非藺相如。廉頗乎。王曰。然。虞卿曰。臣聞前代之臣。師師濟濟。同寅協恭。以治其國。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而使自相水火。非社稷之福也。夫藺氏愈益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廉氏愈益驕。而藺氏不敢折其氣。在朝則有事不共議。爲將則有急不相恤。臣竊爲大王憂之。臣請合廉藺之交。以爲大王輔。趙王曰。善。虞卿往見廉頗。先頌其功。廉頗大喜。虞卿曰。論功則無如將軍矣。論量則還推藺君。廉頗勃然曰。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何量之有哉。虞卿曰。藺君非懦士也。其所見者大。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且曰。將軍不欲託身於趙。則已。若欲託身於趙。而兩大臣一讓一爭。恐威名之歸不在將軍矣。廉頗大慚曰。微先生之言。吾不聞過。吾不及藺君遠矣。因使虞卿先道意於相如。頗肉袒負荊。自造於藺氏之門。謝曰。鄙人志量淺狹。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死不足贖罪矣。因長跪庭中。相如趨出。引起曰。吾二人比肩事主。爲社稷。臣將軍能見諒。已幸甚。

何煩謝爲廉頗曰鄙性麤暴蒙君見容慚愧無地因相持泣下相如亦泣頗廉曰從今願結爲生死之交雖劓頭不變頗先下拜相如答拜因置酒筵款待極歡而罷後世稱劓頭之交正謂此也無名子有詩云

引車趨避量誠洪肉袒將軍志亦雄今日紛紛競門戶誰將國計置胸中

趙王賜虞卿黃金百鎰拜爲上卿是時秦大將軍白起擊破楚軍收郢都置南郡楚頃襄王敗走東保於陳大將魏冉復攻取黔中置黔中郡楚益衰削乃使太傅黃歇侍太子熊完入質於秦以求和白起等復攻魏至於大梁梁遣大將暴鳶迎戰敗績斬首四萬魏獻三城以和秦封白起爲武安君未幾客卿胡傷復攻魏敗魏將芒卯取南陽置南陽郡秦王以賜魏冉號爲穰侯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圍閼與韓釐王使求救於趙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韓可與救否藺相如廉頗樂乘皆言閼與道險且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乃選軍五萬使奢帥之救韓出邯鄲東門然無言趙王獨問之奢對曰道險且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乃選軍五萬使奢帥之救韓出邯鄲東門三十里傳令立壁壘下寨安插已定又出令曰有言及軍事者斬閉營高臥軍中寂然秦軍鼓噪勒兵聲如震霆閼與城中屋瓦皆爲振動軍吏一人來報秦兵如此恁般趙奢以爲犯令立斬之以徇留二十八日不行日使人增壘濬溝爲自固計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不見其來再使諜人探聽報云趙果有救兵乃大將趙奢也出邯鄲城三十里即立壘下寨不進胡傷未信便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謂趙奢曰秦攻閼與且暮且下矣將軍能戰即速來趙奢曰寡君以鄰邦告急遣某爲備某何敢與秦戰乎因具酒食厚款之使周視壁壘秦使者還報胡傷大喜曰趙兵去國纔三十里而堅壁不進乃增壘自固已無戰情閼與必爲吾有矣遂不爲禦趙之備一意攻韓趙奢旣遣秦使約三日度其可至秦軍遂出令選騎兵善射慣戰者萬人爲前鋒大軍在後銜枚卷甲晝夜兼行一日一夜及韓境去閼與城十五里復立軍壘胡傷大怒留兵一半圍城悉起老營之衆前來迎敵趙管軍士許歷書一簡上寫請諫二字跪於營前趙奢異之命刊去前令召入曰汝欲何言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卒至此其來氣盛元帥必厚集其陣以防沖突不然必敗趙奢曰諾即傳令列陣以待許歷又曰兵法得地利者勝閼與形勢惟北山最高而秦將不知據守留此以待元

帥也。宜速據之。趙奢又曰。諾。卽命許歷引軍萬人屯據北山嶺上。凡秦兵行動一望而知。胡傷兵到便來爭山。山勢崎嶇。秦兵膽大的有幾個。上前都被趙軍飛石擊傷。胡傷咆哮大怒。指揮軍將四下尋路。忽聞鼓聲大振。趙奢引軍殺到。胡傷命分兵拒敵。趙奢將射手萬人分爲二隊。左右各五千人。向秦軍亂射。許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喊聲如雷。前後夾攻。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沒處躲閃。大敗而奔。胡傷馬蹶墜下。幾爲趙兵所獲。卻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抵死救出。趙奢追至五十里。秦軍屯札不住。只得望西逃奔。遂解閱與之圍。韓釐王親自勞軍。致書稱謝。趙王趙王封奢爲馬服君。位與蘭相如。廉頗相並。趙奢薦許歷之才。以爲國尉。趙奢子趙括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略之書。一覽而盡。嘗與父奢論兵。指天畫地。目中無人。雖奢亦不能難也。其母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將門出將矣。奢蹶然不悅曰。括不可爲將。趙不用括。乃社稷之福耳。母曰。括盡讀父書。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君曰。不可爲將。何故。奢曰。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夫兵者。死地戰。就兢博諮於衆。猶懼有遺慮。而括易言之。若得兵權。必果於自用。忠謀善策。無絲而入。其敗必矣。母以奢之語告括。括曰。父年老而怯。宜有是言也。後二歲。趙奢病篤。謂括曰。兵凶戰危。古人所戒。汝父爲將數年。今日方免敗衄之辱。死亦瞑目。汝非將才。切不可妄居其位。自壞家門。又囑括母曰。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汝必述吾遺言辭之。喪師辱國。非職事也。言訖而終。趙王念奢之功。以括嗣馬服君之職。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話說大梁人范雎字叔。有談天說地之能。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魏王。因家貧不能自通。乃先投於中大夫須賈門下。用爲舍人。當初齊魯王無道。樂毅糾合四國一同伐齊。魏亦遣兵助燕。及田單破燕復齊。齊襄王法章卽位。魏王恐其報復。同相國魏齊計議。使須賈至齊修好。賈使范雎從行。齊襄王問於須賈曰。昔我先王與魏同兵伐宋。擊氣相投。及燕人殘滅齊國。魏實與焉。寡人念先王之仇。切齒痛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爲信。須賈不能對。范雎從旁代答曰。大王之言差矣。先寡君之從於伐宋。以奉命也。本約三分宋國。上圖背約。盡收其地。反加侵虐。

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暱就燕人。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敝邑。然敝邑不爲己甚。不敢從燕於臨淄。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今大王英武蓋世。報仇雪恥。光啓前日之緒。寡君以爲桓威之烈。必當再振。可以上蓋。滑王之愆。垂休無窮。故遣下臣買來修舊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滑王之覆轍。又見於今矣。齊襄王愕然起。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卽問須賈。此位何人。須賈曰。臣之舍人范雎也。齊王顧盼良久。乃送須賈於公館。厚其廩餼。使人陰說范雎曰。寡君慕先生大才。欲留先生於齊。當以客卿相處。萬望勿棄。范雎辭曰。臣與使者同出。而不與同入。不信無義。何以爲人。齊王益愛重之。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范雎固辭不受。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堅不肯去。雎不得已。乃受牛酒。而還其金。使者嘆息而去。早有人報知須賈。須賈召范雎問曰。齊使者爲何而來。范雎曰。齊王以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臣不敢受。再四相強。臣止留其牛酒。須賈曰。所以賜于者何。故范雎曰。臣不知。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故敬大夫以及臣耳。須賈曰。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必子與齊有私也。范雎曰。齊王先會遣使。欲留臣爲客卿。臣峻拒之。臣以信義自失。豈敢有私哉。然買疑心益甚。使事旣畢。須賈同范雎還魏。買遂言於魏王曰。齊王欲留舍人范雎爲客卿。又賜以黃金牛酒。疑以國中陰事告齊。故有此賜也。魏齊大怒。乃會賓客。使人擒范雎。卽席訊之。雎至。伏於階下。魏齊厲聲問曰。汝以陰事告齊乎。范雎曰。怎敢。魏齊曰。汝若無私於齊。齊王安用留汝。雎曰。留果有之。雎不從也。魏齊曰。然則黃金牛酒之賜。汝何受之。雎曰。使者十分相強。雎恐拂齊王之意。勉受牛酒。其黃金十斤。實不曾收。魏齊咆哮大喝曰。賣國賊。還要多言。卽牛酒之賜。亦豈無因。呼獄卒縛之。決脊一百。使招承通變之語。范雎曰。臣實無私。有何招。魏齊益怒。曰。爲我答殺此奴。勿留禍種。獄卒鞭答亂下。將牙齒打折。雎血流被面。痛極難忍。號呼稱冤。賓客見相國威怒之下。莫敢止勸。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一面教獄卒加力。自辰至未。打得范雎遍體皆傷。血肉委地。刮喇一聲。脊骨亦斷。雎大叫失聲。悶絕而死。詩曰。

可憐信義忠良士。翻作溝渠枉死人。傳語上官須仔細。莫將屈棒打平民。

潛淵居士又有詩云。

張儀何曾盜楚璧。范叔何曾賣齊國。疑心感氣總難平。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報曰。范雎氣絕矣。魏齊親自下視。見范雎斷脅折齒。身無完膚。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齊指罵曰。賣國賊死得好。好教後人看樣命獄卒以葦薄卷其屍。置之坑廁間。使賓客便溺其上。勿容他爲乾淨之鬼。看看天晚。范雎命不該絕。死而復蘇。從葦薄中張目偷看。只有一卒在傍看守。范雎微嘆一聲。守卒聞之。慌忙來看。范雎謂曰。吾傷重至此。雖暫醒。決無生理。汝能使我死於家中。以便殮殮。家有黃金數兩。盡以相謝。守卒貪其利。謂曰。汝仍作死狀。吾當入稟。魏齊與賓客皆大醉。守卒稟曰。廁間死人。腥臭甚合。當發出。賓客皆曰。范雎雖然有罪。相國處之亦已足矣。魏齊曰。可出之於郊外。使野鷲飽其餘肉也。言罷。賓客皆散。魏齊亦回內宅。守卒捱至黃昏。人靜。乃私負范雎至其家。雎妻小相見。痛苦自不必說。范雎命取黃金相謝。又卸葦薄。付與守卒。使棄野外。以掩人之目。守卒去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縛裹傷處。以酒食進之。范雎徐謂其妻曰。魏齊恨我甚。雖知吾死。尙有疑心。我之出廁。乘其醉耳。明日復求吾屍。不得已。及吾家。吾不得生矣。吾有八拜兄弟。鄭安平在西門之陋巷。汝可乘夜送我至彼。不可洩漏。俟月餘。吾創愈。當逃命於四方也。我去後。家中可發哀。如吾死一般。以絕其疑。妻依其言。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鄭安平即時至雎家。看視與其家人同攜負以去。次日。魏齊果然疑心。范雎恐其得甦。使人視其屍所在。守卒回報。棄野外無人之處。今惟葦薄在。想爲犬豕銜去矣。魏齊復使人瞞其家。舉哀帶孝。方始坦然。再說范雎在鄭安平家。敷藥將息。漸漸平復。安平乃與雎共匿於具茨山。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山中人無知爲范雎者。過半歲。秦謁者王稽奉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國。居於公館。鄭安平詐爲驛卒。伏侍王稽。應對敏捷。王稽愛之。因私問曰。汝知國有賢人。未出仕者乎。安平曰。賢人未容易言也。向有一范雎者。其人智謀之士。相國筆之至死。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我秦國。不得展其大才。安平曰。今臣里中有張祿先生。其才智不亞於范雎。君欲見其人否。王稽曰。既有此人。何不請來相會。安平曰。其人有仇家在國中。不敢晝行。若無此仇。久已仕魏。不待今日矣。王稽曰。夜至不妨。吾當候之。鄭安平乃使張祿亦扮做驛卒模樣。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勢。范雎指陳了了。如在目前。王稽喜曰。吾知先生非常人。能與我西游於秦否。范雎曰。臣祿

有仇於魏不能安居若能挈行實乃至願王稽屈指曰度吾使事畢更須五日先生至期可待我於三亭岡無人之處當相載也過五日王稽辭別魏王羣臣餞送於郊外事畢俱別王稽驅車至三亭岡上忽見林中二人趨出乃張祿鄭安平也王稽大喜如獲奇珍與張祿同車共載一路飲食安息必相與共談論投機甚相親愛不一日已入秦界至湖關望見對面塵頭起處一羣車騎自西而來范雎問曰來者誰人王稽認得前驅曰此丞相穰侯東行郡邑耳原來穰侯名魏冉乃是宣太后之弟宣太后弟楚女乃昭襄王之母昭襄王即位時年幼未冠宣太后臨朝決政用其弟魏冉爲丞相封穰侯次弟芈戎亦封華陽君並專國事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其弟公子慳爲涇陽君公子市爲高陵君欲以分芈氏之權國中謂之四貴然總不及丞相之尊也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巡察官吏省視城池較閱車馬撫循百姓此是舊規今日穰侯東巡前導威儀王稽如何不認得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妬賢嫉能惡納諸侯賓客恐其見辱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須臾穰侯至上稽下車迎謁穰侯亦下車相見勞之曰謁君國事勞苦遂共立於車前各敍寒溫穰侯曰關東近有何事王稽乃鞠躬對曰無有穰侯目視車中曰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取富貴全無實用王稽又對曰不敢穰侯既別去范雎從車箱中出便欲下車趨走王稽曰丞相已去先生可同載矣范雎曰臣潛窺穰侯之貌眼多白而視邪其人性疑而見事遲向者目視車中固已疑之一時未卽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復來不若避之爲安耳遂呼鄭安平同走王稽車仗在後約行十里之程背後馬聲響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趕著王稽車仗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帶有遊客故遣復行查看大夫勿怪因逼索車中并無外國之人方纔轉身王稽嘆曰張先生眞智士吾不及也乃命催車前進再行五六里遇著了張祿鄭安平二人邀使登車一同竟入咸陽韓翁有詩詠范雎去魏之事云

料事前知妙若神一時智術少儔倫信陵空養三千客卻放高賢遁入秦

王稽朝見秦昭襄王復命已畢因進曰魏有張祿先生智謀出衆天下奇才也與臣言秦國之勢危於累卵彼有策能安之然非面對不可臣故載與俱來秦王曰諸侯客好爲大言往往如此姑使就客舍乃館於下舍以需召問踰年不

召忽一日。范雎出行市上。見穰侯方徵兵出征。范雎私問曰。丞相徵兵出征。將伐何國。有一老者對曰。欲伐齊。綱壽也。范雎曰。齊兵曾犯境乎。老者曰。未曾。范雎曰。秦與齊東西懸絕。中間隔有韓魏。且齊不犯秦。秦奈何涉遠而伐之。老者引范雎至僻處。言曰。伐齊非秦王之意。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而綱壽近於陶。故丞相欲使武安君爲將伐而取之。以自廣其封耳。范雎回舍。遂吐書於秦王。略曰。

羈旅臣張祿。死罪死罪。秦聞秦王殿下。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賞。有能者官。勞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故無能者不敢濫職。而有能者亦不得遺棄。今臣待命於下舍。一年於茲矣。如以臣爲有用。願借寸陰之暇。悉臣之說。如以臣爲無用。留臣何爲。夫言之在臣。聽之在君。臣言而不當。請伏斧鑕之誅。未晚。毋以輕臣。故并輕舉臣之人也。

秦王已忘張祿。及見其書。卽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秦王猶未至。范雎先到。望見秦王車騎方來。佯爲不知。故意趨入永巷。宦者前行逐之。曰。王來。范雎謬言曰。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安得有王。前行不顧。正爭囂間。秦王隨後至。問宦者何爲。與客爭論。宦者述范雎之語。秦王亦不怒。遂迎之於內宮。待以上客之禮。范雎遜讓。秦王屏去左右。長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少頃。秦王又跪請如前。范雎又曰。唯唯。如此三次。秦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范雎對曰。非敢然也。昔者呂尚釣於渭濱。及遇文王。一言而拜爲尚父。卒用其謀。滅商而有天下。箕子比干。身爲貴戚。盡言極諫。商紂不聽。或奴或誅。商遂以亡。此無他。信與不信之異也。呂尚雖疏。而見信於文王。故王業歸於周。而尚亦享有侯封。傳之世。箕子比干。雖親。而不見信於紂。故身不免死辱。而無救於國。今臣羈旅之臣。居至疏之地。而所欲言者。皆與亡大計。或關係人骨肉之間。不深言。則無救於秦。欲深言。則箕子比干之禍。隨於後。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秦王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慕先生大才。故屏去左右。專意聽教。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秦王這句話。因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秦止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之語。心下疑惑。實落的要請教一番。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萬一語不投機。便絕了後來進言之路。況且左右竊聽者多。恐其傳說。禍且不測。故且將外邊事情。略說一番。以爲引火之煤。乃對曰。大王以盡言命臣。

臣之願也。遂下拜。秦王亦答拜。然後就坐。開言曰：「秦地之險，天下莫及其甲兵之強，天下亦莫敵。然兼并之謀不就，伯王之業不成，豈非秦之大臣計有所失乎？」秦王側席問曰：「請言失計何在？」范雎曰：「臣聞穰侯將越韓魏而攻齊，其計左矣。齊去秦甚遠，有韓魏以間之。王少出師，則不足以害齊；若多出師，則先爲秦害。昔魏越趙而伐中山，卽克其地，旋爲趙有。何者？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今伐齊而不克，爲秦大辱。卽伐齊而克，徒以資韓魏於秦，何利焉？爲大王計，莫如遠交而近攻，遠交以離人之歡，近攻以廣我之地。自近而遠，如蠶食葉，天下不難盡矣。」秦王曰：「遠交近攻之道，何如？」范雎曰：「遠交莫如齊，楚近攻莫如韓魏。旣得韓魏，齊楚能獨存乎？秦王鼓掌稱善。卽拜范雎爲客卿，號爲張卿。用其計，東伐韓魏，止白起伐齊之師不行。魏冉與白起一相，用事日久，見張祿驟然得寵，俱有不悅之意。惟秦王深信之，寵遇日隆。每中夜獨召計事，無說不行。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請間盡屏左右，進說曰：「臣蒙大王過聽，引與共事。臣雖粉骨碎身，無以爲酬。雖然，臣有安秦之計，尚未敢盡效於王也。」秦王跪問曰：「寡人以國授於先生，先生有安秦之計，不以此時辱教，尙何待乎？」范雎曰：「臣前居山東時，聞齊但有孟嘗君，不聞有齊王。聞秦但有太后，不聞有齊王。聞秦但有太后，不聞有齊王。夫制國之謂王，生殺予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后恃國母之尊，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穰侯獨相秦國，華陽輔之，涇陽高陵各立門戶，生殺自由，私家之富十倍於公。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不亦危乎？昔崔杼擅齊，卒弑莊公。李兌擅趙，終戕主父。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見王之獨立於朝，非一日矣。恐千秋萬歲而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之，不覺毛骨悚然，再拜謝曰：「先生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深恨聞之不早。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卽使就國。穰侯取牛車於有司，徙其家財千有餘乘，奇珍異寶不計其數，皆秦內庫所未有者。明日，秦王復逐華陽高陵涇陽君於關外，安置太后於深宮，不許與聞政事。遂以范雎爲丞相，封以應城，號爲應侯。秦人皆謂張祿爲丞相，無人知爲范雎。惟鄭安平知之，唯戒以勿得洩漏。安平亦不敢言。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是時魏昭王已薨，子安釐王卽位。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欲伐魏國，急集羣臣計議。信陵君無忌曰：「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今無故興師，明欺我不能相持也。」

宜嚴兵固圍以待之。相國魏齊曰：不然。秦強魏弱，戰必無幸。聞丞相張祿，乃魏人也，豈無香火之情哉？倘遣使齎厚幣，先通張相，後謁秦王，許以納質，請和可保萬全。安釐王初卽位，未經戰伐，乃用魏齊之策，使中大夫須賈出使於秦。須賈奉命，竟至咸陽，下於館驛。范雎知之，喜曰：須賈至此，乃吾報仇之日矣。遂撤去鮮衣，裝作寒酸落魄之狀，潛出府門，來到館驛，徐步而入，謁見須賈。須賈一見，大驚曰：范叔固無恙乎？吾以汝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將吾屍首擲於郊外，次日方甦，適遇買客過此，聞呻吟聲，憐而救之，苟延一命，不敢回家。因問關來至秦國，不期復見大夫之面於此。須賈曰：范叔豈欲遊說於秦乎？雎曰：昔日得罪魏國，亡命來此，得生爲幸，何敢開口言事。須賈曰：范叔在秦，何以爲生？雎曰：爲傭鋤口耳，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留之同坐，索酒食賜之。時值冬天，范雎衣敝，有戰慄之狀。須賈嘆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命取一綈袍與穿。范雎曰：大夫之衣，某何敢當。須賈曰：故人何必過謙？范雎穿袍，再四稱謝。因問大夫來此何事？須賈曰：今秦相張君方用事，吾欲通之，恨無其人。孺子在秦久，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於張君者？范雎曰：某之主人翁與丞相善，臣嘗隨主人翁至於相府，丞相好談論，反覆之間，主人不給，某每助之一言。丞相以某有口辯，時賜酒食，得親近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須賈曰：既如此，煩爲訂期。范雎曰：丞相事忙，今日適暇，何不卽去？須賈曰：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今馬損足，車軸折，衆能卽行？范雎曰：吾主人翁有之，可假也。范雎歸府，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報須賈曰：車馬已備，某請爲君御。須賈欣然登車，范雎執轡，街市之人，遽見丞相御車而來，咸拱立兩傍，亦或走避。須賈以爲敬已，殊不知其爲范雎也。既至府前，范雎曰：大夫少待於此，某當先入，爲大夫通之。若丞相見許，便可入謁。范雎遂進府門去了。須賈下車，立於門外，候至良久，只聞府中鳴鼓之聲，門上喧傳丞相升堂，屬吏舍人奔走不絕，并不見范雎消息。須賈因問守門者曰：向有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久而不出，子能爲我召之乎？守門者曰：君所言范叔，何時進府？須賈曰：適問爲我御車者是也。門下人曰：御車者乃丞相張君，彼私到驛中訪友，故微服而出，何得言范叔乎？須賈聞言，如夢中忽聞霹靂，心坎中突擊亂跳，曰：吾爲范雎所欺，死期至矣。常言道：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只得脫袍解帶，免冠徒跣，跪於門外，託門下人入報。但言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頓死良久，門內傳丞相召入，須賈愈加

惶悚俛首膝行。從耳門而進。直至階前。連連叩首。口稱死罪。范雎威風凜凜。坐於堂上。問曰。汝知罪麼。須賈俯伏應曰。知罪。范雎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擢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尚猶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吾先人邱墓在魏。吾所以不願仕齊。汝乃以吾有私於齊。妄言於魏。齊之前致觸其怒。汝罪一也。當魏齊發怒。加以笞辱。至於折齒斷脊。汝略不諫止。汝罪二也。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復率賓客而溺我。昔仲尼不爲已甚。汝何太忍乎。汝罪三也。今日至此。本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締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汝宜致感。須賈叩頭稱謝不已。范雎麾之使去。須賈匍匐而出。於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乃魏人。范雎假託來秦。次日。范雎入見秦王。言魏國恐懼遣使乞和。不須用兵。此皆大王威德所致。秦王大喜。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求大王憐恕。方纔敢言。秦王曰。卿有何欺寡人不罪。范雎奏曰。臣實非張祿。乃魏人范雎也。自少孤貧。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舍人。從賈使齊。齊王私魏。臣銀。臣堅卻不受。須賈說於相國魏齊。將臣捶擊至死。幸而復甦。改名張祿。逃奔入秦。蒙大王拔之上位。今須賈奉使而來。臣眞姓名已露。便當仍舊伏望。吾主憐恕。秦王曰。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今須賈既到。便可斬首。以快卿之憤。范雎奏曰。須賈爲公事而來。自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况求和乎。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義。且忍心殺臣者。魏齊不全。關須賈之事。秦王曰。卿先公後私。可謂大忠也。魏齊之仇。寡人當爲卿報之。來使從卿發落。范雎謝恩而退。秦王准了魏國之和。須賈入辭范雎。雎曰。故人至此。不可無一飯之敬。使舍人留須賈於門中。吩咐大排筵席。須賈暗謝天道。慚愧慚愧。難得丞相寬洪大量。如此相待。忒過禮了。范雎退堂。須賈獨坐門房中。有軍牢守著。不敢轉動。自辰至午。漸漸腹中空虛。須賈想道。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今番答席。故人之情。何必過禮。少頃堂上陳設已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遍邀各國使臣。及本府有名賓客。須賈心中想道。此是請來陪我的了。但不知何國何人。少停坐次要斟酌。不好一概僭妄。須賈方在躊躇間。只見各國使人及賓客紛紛而到。逕上堂階。管席者傳板報道。客齊。范雎出堂相見。敘禮已畢。送盞定位。兩廡下鼓樂交作。竟不呼召須賈。須賈那時又飢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惱。胸中煩懣。不可形容。三杯之後。范雎開言。還有一個故人在此。適纔倒忘了。衆客齊起身道。丞相既有貴相知。某等禮合同候。范雎曰。雖則故人不敢與諸公同。

席乃命設一小座於堂下喚魏客到使兩隸徒夾之以坐席上不設酒食但置炒熟料豆兩隸徒手捧而喂之如喂馬一般衆客甚不過意問曰丞相何恨之深也范雎將舊事訴說一遍衆客曰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須買雖然受辱不敢違抗只得將料豆充飢食畢還要叩謝范雎矚目數之曰秦王雖然許和但魏齊之仇不可不報留汝蟻命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送來將我家眷送入秦邦兩國通好不然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嚇得須臾魂不附體啜啜連聲而出不知魏國可會斬魏齊頭來獻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話說須臾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述范雎吩咐之言那送家眷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干礙體面難於啓齒魏王躊躇未決魏齊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趙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魏王乃大飾車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范雎家眷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先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國之事范雎乃奏聞秦王秦王曰趙與秦一向結好淵池會上結爲兄弟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欲以固其好也前秦兵伐韓圍閼與趙遣李牧救韓大敗秦兵寡人向未問罪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丞相之仇即寡人之仇寡人決意伐趙一則報閼與之恨二者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翦爲大將伐趙拔三城是時趙惠文王方薨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聞秦兵深入甚懼時蘭相如病篤告老虞卿代爲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相持不決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奉長安君爲質於齊以求救太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齊湣王之女其年齊襄王新薨太子建卽位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兩太后姑嫂之親親情和睦長安君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質於齊君王后如何不動心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發兵十萬前來救趙秦將王翦言於秦王曰趙多良將又有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况齊救將至不如全師而歸秦王曰不得魏齊寡人何面見應侯乎乃遣使謂平原君曰秦之伐趙爲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齊卽當退兵平原君對曰魏齊不在臣家大夫無聽人言也使者三往平原君終不肯認秦王心中悶悶不悅欲待進兵又恐齊趙合兵勝負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個計策來乃爲書謝趙王略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興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好，往來無間。

趙王亦遣使答書，討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秦師已退，亦歸齊去。趙王回至函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平原君趙勝，拆書看之。略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趙王集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昔孟嘗君入秦，幾乎不返。況彼方疑魏齊在趙，平原君不可往。廉頗曰：『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尚能完歸。秦國秦不欺趙，若不往，反起其疑。』趙王曰：『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不可違也。』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秦王一見，歡若平生。日日設宴相待，盤桓數日。秦王因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敢不從。』因引卮盡之。秦王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范君之仇魏齊，託在君家，君可使人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即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爲友者爲賤時也，富而爲友者爲貧時也。夫魏齊臣之友也，即使真在臣所，臣亦不忍出之。況不在乎？』秦王變色曰：『君必不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館舍，使人遺趙王書略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又不出平原君於關，惟王諒之。

趙王得書大恐，謂羣臣曰：『寡人豈爲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鎮公子，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君賓客多與魏齊有交，乘夜縱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趙王畏秦甚於豺虎，此不可以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又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當與君同往，即解相印爲書以謝。

趙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陵君慷慨丈夫，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門，以刺通。主客者入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驚曰：「此趙之相國，安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於秦始皇末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大略告訴一番，主客者復入言之。信陵君心中畏秦，不欲納魏齊，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在兩難，猶豫不決。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不即出見，大怒而去。信陵君問於賓客曰：「虞卿之爲人，何如？」時侯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取趙王相印，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信陵君大慚，急挽髮加冠，使輿人駕車疾驅郊外，追之。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不見消息，想曰：「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少頃，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秦而卻我，吾當與君間道入楚。」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范叔，一累平原君，再累吾子，又欲子間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我安用生爲？」即引佩劍自刎。虞卿急前擊之，喉已斷矣。虞卿正在悲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不與相見。信陵君見魏齊屍首，撫而哭之，曰：「無忘之過也。」時趙王不得魏齊，又走了相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韓卽魏，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齊自刎，卽奏知魏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君方命殯殮魏齊屍首，意猶不忍，使者曰：「平原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君其安乎？」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槍使，而葬其屍於郊外。髯翁有詩詠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賈，只合捐生謝范雎。殘喘罵人還自累，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既棄相印，感慨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著書自娛，譏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髯翁亦有詩云：

不是窮愁肯著書，千秋高尚記虞令。可憐有用文章手，相印輕拋徇魏齊。

趙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秦王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爲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

含我溺也。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用爲相國，以代虞卿之位。范雎又言於秦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備位卿相，又爲臣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願大王貶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臣死無恨。」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即用王稽爲河東守，鄭安平爲偏將軍，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韓魏，遣使約好於齊楚。范雎謂秦王曰：「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齊國人有能解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君王后命取金鏈在手，即時擊斷其環，謂使者曰：「傳語秦王，老婦已解此環訖矣。」使者還報。范雎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犯也。於是與齊結盟，各無侵害。齊國賴以安息，單說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秦留之十六年，不遣。適秦使者約好於楚，楚使者朱英與俱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楚王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秦，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代立者。楚國非太子有矣。」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太子曰：「善。」黃歇遂造相府說范雎曰：「相君知楚王之病乎？范雎曰：「使者曾言之。」黃歇曰：「楚太子久於秦，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其事秦必謹。相君誠以此時歸之於楚，太子之感相君無窮也。若留之不遣，楚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況楚人戀於太子之不返，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衣而絕萬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范雎首肯曰：「君言是也。」即以黃歇之言告於秦王。秦王曰：「可令太傅黃歇先歸問疾，病果篤，然後來迎太子。」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私與太子計議曰：「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楚幸而來迎，則中秦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爲秦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若何？」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楚使者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也。」臣請獨留以死當之。」太子喜曰：「事若成，楚國當與太傅共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熊完乃微服爲御者，與楚使者朱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黃歇守旅舍，秦王遣歸問病。黃歇曰：「太子適患病，無人守視，俟病稍愈，臣即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久，乃求見秦王，叩首謝罪曰：「臣恐楚王一日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敬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秦王大怒曰：「楚人乃多詐，如此叱左右囚黃歇，將殺之。」丞相范雎諫曰：「殺黃歇不能復還太子，而徒絕楚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楚王

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歇必爲相。楚君臣俱感秦德。其事秦必矣。秦王以爲然。乃厚賜黃歇。遣之歸楚。史臣有詩云。更衣執轡去如飛。險作咸陽一布衣。不是春中有先見。懷王餘涕又重揮。

歇歸三月。而楚頃襄王薨。太子熊完立。是爲考烈王。進太傅黃歇爲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歇曰。淮北地邊齊。請置爲郡。以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吳之地。歇修闔閭故城。以爲都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湖之水。攻破楚門爲昌門。時孟嘗君雖死。而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以養士相尙。黃歇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千人。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趙使者欲誇示楚人。用玳瑁爲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以明珠爲履。趙使大慚。春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鄒魯之地。用賢士荀卿爲蘭陵令。修舉政法。練習兵士。楚國復強。話分兩頭。再說秦昭襄王已結齊楚。乃使大將王齕帥師伐韓。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餉。拔野王城。上黨往來路絕。上黨守臣馮亭與其吏民議曰。秦據野王。則上黨非韓有矣。與其降秦。不如降趙。秦怒。趙得地。必移兵伐趙。趙受兵。必親韓。韓趙同患。可以禦秦。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趙。孝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趙王夜臥。得一夢。夢衣偏褻之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卽飛去。未至於天。而墜。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夢告之。趙禹對曰。偏衣者。合也。乘龍上天。升騰之象。墜地者。得地也。金玉成山者。貨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此夢大吉。趙王喜。復召筮史。敢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龍上天。不至而墜者。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用也。此夢不吉。王其慎之。趙王心惑。趙禹之言。不以筮史爲然。迨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趙王發書觀之。略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不敢違吏民之欲。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於大王。惟大王辱收之。

趙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陽君趙豹諫曰。臣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秦而懷趙。是以來歸。何謂無故。趙豹對曰。秦蠶食韓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相通。自以爲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旦。

爲趙所有。秦豈能甘心哉。秦力其耕。而趙收其獲。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且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而入之於趙者。將嫁禍於趙。以舒韓之困也。王何不察耶。趙王不以爲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萬之衆。而致人國。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失也。趙王曰。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萬戶。號華陵君。仍爲守。其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三千戶。皆世襲稱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爲主守地不能。一不義也。不由主命。擅以地入趙。二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三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面。別選良守。平原君再三撫慰曰。君之心事。勝已知之。君不爲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知故竟不受封。平原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趙者。力不能獨抗秦也。望公子奏聞趙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爲禦。秦計。平原君報趙王。趙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馮亭堅守兩月。趙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趙。時趙王拜廉頗爲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行至長平關。遇馮亭。方知上黨已失。秦兵日近。乃就金門山下。列營築壘。東西各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又分兵二萬。使都尉蓋負蓋同分領之。守東西二鄣城。又使裨將趙茄遠探秦兵。卻說趙茄領軍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里。正遇秦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茄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正在交鋒。秦第二哨張唐兵又到。趙茄心慌。被司馬梗一刀斬之。亂殺趙兵。廉頗聞前哨有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秦戰。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軍中都不解其意。王齕大軍已到。距金門山十里下寨。先分軍攻二鄣城。蓋負蓋同出戰。敗沒。王齕乘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走。奔金門山。大營廉頗納之。秦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勝亦斬。王齕攻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趙營僅五里。挑戰幾次。趙兵終不出。王齕曰。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王陵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瀾。名曰楊谷。秦趙之軍。其取汲於此。瀾趙壘在瀾水之南。而秦壘踞其西。水勢自西而流於東南。若絕斷此瀾。使水不東流。趙人無汲。不過數日。軍必亂。亂而擊之。無不勝矣。王齕以爲善。使軍士將水瀾築斷。至今楊谷名爲絕水。爲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日用不

乏。秦趙相持四個月。王齧不得一戰。無可奈何。遣人入告秦王。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久。知秦軍強。不輕戰。彼以秦兵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老我而乘其隙。若此人不去。趙終未可入也。秦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屏左右言曰。要去廉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般。非費千金不可。秦王大喜。即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間道入邯鄲。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趙將惟馬服君最良。聞其子趙括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能戰俱敗。失亡趙卒三四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即將出降矣。趙王先聞趙括等被殺。連失三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主堅壁之謀。不肯出戰。趙王已疑其怯。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曰。卿能爲我擊秦軍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臣尙費籌畫。如王齧不足道矣。趙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秦軍。先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又南攻楚。拔鄆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又斬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人於河。戰必勝。攻必取。其威名素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敗居半。故尙費籌畫。如王齧新爲秦將。乘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不足當迅掃也。趙王大悅。即拜趙括爲上將。賜黃金彩帛。使持節往代廉頗。復益勁軍二十萬。括閱軍畢。車載金帛。歸見其母。母曰。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爲趙將。汝今日何不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朝中無如括者。母乃上書諫曰。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其母至。親叩其說。母對曰。括父奢爲將。所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受命之日。卽宿於軍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諮於衆。不敢自專。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爲將豈宜如此。括父臨終。嘗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趙兵。妾謹識其言。願王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母曰。王卽不聽妾言。倘兵敗。妾之家請無連坐。趙王許之。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望長平進發。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聽。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趙王已拜爲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秦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遣白起爲上將。王齧副之。傳軍中秘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者。斬。再說趙括至長平。關廉頗驗過符節。卽將軍籍交付趙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將廉頗約束。盡行更改。軍壘合并。

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括又以自己所帶將士易去舊將，嚴諭秦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行追逐。務使秦軍一騎不返。白起既入秦軍，聞趙括更易廉頗之令，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秦軍大敗，奔回。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齕曰：「吾知所以勝之矣。」趙括勝了一陣，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秦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齕批來日決戰。因退軍十里，復營於王齕舊屯之處。趙括喜曰：「秦兵畏我矣。」乃椎牛饗士，傳命來日大戰。定要生擒王齕，與諸侯做個笑話。白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王賁、王陵率萬人列陣，與趙括更迭交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趙兵來攻秦壁，便算一功。再喚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於左近，只等趙人開壁出逐秦軍，即便殺出，要將趙軍截爲二段。又遣大將蒙驁、王翦各率輕騎五千，伺候接應。白起與王齕堅守老營，正是安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再說趙括吩咐軍中，四鼓造飯，五鼓結束。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圓。趙括使先鋒傅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約三十餘合，王賁敗走。傅豹追之，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略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勿追。趙括不聽，追奔十餘里，及於秦壁。王賁、王陵繞營而走，秦壁不開。趙括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使人催取後軍，移營齊進。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沖出，過住不得前來。」趙括大怒曰：「胡傷如此無禮，吾當親往，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驁一軍從剌斜裏殺出，大叫：「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欲戰，蒙驁偏將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王翦一軍又至，趙兵折傷頗衆。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擇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尚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在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長壘，堅壁自守。一面飛奏趙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隊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招趙括投降。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嚇得心膽俱裂，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平，親命

駕來至河內。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路掠取趙人糧草。遏絕救兵。趙括被秦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不能禁止。乃將軍將分爲四隊。傅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吩咐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誰知武安君白起。又預選射手。環趙壘埋伏。凡遇趙壘中出來者。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沖突三四次。俱被射回。又過一月。趙括不勝其憤。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俱穿重鎧。乘坐駿馬。趙括握戟當先。傅豹王容緊幫在後。冒圍突出。王翦蒙驁二將齊上。趙括力戰數合。不能透圍。復身欲歸。長平馬蹶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傅豹王容俱死。蘇射引馮亭共走。馮亭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而亡。蘇射奔脫。往胡地去。訖白起豎起招降旗。趙軍皆棄兵解甲。投拜呼萬歲。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往趙營招撫。營中軍士尙餘二十萬。聞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營中輜重悉爲秦有。白起與王齮計議曰。前秦已拔野王。上黨在掌握中。其吏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先後降者。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倘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將降卒分爲十營。使十將以統之。配以秦軍二十萬。各賜以牛酒。聲言明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隨征聽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發回趙。趙兵大喜。是夜。武安君密傳一令於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凡首無白布者。即係趙人。當盡殺之。秦兵奉令。一齊發作。降卒不會準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門者。又有蒙驁王翦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砍。四十萬軍。一夜俱盡。血流淙淙。有聲。楊谷之水。皆變爲丹。至今號爲丹水。武安君收趙卒頭顱。聚於秦壘之間。謂之頭顱山。因以爲臺。其臺嵬嵬傑起。亦號白起臺。臺下卽楊谷也。後來大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淒然長嘆。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度坑卒亡魂。因名其谷曰省冤谷。此是後話。史臣有詩云。

高臺八尺盡頭顱。何止區區萬骨枯。矢石無情緣鬪勝。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計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齮先前提下降卒。並皆誅戮。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鄲。使宣揚秦國之威。不知趙國存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心中大喜。已後聞趙軍困於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趙軍四十餘萬。盡降於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趙王大驚。羣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弟哭其弟。哭其兄。祖哭其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惟趙括之母不哭。曰：自括爲將時。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趙王以趙母有前言。不加誅。反賜粟帛以慰之。又使人謝廉頗。趙國正在驚惶之際。邊吏又報道秦兵攻下上黨十七城。皆已降秦。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適蘇代客於平原君之所。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平原君言於趙王。趙王大出金幣。資之入秦。蘇代往見應侯范雎。雎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爲而來。蘇代曰：爲君而來。范雎曰：何以教我。蘇代曰：武安君已殺馬服子乎。雎應曰：然。代曰：今日圍邯鄲乎。雎又應曰：然。代曰：武安君用兵如神。身爲秦將。攻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雖伊尹呂望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成帝業。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於商。呂望之於周。君雖素貴。不能不居其下矣。范雎愕然前席曰：然則如何。蘇代曰：君不如許韓趙割地。以和於秦。夫割地以爲君功。而又解武安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於泰山矣。范雎大喜。明日即言於秦王曰：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諭韓趙。使割地以求和。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代之行。使之往說韓趙。韓趙二王懼秦。皆聽代計。韓許割垣雍一城。趙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於秦。秦王初嫌韓止一城太少。使者曰：上黨十七縣。皆韓物也。秦王乃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師之詔。知出於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白起宣言於衆曰：自長平之敗。邯鄲城中一夜十驚。若乘勝往攻。不過一月可拔矣。惜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會。秦王聞之。大悔曰：白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使起爲將。欲使伐趙。白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陵率軍十萬伐趙。圍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士。時時夜縋城往襲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秦王欲使代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

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寧，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痛已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於趙，而復攻之，皆以秦爲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秦王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請，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稱疾。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肯爲將，其志已堅。」秦王怒曰：「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昔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齕也。齕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齕往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王齕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客有與應侯客善者，洩其語，應侯言於秦王，必欲使武安君爲將。武安君遂僞稱病，薦秦王大怒，削武安君爵位，貶爲士伍，遷於陰密，立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吾爲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於是出咸陽西門，至於杜郵，暫歇，以待行李。應侯復言於秦王曰：「白起之行，其心怏怏不服，大有怨言，其託病非真，恐適他國爲秦害。」秦王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裁。使者至杜郵，致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劍在手，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役，趙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彼誠何罪？我死固其宜矣。」乃自刎而死。時秦昭襄王之四十年十一月，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爲之立祠。後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白起殺人太多，故數百年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此，爲將者可不戒哉！秦王旣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將之，往助王齕，必攻下邯鄲方已。趙王聞秦益兵來攻，大懼，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平原君趙勝曰：「魏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楚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不可。吾當親往，於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選來選去，止得一十九人，不足二十之數。平原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於茲矣，得士之難如此哉！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姓毛名遂。』大梁人，客君門下三年矣。平原君笑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於囊中，其穎立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於文武一無所長也。』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使早處囊中，將突然盡露，而出，豈特露穎而已哉？』平原君異其言，乃使湊二十人之數，即日辭了趙王，望陳都進發。旣至，先通春申君黃歇，

素與平原君有交，乃爲之轉通於楚考烈王。平原君黎明入朝，相見禮畢，楚王與平原君坐於殿上，毛遂與十九人俱敘立於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卻秦之事，楚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趙，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王爲從約，長伐秦不克，齊湣王復爲從約，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從爲諱，此事如團沙，未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之議，六國約爲兄弟，盟於洹水，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齊魏受犀首之欺，欲共伐趙，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齊，所以從約漸解。此三國堅守洹水之誓，不受秦欺，秦其奈之何哉？」齊湣王名爲合從，實欲兼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合從之不善哉？」楚王曰：「今日之勢，秦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爲平原君曰：「秦雖強，分制六國則不足，六國雖弱，合制秦則有餘。若各圖自保，不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秦師之且進也。」楚王又曰：「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坑趙卒四十餘萬，合韓趙二國之力不能敵一武安君，今又進逼邯鄲，楚國僻遠，能及於事乎？」平原君曰：「寡君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斲二十餘萬之衆，頓於邯鄲之下，先後年餘，力不損趙之分毫。若救兵一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之安也。」楚王曰：「秦新通好於楚，君欲寡人合從救趙，秦必遷怒於楚，是代趙而受怨矣。」平原君曰：「秦之通好於楚者，欲專事於三晉，三晉旣亡，楚其能獨立哉？」楚王終有畏秦之心，遲疑不決。毛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楚王怒問曰：「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客毛遂。」楚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多言？」叱之使去。毛遂走上幾步，按劍而言曰：「合從乃天下大事，天下人皆得議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色稍舒，問曰：「客有何言？」毛遂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文武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號爲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楚兵，懷王囚死，白起小賢子一戰，再戰鄢郢，盡沒，被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爲羞。大王獨不念乎？今日合從之議，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已決乎？」楚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敵血盤，至跪進於楚王之前，曰：「大王爲從約，長當先敵，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於是從約遂定。毛遂敵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敵於堂下，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楚王旣許，合從即命春申君將八萬人救趙。平原君歸國，嘆曰：「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閱人多矣。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

天下士矣。自是以遂爲上客。正是。

櫓柁空大隨人轉。秤錘雖小壓千斤。利錐不與囊中處。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帥兵十萬救趙。秦王聞諸侯救至，親至邯鄲督戰，使人謂魏王曰：「秦攻邯鄲，日暮且下矣。諸侯有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進。晉鄙乃屯於鄴下。春申君亦卽屯兵於武關。觀望不進。此段事權且放過。話分兩頭，卻說秦王孫異人，自秦趙會涇池之後，爲質於趙。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林，字子儀，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諸姬所出，非適子所寵。楚妃號爲華陽夫人，未有子。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質趙，久不通信。當王翦伐趙，趙王遷怒於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益？徒令秦人藉口，絕他日通和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安置異人於叢臺，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廩祿，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鬱鬱而已。時有陽翟人姓呂，名不韋，父子爲買平日往來各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偶於途中望見異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雖在落寞之中，不失貴介之氣。不韋暗暗稱奇，指問旁人曰：「此何人也？」答曰：「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於趙國。因秦兵屢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費用不給，無異窮人。不韋私嘆曰：此奇貨可居也。」乃歸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爲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曰：如得王扶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熟，因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其來歷。公孫乾以實告。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無他客，既是秦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公孫乾從其命，卽請異人與不韋相見，同席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問異人曰：「秦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夫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及此，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還朝如何？」異人曰：「若如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呂君何言？」不韋曰：「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乾更

不疑惑命酒更酌盡歡而散自此不韋與異人時常相會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俱受異人金帛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於秦先買囑其家左右通話於夫人之姊言王孫異人在趙思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託某轉送這些微儀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遂將金珠一函獻上姊大喜自出堂於簾內見客謂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趙未審還想故土否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對居有事罄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夜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安否不韋曰因秦兵屢次伐趙趙王每每欲將王孫來斬喜得臣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念切姊曰臣民何故保他不韋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元旦朔望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趙人無不知之又且好學重賢交結諸侯賓客徧於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盡行保奏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值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姊命門下客款待不韋酒食遂自入告於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爲王孫真念我心中甚喜夫人姊回復呂不韋因問姊曰夫人有子幾人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宜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百歲之後所立子爲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矣今異人賢孝又自附於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爲適子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姊復述其言於華陽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一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太子怪而問之夫人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諸侯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客口若得此子爲嗣妾身有託太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言又忘之矣太子曰夫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嗣異人四字而中剖之各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趙何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於王也時秦昭襄王方怒趙太子言於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泉君說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厚祿駿馬盈於外廐美女充於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之春秋高矣一旦山陵崩太子嗣位其門下怨君

必甚君之危亡可待也。楊泉君曰：爲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壽百歲，安於泰山。君欲聞否？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而子儀又無適男，今王孫異人賢孝，聞於諸侯，而棄在於趙，日夜引領思歸。君誠請王后言於秦王，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楊泉君下拜曰：謹謝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於王后。王后因爲秦王言之。秦王曰：侯趙人請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不惜千金家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五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一百鎰，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早晚可冀相見，不必憂慮。不韋辭歸，回至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卽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我留下，黃金煩先收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救得我歸國，感恩不淺。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爲號趙姬，善於歌舞，知其懷恨兩月，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爲王。嬴氏之天下，便是呂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注生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令奉勸一盃，勿嫌唐突。卽命二青衣了鬘，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在氍毹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向前爲壽。盃到異人，異人擡頭看時，果然標緻，怎見得：

雲鬢輕挑，蠅翠蛾眉淡掃。春山朱脣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微開笑靨，似襲似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卽來氍毹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游龍，袖如素霓，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魂搖蕩，白中贊嘆不已。趙姬舞畢，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一飲而盡。趙姬

勸酒完了，入內去訖。賓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於坐席之上。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請於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得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未知身價幾何，容當奉納。不韋佯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理？異人踟躕無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愛，實乃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尚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即當奉送。備鋪牀拂席之役。異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必爲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洩漏。趙姬曰：「君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待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即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旣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髻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花燭窮途得意時。盡道王孫能奪國，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約過一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一個混一天下的眞命帝主，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纔產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見那嬰兒，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鱗一搭，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於正月，異日必爲政於天下，遂用趙姬之姓。

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爲秦王，兼并六國，即秦始皇也。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至秦昭襄王五十年，趙政已長成三歲矣。時秦兵圍邯鄲甚急，不韋謂異人曰：「趙王倘復遷怒於殿下，奈何？」不如逃奔秦國，可以自脫。異人曰：「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百斤，以三百斤遍賄南門守城將軍，託言曰：「某舉家自陽翟來，行買於此，不幸秦寇發生，圍城日久，某思鄉甚切，今將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各位，只要做個方便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復以百斤獻於公孫乾，述已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個方便，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落得做個順水人情。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於母家，是日整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聽其飲啖，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混在僕人之中，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去。論來王龔大營在於西門，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不韋原說還鄉，所以只討南門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投秦軍。至天明被秦國遊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秦國王孫，向質於趙，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引至王龔大營。」王龔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即取衣冠與異人更換，設宴款待。王龔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里，乃備車馬轉送入行宮。」秦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日夜思汝，今天遣吾孫脫離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念。」異人辭了秦王，與不韋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說話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辭了秦王，竟至咸陽。先有人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中堂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楚女，殿下既爲之子，須用楚服入見，以表依戀之意。」異人從之。當下改換衣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男久隔親顏，不能侍養，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足穿豹舄，短袍革帶，駭而問曰：「兒在邯鄲，安得效楚人裝束？」異人拜稟曰：「不孝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楚服，以表憶念。」夫人大喜曰：「妾楚人也，當自子之。」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楚。」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以得歸，子

楚將趙王先欲加害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細述一遍安國君即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生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十鎰權作安歇之資待父王回國加官贈秩不韋謝恩而出子楚就在華陽夫人宮中居住不在話下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左右來報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報不韋亦不在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言三日起身安得夜半即行乎隨往南門詰問守將答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夫之命也公孫乾曰可有王孫異人否守將曰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跌足嘆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吾乃墮賈人之計矣乃上表趙王言臣乾監押不謹致質子異人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聲翁有詩嘆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只貪酒食與金錢醉鄉回後王孫去伏劍須知悔九泉

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客將軍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不稱今滑王已死齊益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號其心不憚今日開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爲帝耳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魏王本心憚於救趙深以其謀爲然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以此言秦知趙王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衆議紛紛未決平原君方寸已亂亦漫無主裁時有齊人魯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曾屈辨士田巴時人號爲千里駒田巴曰此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好遠遊爲人排難解紛其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聞魏使請尊秦爲帝勃然不悅乃求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鳥魄已奪矣何敢言事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魯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於梁客耶今新垣衍將軍何在吾當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衍亦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知其舌辨恐亂其議辭不願見平原君強之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仙之度不覺肅然起敬謂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魯仲連曰連無求於平原君竊有請於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趙而勿帝秦衍曰先生何以助趙仲連曰吾將使

魏與燕助之。若齊楚固已助之矣。衍笑曰：「燕則吾不知，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先生烏能使吾助趙乎？」仲連曰：「魏未嘗稱帝之害也。若斷其害，則助趙矣。」衍曰：「秦稱帝，其害如何？」仲連曰：「秦乃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並爲諸侯，而猶若此。倘肆然稱帝，益濟其虐，連寧蹈東海而死，不忍爲之民也。而魏乃甘爲之下乎？」衍曰：「魏豈甘爲之下哉？譬如僕者十人，而從一人，寧智力不若主人哉？誠畏之耳。」仲連曰：「魏自視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衍勃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仲連曰：「昔日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女而美，獻之於紂，女不好淫，觸怒紂，殺女而醢鬼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王聞之，竊嘆，紂復拘之於羑里，幾不免於死。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子之行於諸侯，固如是也。秦肆然稱帝，必責魏入朝。一旦行鬼侯、鄂侯之誅，誰能禁之？新垣衍沉思未答。仲連又曰：「不特如此，秦肆然稱帝，又必將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樹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譴妾爲諸侯之室。魏王安能晏然而已乎？」卽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新垣衍乃蹶然而起，再拜謝曰：「先生真天下士也。」衍請出復吾君，不敢再言帝秦矣。秦王聞魏使者來，讀帝秦事，甚喜，緩其攻以待之。及聞帝議不成，魏使已去，嘆曰：「此圍城中有人，不可輕視。」乃退車於汾水，戒王齎用心準備。再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於晉鄙。鄙以王命爲辭，平原君乃爲書讓信陵君，無忌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耳。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前，豈勝平生所以相許之意乎？令姊憂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耶？信陵君得書，數請魏王，求勅晉鄙進兵。魏王曰：「趙自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卻秦耶？終不許。」信陵君又使賓客辨士，百般巧說魏王，只是不從。信陵君曰：「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吾寧獨赴趙，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遍約賓客，欲直犯秦軍，以徇平原君之難。賓客願從者千餘人，行過東門，與侯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勉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怪勿怪。」信陵君屢目侯生，侯生並無他語。信陵君怏怏而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奔秦軍，行就死地，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爲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可怪也。」乃約住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人，明知無用，公子何必往見？」信陵君不聽，卻說侯生立在門外，望見信陵君車騎，笑曰：「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何故？」侯生曰：「公子遇嬴厚，公子入不測。」

之地而臣不送必恨臣是以知公子必返信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致蒙見棄是以還請其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亦聞客出一奇計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舉獨生先生何以策之侯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乃屏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於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竊又聞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如姬言於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不得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獻如姬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事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爲公子死非一日矣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惟如姬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於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而卻秦此五霸之功也信陵君如夢初覺再拜稱謝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而獨身迺車至家使所善內侍顏恩以竊符之事私乞於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何辭乎是夜魏王飲酒酣臥如姬即盜虎符授顏恩轉致信陵君之手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事不諧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即令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耶信陵君曰晉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無他畏也於是與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下顧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効命之日也侯生曰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即自剄於車前信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自己不敢留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

髻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勇公子捐生亦可嗤
食客三千無一用侯生奇計仗如姬

卻說魏王於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不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宮內全無下落卻教顏恩將宮娥內侍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問又亂了一日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勅晉鄙進兵他手下賓客雞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回報四五日前已與賓客千餘車百乘出城傳聞救趙去矣魏王大怒使將軍衛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君去訖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

無一至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趙王患之，有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百姓日乘城爲守，而君安享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行伍之間，分功而作，家中所有財帛盡散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於感恩，拒秦必甚力。」平原君從其計，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領之，鎭城而出，乘夜襲營，殺秦兵千餘人。王齧大驚，亦退三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慟，命厚葬之。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見晉鄙曰：「大王以將軍久暴露於外，遺無忌特來代勞，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之衆託我，我雖困厄，求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此事豈可輕信？』」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稍停幾日，待某把軍伍造成冊籍明白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在垂危，當星夜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軍機大事，某還要再行奏請，方取出軍，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鎚，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魏王有命，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晉鄙不奉命，今已誅死。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衛慶追至鄴下，信陵君已殺晉鄙，將其軍矣。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便欲辭去。信陵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密報，回復魏王，遂留軍中。信陵君大犒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病者，留就醫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申明軍法。信陵君率賓客身爲士卒，先進擊秦營。王齧不意魏兵卒至，倉卒拒戰，魏兵買勇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場，王齧折兵一半，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萬人列營於東門，爲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原是一魏人，乃投降於魏，春申君聞秦師已解，亦班師而歸，韓王乘機復取上黨，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趙王親攜牛酒勞軍，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失，爲信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公子不可不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於趙雖有功，而於魏未爲無罪。公子乃自以爲功乎？信陵君大慚曰：『無忌種受教，比入邯鄲，」

城。趙王親掃除宮室，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禮甚恭，揖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當客，蹣蹣然細步徇東階而上。趙王獻觴爲壽，誦公子存趙之功。信陵君遜謝曰：「無忌有罪於魏，無功於趙，宴畢歸館。」趙王謂平原君曰：「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謙讓之至，寡人自愧，遂不能出諸口。請以鄙爲公子湯沐之邑，煩爲致之。」平原君致趙王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纔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不敢歸國，將兵符付將軍衛慶督兵回魏，而身留趙國。其賓客之留魏者，亦棄魏奔趙。依信陵君。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仲連固辭，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得自由也。」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真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魯連，品高千載。不帝強秦，寧蹈東海。排難辭榮，逍遙自在。視彼儀秦，相去十倍。

時趙有處士毛公者，隱於博徒。有薛公者，隱於賣漿之家。信陵君素聞其賢名，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見。忽一日，信陵君蹤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馬，單使朱亥一人跟隨，微服徒步，假作買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人相見，二人方據鱸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名，敘向來傾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歡方散。自此以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向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日逐從博徒賣漿者同游，交非其類，恐損名譽。」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寧負魏王，尋兵來救。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無忌在國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今日爲之執轡，向恐其不屑於我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平原君非賢者，吾不可留。即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國。平原君聞信陵君東裝，大驚，謂夫人曰：「勝未敢失禮於令弟，爲何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因述信陵君之語，平原君掩面嘆曰：『趙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遠矣。』」彼形此勝，乃不得比於人類。乃親造館舍，免冠頓首謝其失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趙者，咸歸信陵君，不復歸平原君矣。髯翁有詩云：

賣漿縱博豈嫌貧，公子豪華肯辱身。可笑平原無遠識，卻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密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衆前行救趙并留臣於軍中不遣歸國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賤妾之罪妾當萬死魏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乃汝乎如姬曰妾父爲人所殺大王爲一國之主不能爲妾報仇而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日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擅竊虎符使發晉鄙之軍以成其志妾聞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趙與魏猶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倘幸而卻秦全趙大王威名揚於遠近義聲騰於四海妾雖碎屍萬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其得勝將何以處之魏王沈吟半晌怒氣稍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送之人如姬曰遞送者顏恩也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君曰奴婢不會曉得什麼兵符如姬目視顏恩曰昔日我著你送花勝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了顏恩會意乃大哭曰夫人吩咐奴婢焉敢有違那時只說送花勝去盒子重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裏今日屈死奴婢也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當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將顏恩放綁下於獄中如姬貶入冷宮一面使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約過了二月有餘衛慶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秦軍不敢還國已留身趙都多多拜上大王改日領罪魏王問交兵之狀衛慶備細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魏王大喜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出顏恩於獄俱恕其罪如姬參見謝恩畢奏曰救趙成功使秦國畏大王之威趙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家之宗器豈可棄之於外邦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情一以表賢賢之義魏王曰彼免罪足矣何得云功乎但吩咐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乃舊送去本府家中支用不准迎歸自是魏趙俱太平無話再說秦昭襄王兵敗歸國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於郊齊奏呂不韋之賢秦王封爲客卿食邑千戶秦王聞鄭安平降魏大怒族滅其家鄭安平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秦法凡薦人不効者與所薦之人同罪鄭安平降敵旣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薦葉待罪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主，法當從坐。於是席讓待罪，秦王曰：「佳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罪，族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國人乃不敢復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王減周稱帝，以此媚之。於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韓，欲先取陽城，以通三川之路。再說楚考烈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考申君黃歇無功，班師而還。嘆曰：『平原合從之謀，非妄言也。寡人恨不得信陵君爲將，豈憂辱人哉？考申君有慚色，進曰：『向者合從之議，大王爲長，今秦兵新挫，其氣已奪。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爲主，挾天子以擊誅討，五伯之功，不足道矣。』楚王大喜，即遣使如周，以伐秦之謀告報王。報王已聞秦王欲通三川，意在伐周，今若伐秦，正合著兵法先發制人之語，如何不從？楚王乃與五國定從約，刻期大舉。時周報王一向微弱，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韓趙分周地爲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以鞏附成周爲東周。使兩周公治之，報王自成周遷於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是，欲興兵攻秦，命西周公僉丁爲伍，僅得五六千人，尙不能給車馬之費。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爲軍資。與之立券，約以班師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西周公自將其衆屯於伊闕，以待諸侯之兵。時韓方被兵，自顧不暇，趙初解圍，餘畏未息，齊與秦和好，不願同事。惟燕將樂閒、楚將景陽二枝兵先到，俱列營觀望。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張唐攻下陽城，別遣將軍贏繆、耀兵十萬於函谷關之外。燕楚之兵約屯三月有餘，見他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西周公亦引兵歸報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日攢聚宮門，誼聲直達內寢。報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於高臺之上。後人因名其臺曰避債臺。卻說秦王聞燕楚兵散，即命贏繆與張唐合兵取路陽城，以攻西周。報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三晉。西周公進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而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日亦爲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宋杞之封也。』報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姪哭於文武之廟三日，捧其所存輿圖，親詣秦軍投獻。願束身歸咸陽，贏繆受其獻，共三十六城，戶三萬。西周所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贏繆先使張唐護送報王，君臣子孫入秦，秦捷自引軍入雒陽城，經略地界。報王謁見秦王，頓首謝罪。秦王意

憐之以梁城封赧王降爲周公比於附庸原曰西周公降爲家臣東周公貶爵爲君是爲東周君赧王年老往來周秦不勝勞苦既至梁城不踰月病死秦王命除其國又命嬴繆發雒陽丁壯毀周宗廟運其祭器并要搬運九鼎安放咸陽周民不願役秦者皆逃碎鞏城依東周公以居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將遷鼎之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於水底嬴繆使人沒水求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一條鱗鬣怒張頃刻波濤頓作舟人恐懼不敢觸之嬴繆是夜夢周武王坐於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遷吾重器毀吾宗朝命左右鞭其背三百嬴繆夢覺卽患背疽扶病歸秦將入鼎獻上秦王并奏明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秦王嘆曰地皆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欲多發卒徒更往取之嬴繆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秦王乃止嬴繆竟以疽死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於秦太廟之中郊祀上帝於雍州布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貢者伐之韓桓惠王首先入朝稽首稱臣齊楚燕趙皆遣國相入賀獨魏國使者尙未見到秦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王稽素與魏通私受金錢遂洩其事魏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增爲質於秦委國聽令自此六國俱實服於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秦王究通魏之事召王稽誅之范雎益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范雎進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由臣等不職之故不能爲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誅死而鄭安平背叛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是以憂也范雎且懼且慚且懼不敢對而出時有燕人蔡澤者博學善辨自負甚高乘做車遊說諸侯無所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曾相趙國李兌言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曰如僕者先生以爲何如唐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蝸蠱肩高於項顴蹙顏眉兩膝彎曲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二年蔡澤笑曰吾飯梁噉肥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者四十二年足矣尙何求乎及再遊韓趙不得意反魏於郊外遇盜金飯皆爲奪去無以爲炊息於樹下復遇唐舉舉戲曰先生尙未富貴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富發於西今秦丞相應侯用鄭安平王稽俱得罪重罪應侯慚懼之甚必急於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於此蔡

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蔡澤得其資助遂西入咸陽。謂旅邸主人曰。汝飯必白梁肉必甘肥。俟吾爲丞相時當厚酬汝。主人曰。客何人。乃望作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辨有智之士。特來求見秦王。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逐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印立可懸於腰下也。主人笑其狂爲人述之。應侯門客聞其語。述於范雎。范雎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莫不聞。衆口之辨。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秦王而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主人謂澤曰。客禍至矣。客宜言欲代應侯爲相。今應府相召先生。若往必遭大辱。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也。主人曰。客太狂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屨往見范雎。范雎坐以待之。蔡澤長揖不拜。范雎亦不命坐。屬辭詰之曰。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者。是汝耶。蔡澤端立於旁曰。正是范雎曰。汝有何辭說。可以奪吾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矣。范雎曰。吾不自退。誰能退之。蔡澤曰。夫人生百歲。堅強手足便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於天下。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雎應曰。然。蔡澤又曰。既已得志於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年。簪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雎曰。然。蔡澤曰。若夫秦有商君。楚有吳起。越有大夫。種功成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爲可願否。范雎胸中暗想。此人談及利害。漸漸相通。若說不願。就隨其說術中了。乃佯應之曰。有何不可願也。夫公孫鞅事孝公。盡公無私。定法以治國中。爲秦將拓地千里。吳起事楚悼王。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越。北卻三晉。大夫種事越王。能轉弱爲強。并吞勁吳。爲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此時范雎雖然嘴硬。卻也不安於坐。起立而聽之。蔡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爲孝子者。誰不願得慈父。爲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于忠而殷亡。申生孝而國亂。身雖惡死。而無濟於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夫比于割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比于召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死者。其次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爲下矣。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蔡澤又曰。君以商君吳起大夫種殺身成仁爲可願也。然孰與閔天之事。文王周

公之輔成王乎。范雎曰：商君等弗如也。蔡澤曰：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醇厚故舊，視秦孝公楚悼王奚若？范雎沈吟少頃，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自量功在國家，算無失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雎？又曰：吾弗如。蔡澤曰：今王之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於秦孝公、楚悼王、楚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於三子，如是而不可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況於君乎？夫擊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於死，而竟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知遇秦王，位爲上相，富貴已極，怨已讎，而德已報矣，然猶貪戀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蘇秦智伯之禍在所不免。語云：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者而薦之，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爲辭榮，實則卸擔，於是乎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世長爲應侯，孰與據輕重之勢而蹈不可知之禍哉？范雎曰：先生自謂雄辯有智，今果然也。唯敢不受命，於是乃延之上坐，待以客禮，遂留於賓館，設酒食款待。次日入朝，奏秦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有王伯之才，通時達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所見之人，甚衆，更無其匹。臣萬不及也。臣不敢蔽賢，謹薦之於大王。秦王召蔡澤見於便殿，問以兼并六國之計。蔡澤從容條對，深合秦王之意。即日拜爲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不准。唯遂稱病篤不起。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以代范雎。封剛成君。雎老於應，話分兩頭，卻說燕自昭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位於惠王。惠王在位七年，傳於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年，傳於孝王。孝王在位三年，傳於燕王喜。喜即位，立其子丹爲太子。燕王喜之四年，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是歲，趙平原君趙勝卒，以廉頗爲相國，封信平君。燕王喜以趙國接壤，使其相國栗腹往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約爲兄弟，栗腹冀趙王厚賄，趙王如常禮相待。栗腹意不懌，歸報燕王曰：趙自長平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尙幼，且相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兵伐之，趙可滅也。燕王惑其言，召昌國君樂閒問之。閒對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四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燕王曰：吾以三倍之衆而伐一，如何？樂閒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何如？樂閒不應。燕王怒曰：汝以父墳墓在，趙不欲攻耶？樂閒曰：王如不信，臣請試之。羣臣阿燕王之意，皆曰：天下焉有五而不能勝一者？大夫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衆寡。

而先言曲直。王方與趙交歡。以五百金爲趙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無功。燕王不以爲然。使栗腹爲大將。樂乘佐之。率兵十萬攻鄒。使慶秦爲副將。樂閒佐之。率兵十萬攻代。燕王親率兵十萬爲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將渠手攬王綬。垂淚言曰。卽伐趙。願大王勿親往。恐震驚左右。燕王怒。以足蹙將渠。渠卽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聽燕禍。至矣。燕王愈怒。命囚將渠於獄。候凱旋日殺之。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趙地。大拓燕疆。趙王聞燕兵將至。集羣臣問計。相國廉頗進曰。燕謂我喪敗之餘。士伍不充。若大賈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振。燕氣自奪。粟腹喜功。原無將略。慶秦無名小子。樂閒樂乘以昌國君之故。往來燕趙。不爲盡力。燕軍可立破也。乃薦雁門李牧。其才可將趙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栗腹於鄒。用李牧爲副將。引兵五萬迎慶秦於代。卻說廉頗兵至房子城。因粟腹在鄒。乃盡匿其丁壯於鐵山。但以老弱列營。粟腹探知。喜曰。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乃率衆急攻鄒城。鄒城人知救兵已至。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粟腹留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粟腹指麾將士。追逐趙軍。約六七里。伏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粟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段高強。所領俱是選的精卒。一可當百。不數合。燕軍大敗。廉頗生擒粟腹。樂乘聞主將被擒。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趙軍。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了慶秦。遣人報捷。樂閒率餘衆保於清涼山。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閒。閒亦降趙。燕王聞知兩路兵俱敗沒。遂連夜奔回中鄒。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困之。燕王遣使乞和。樂閒謂廉頗曰。本倡伐趙之謀者。粟腹也。大夫將渠有先知之明。苦諫不聽。被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釋燕王。以將渠爲相國。使他送款。方何廉頗從其說。燕王出於無奈。卽召將渠於獄中。授相印。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燕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辱敗。今將求成於趙。非卿不可。將渠乃受相印。謂燕王曰。樂乘樂閒雖身投於趙。然其先世有大功於燕。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燕德。則和議可速成矣。燕王從之。將渠乃如趙軍。爲燕王謝罪。并送還樂閒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粟腹之首。并慶秦之屍。歸之於燕。卽日班師還趙。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樂閒仍稱昌國君。如故。以李牧爲代都守。時劇辛爲燕守薊州。燕王

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昭王。使爲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閒以燕王不聽忠言，竟留於趙。將樂雖爲燕相，不出燕王之意。未及半載，託病辭印。燕王遂用劇辛代之。此段話且攔過一邊，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爲孝文王。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韓王聞秦王之喪，首先服喪。經入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日，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乃重賄左右，置毒藥於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憚不韋無敢言者。於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是爲莊襄王。奉華陽夫人爲太后。立趙姬爲王后。子趙政爲太子。去趙字單名政。蔡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欲以爲相，乃託病以相印讓之。不韋遂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不韋慕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名，恥其不如，亦設館招致賓客，凡三千餘人。再說東周君聞秦連喪二主，國中多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秦。丞相呂不韋言於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一綫猶存。自謂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以絕人望。秦王即用不韋爲大將軍，兵十萬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盡收其鞏城等七邑。周至武王己酉受命，終於東周君王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滅絕於秦。有歌訣爲證。

周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終。以上威周十二主，二百五十二年。逢東遷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繼。景悼敬元貞定哀，思考威烈安烈序。顯子慎觀赧，王亡東周廿六湊成雙。系出魯子后，稷棄太王王季文王昌。首尾三十有八主，八百七十年零四卜年卜世數過之。宗社靈長古無二。

秦王乘滅周之威，復遣蒙驁襲韓，拔成皋，榮陽，管三川郡。地界直逼大梁矣。秦王曰：寡人昔曾於趙，幾爲趙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乃再遣蒙驁攻趙，取榆次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攻魏高都，不拔。秦王復遣王齮將兵五萬助戰。魏兵屢敗。如姬言於魏王曰：秦所以急攻魏者，欺魏也。所以欺魏者，以信陵君不在也。信陵君賢名聞於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召之於趙，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秦，雖有蒙驁等百輩，何敢正眼視魏哉。魏王勢在危急，不得已從其計。遣顏恩爲使，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趙迎信陵君。遺以書略曰：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急矣。寡人舉國引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信陵君雖居趙國。賓客探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己。恨曰。魏王棄我於趙十年於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乃懸書於門下。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者。顏恩至趙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促音信不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爲言。俱辭不敢。恩欲候信陵君出外。於路上邀之。信陵君爲迴避。魏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奈何。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來訪公子。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泣訴其事。二公曰。君第戒車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全仗全仗。二公入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過返宗邦。吾二人特來奉送。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子不聞乎。信陵君曰。聞之。但無忌辭魏十年。今已爲趙人不。敢與聞魏事矣。二公齊聲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卽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賓客者。亦藉魏力也。今秦攻魏日急。而公子不恤。設使秦一旦破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於趙也。言未畢。信陵君蹴然起。立而發汗。謝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卽日命賓客束裝。自入朝。往辭趙王。趙王不捨信陵君。去持其臂而泣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共社稷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於秦。不得不歸。倘邀君之福。社稷不泯。尙有相見之日。趙王曰。公子向以魏師存趙。今公子歸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煖爲副。起趙軍十萬助之。信陵君既將趙軍。先使顏恩歸魏報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於各國。求救燕韓楚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聞其爲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燕將將渠韓將公孫嬰。楚將景陽。惟齊國不肯發兵。卻說魏王正在危急。得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燕趙韓楚之師。前來救魏。魏王如渴時得漿。火時得水。喜不可言。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蒙驁圍邠州。王齕圍華州。信陵君曰。秦聞吾爲將。必急攻邠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以兵緩蒙

驚之兵於邲。而率奇兵赴華。若王懿兵敗。則蒙驚亦不能自固矣。衆將皆曰。然。乃使衛慶以魏師合楚師。築爲連壘。以拒蒙驚。虛插信陵君旗號。堅壁勿戰。而身帥趙師十萬。與燕韓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集諸將計議。以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秦以舟師運糧。俱泊渭水。而少華水多荆杞。馳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劫糧。王懿必悉兵來救。吾伏兵於少華。邀而擊之。無不勝矣。卽命趙將龐煖引一支兵往渭河。劫其糧船。使韓將公孫嬰。燕將將梁各引一支軍。聲言接應劫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伏於少華山下。龐煖引軍先發。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懿營中。言魏信陵君爲將。遣兵徑往渭口。王懿大驚。曰。信陵善於用兵。今救華不接戰。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嘗親往救之。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將近少華山。山中閃出一隊大軍。打著燕相國將渠旗號。王懿傳令列成陣勢。便接住將渠交鋒。戰不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著韓大將公孫嬰旗號。王懿急分兵迎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趙將龐煖所劫。王懿道。事已如此。且只顧廝殺。若殺退燕趙二軍。再作計較。三國之兵攪做一團。自午至酉。尙未鳴金。信陵君度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出。大叫。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秦將早來降。免污刀斧。王懿雖是個慣戰之將。到此沒有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況秦兵素聞信陵君威名。到此心膽俱裂。人人惜命。個個奔逃。王懿大敗。折兵五萬有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臨潼關去訖。信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邲州。卻說蒙驚探信陵君兵往華州。乃將老弱列營。虛建大將蒙驚旗幟。與魏楚二軍相持。盡驅精銳。銜枚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懿合兵。誰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懿。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信陵君親冒矢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右有將渠。兩下大殺一陣。蒙驚折兵萬餘。鳴金收軍。當下札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魏將衛慶。楚將景陽。探知蒙驚不在軍中。攻破秦營老弱。解了邲州之圍。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驚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驚雖勇。怎當得五路軍馬。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望西退走。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五國札下五個大營。在關前揚威耀武。如此月餘。秦兵緊閉關門。不敢出應。信陵君方纔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論此事。以爲信陵君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孰解圍。合從全仗信陵歸。當時勸駕誰人力。卻是埋名兩布衣。

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秦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迎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拜爲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於信陵君。赦朱亥擅殺晉鄙之罪。用爲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幣。求信陵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策。拈爲二十一篇。陣圖七卷。名曰魏公子兵法。卻說蒙驁與王齮領著敗兵。合做一處。來見秦莊襄王。諉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臣等不能取勝。損兵折將。罪該萬死。秦王曰。卿等屢立戰功。開疆拓土。今日之敗。乃是衆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剛成君蔡澤進曰。諸國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一使。使修好於魏。曰。請無忌至秦面會。俟其入關。即執而殺之。永絕後患。豈不美哉。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昔爲秦所羈。幸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於魏王。使朱亥爲使。舉璧一雙。以謝秦。秦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行。心中大怒。蒙驁密奏秦王曰。魏使者朱亥。卽鎚擊晉鄙之人也。此魏之勇士。宜留爲秦用。秦王欲封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秦王益怒。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斑斕大虎。見人來。卽欲前攫。朱亥大喝一聲。畜生何敢無禮。迸開雙睛。如兩個血盞。目皆盡。裂迸血。騰虎。虎蹲伏股慄。良久不敢動。左右乃復引出。秦王嘆曰。烏獲任鄙不是過矣。若放之歸魏。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不從。命拘於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乃以頭觸屋柱。柱折而頭不破。於是。以手自探其喉。絕咽而死。真義士哉。秦王旣殺朱亥。復謀於羣臣曰。朱亥雖死。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君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魏王。魏王棄之於趙。不許相見。後因秦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然。糾連四國。得成大功。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魏王豈疑無忌之意。信陵君鎚殺晉鄙。鄙死。宗族賓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捐金萬斤。密遣細作至魏。訪求晉鄙之黨。奉以多金。使之布散流言。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之爲魏王。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如此。則魏王必疎無忌。而奪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兵。無足爲吾難矣。秦王曰。卿計甚善。然魏旣敗吾軍。其太子增猶質吾國。寡人欲因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

一太子魏復立一太子何損於魏。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於魏。秦王大悟。待太子增加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一面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莫不敬且懼之。今爲魏大將。諸侯兵皆屬也。天下但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也。雖吾秦國亦畏信陵君之威。欲立爲王。與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秦殺太子。以絕民望。即不然。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奈何。太子增涕泣求計。客曰。秦方欲與魏通和。太子何不至一書於魏王。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秦安肯釋我而歸耶。客曰。秦王之欲奉信陵。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願以國事秦。固秦之願也。何患請而不從哉。太子增乃爲密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後乃敍己求歸之意。將書付客。託以密致魏王。於是秦王乃修書二封。一封致魏王。歸朱亥之喪。託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幣等物。卻說魏王因晉鄙賓客布散流言。固已心疑。及秦使捧國書來。欲與魏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敬慕信陵之語。又接得太子增家信。心中愈加疑惑。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故意洩漏其語。使魏王聞之。卻說信陵君聞秦使講和。謂賓客曰。秦非有兵戎之事。何求於魏。此必有計言。未畢。閹人報秦使者。在門言。秦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秦王之書幣。無忌不敢受。使者再三致秦王之意。信陵亦再三卻之。恰好魏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魏王既知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送上魏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啓封。今蒙王取覽。只得呈上。但憑裁處。魏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啓不明。乃發書觀之。略曰。

公子威名播於天下。天下侯王莫不傾心於公子者。指日當正位南面。爲諸侯領袖。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不腆之賦。預布賀忱。惟公子勿罪。

魏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秦人多詐。此書乃離間我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魏王曰。公子既無此心。便可於寡人面前作書復之。即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略云。

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糜首莫酬。南面之語。非所以誦人臣也。蒙君辰貺。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太子增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增既回魏復言信陵不可專任信陵君雖則於心無愧度王心中芥蒂終未釋然遂託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與賓客爲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爲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威名動鬼神一身全趙魏兩戰卻贏秦鎮國同堅礎危詞似吠狺英雄無用處酒色了殘春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入問疾因使內侍以絨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即位此時年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爲太后封其母弟成蟜爲長安君國事皆決於不韋比於太公號爲尙父不韋父死四方諸侯賓客弔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威正是權傾中外威振諸侯不在話下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知信陵君退廢始復議用兵使大將蒙驁同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再遣蒙驁同王齎攻韓韓使公孫嬰拒之王齎曰吾一敗於趙再敗於魏蒙秦王赦而不誅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千人直犯韓營齎力戰而死韓兵亂蒙驁乘之大敗韓師殺公孫嬰取韓十二城以歸自信陵君廢而趙魏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圍繁陽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嗣立是爲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乘勝進取而大夫郭開素以詔佞爲廉頗所嫉常因侍宴面叱之郭開銜怨在心譖於悼襄王曰廉頗已老不任事伐魏久而無功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王爲將於今四十餘年未有挫折樂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乘懼走歸國廉頗遂奔魏魏王雖尊爲客將疑而不用廉頗由是遂居大梁秦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病大作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後世納粟之例自此而起是年魏信陵君傷於酒色得疾而亡馮驩哭泣過哀亦死賓客自劉從死者百餘人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魏安釐王亦薨太子增嗣立是爲景湣王秦知魏新喪君又信陵君已死思報敗績之讎遣大將蒙驁攻魏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未幾又拔朝歌又攻下濮陽衛元君乃魏王之壻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湣王嘆曰使信陵君尙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於是遣使與趙通好趙悼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二君合從之約忽

邊吏報道今有燕國拜劇辛爲大將領兵十萬來犯北界。那劇辛原是趙人。先在趙時。原與龐煖有交。後來龐煖仕趙。劇辛投奔燕昭王。昭王用爲薊郡守。及燕王喜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賴將渠諱和而罷。深以爲恥。將渠相燕。原出於趙人。所命非燕王之意。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分相信。將渠爲相。歲餘。卽託病歸。其印綬。燕王乃召劇辛於薊。用爲相國。共圖報趙之事。奈心憚廉頗。不敢動彈。今日廉頗奔魏。龐煖爲將。劇辛意頗輕之。乃迎合燕王之意。奏曰。龐煖庸才。非廉頗之比。況秦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乘釁攻之。粟腹之恥可雪也。燕王大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爲寡人一行乎。劇辛曰。臣熟知地利。若蒙見委。定當生擒龐煖。獻於大王之前。燕王大悅。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趙王聞報。卽召龐煖計議。煖曰。劇辛自恃宿將。必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一路來。以斷其後。臣以一軍迎戰。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趙王從計而行。卻說劇辛渡易水。取路中山。直犯常山地界。兵勢銳甚。龐煖帥大軍屯於東垣深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軍深入。若彼深壁不戰。成功無日矣。問帳下誰敢挑戰。驍將粟元乃粟腹之子。欲報父讎。欣然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末將武陽靖請行。劇辛給銳卒萬人。使犯趙師。龐煖使樂乘繼開張兩翼以待。而親率軍迎戰。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一聲砲響。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射。燕軍武陽靖中箭而亡。粟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辛大怒。急率大軍親自接應。龐煖已自還營去了。劇辛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日於陣前單軍相見。龐煖允之。兩下各自準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吩咐不許施放冷箭。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請劇將軍會面。劇辛亦乘單車而出。龐煖在軍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曰。憶昔別君去趙。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生如白駒過隙。信然也。龐煖曰。將軍以昭王禮士棄趙走燕。一時豪傑景附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蘇代鄒衍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吾國。燕之氣運。須可知矣。老將軍年踰七十。孤立於衰王之庭。猶貪戀兵權。持凶器而行。危事欲何爲乎。劇辛曰。某受燕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趁吾餘年。欲爲國家雪粟腹之恥。龐煖曰。粟腹無故攻吾鄴邑。自取喪敗。此乃燕之犯趙。非趙之犯燕也。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龐煖忽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者。賞三百金。劇辛曰。

足下何輕吾太甚。吾豈不能取君之首耶。龐煖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可耳。劇辛大怒，把令箭一麾，粟元便引軍殺出。這裏樂乘樂閒雙軍接戰，燕軍漸失便宜。劇辛驅軍大進，龐煖亦以大軍迎之。兩下混殺一場，燕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金收軍。劇辛回營，悶悶不悅，欲待回軍。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自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道：趙國遣人下書，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三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略曰：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某以昔日交情，不敢不告。

劇辛曰：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縱使李牧兵至，吾何懼哉。命以書還其使人，來日再決死戰。趙使者已去，粟元進曰：龐煖之言不可不信。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後，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及於此。適纔所言，穩住軍心。汝今密傳軍令，虛札營寨，連夜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粟元領計去了。誰知龐煖探聽燕營虛設，同樂乘樂閒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走，行至龍泉河，探子報道：前面旌旗塞路，聞說是代郡軍馬。劇辛大驚曰：龐煖果不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東行，欲取阜城。一路奔往遼陽。龐煖追及，大戰於胡盧河。劇辛兵敗，嘆曰：吾何面目爲趙囚乎！自刎而亡。此燕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髡翁有詩嘆曰：

金臺應聘氣昂昂，共翼昭王復舊疆。昌國功名今在否，獨將白首送沙場。

粟元被樂閒擒而斬之，獲首三萬餘，俱奔潰。或降趙兵，大勝。龐煖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方城之地。燕王親詣將渠之門，求其爲使，伏罪乞和。龐煖看將渠面情，班師奏凱，而回。李牧仍守代郡去訖。趙悼襄王郊迎龐煖，勞之曰：將軍武勇若此，廉藺猶在趙也。龐煖曰：燕人已報，宜及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秦，方保無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話說龐煖欲乘敗燕之威，合從列國，爲并力圖秦之計。除齊附秦外，韓魏燕楚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二三萬，共推申君黃歇爲上將，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函谷關爲事。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畏縮之心。若取道蒲坂，由華州而西，逕襲渭南，因窺潼關，兵法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

路俱出蒲關。望驪山一路進發。直攻渭南。不克。圍之。秦丞相呂不韋使將軍蒙驁、王翦、桓騎、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應五國。不韋自爲大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分爲五屯。如列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知矣。三晉近秦。習與秦戰。而楚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賊選五營之銳。合以攻楚。楚必不支。楚之一軍破。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爲然。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暗地各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襲楚寨。時李信以糧草稽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回。衆將告求得免。但鞭背百餘。甘回挾恨。夜奔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春申君大驚。欲馳報各營。恐有不及。遂即時傳令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而行。比及秦兵到時。楚寨已撤矣。王翦曰：楚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雖不成。然兵已至此。不可空回。遂往襲趙寨。壁壘堅固。攻不能入。龐煖仗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亂了一夜。至天明。燕韓魏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楚兵不至。使人探之。知其先撤。嘆曰：合從之事。今後休矣。諸將皆請班師。於是韓魏之兵先回。本國龐煖怒齊獨附秦。挾燕兵伐之。取饒安一城而返。再說春申君奔回鄆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爲從長。奈何不告而先回。敢問其故。考烈王責讓黃歇。歇慚懼不答。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皆以楚強國。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巴蜀。南隔兩周。而韓魏又眈眈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非楚之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於秦。而秦方修怨於魏。魏且暮亡。則陳許爲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不勸楚王東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黃歇然其謀。言於考烈王。乃擇日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於郢。復遷於陳。今又遷於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爲東遷。王氣歇。楚因屢徙。霸圖空。從來敵避。爲延敵。莫把遷岐託古公。

再說考烈王在位已久。尚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有妹李嬀。色美。欲進於楚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待其有娠。然後進於楚王。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爲楚王。乃吾甥也。又想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還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來求我。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

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歇怪其來遲，李園對曰：「臣有女弟名嫫，頗有姿色。齊王聞之，遣使來求。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齊國，必是個美色。遂問曰：「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尙未至也。」黃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雖非君妾婢之流，敢不如命。」乃感飾其妹，遂至春申君府中。黃歇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白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侍寢。未三月，卽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嫫曰：「爲妾與夫人孰貴？」嫫笑曰：「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人與？」王后孰貴？嫫又笑曰：「王后貴盛。」李園曰：「汝在春申君府中，不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幸汝有娠，倘進於楚王，他日生子爲王，汝爲太后，豈不勝於妾乎？」遂教以說詞，使於枕席之間。如此這般，春申君必然聽從。李嫫一領記，夜間侍寢一際，遂進言於黃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未有子，千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於君無恩，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人。君安得長有寵乎？」黃歇聞言，沉思未答。嫫又曰：「妾所慮不止於此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黃歇愕然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今當奈何？」李嫫曰：「妾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貧愧，難於自吐，又恐君不我聽。是以妾未敢言。」黃歇曰：「卿爲我畫策，何爲不聽？」李嫫曰：「妾今自覺有孕矣。他人莫知也。幸妾侍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佑生男。異日必爲嫡嗣，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智婦人，勝於男子，卿之謂矣。」次日，卽召李園告之，以意密將李嫫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楚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嫫者，有色，相者皆以爲宜子。當貴齊王方遣人求之，王不可不先也。」楚王卽命內侍宣取李嫫入宮，嫫善媚，楚王大寵愛之。及產期，雙生二男，長曰捍，次曰猶。楚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嫫爲王后。長子捍爲太子，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園爲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益謹，而中實忌之。及考烈王三十五年，病久不愈，李園想起其妹懷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口。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爲春申君故也。」乃入見春申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福，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福？」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名爲相國，與楚王無

二、今楚王病久不愈，一旦宮車晏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如伊尹、周公、侯王之年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即位。此所謂無妄之福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李園王之舅也，而君位在其上，外雖柔順，內實不甘，且同盜相妒，勢所必至也。聞其陰蓄死士，爲日已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人？」朱英曰：「李園以妹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後時，誠以郎中令相處，某得領袖諸郎，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黃歇掀髯大笑曰：「李園弱人耳，又事我素謹，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慮乎？」朱英曰：「君今日不用吾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察之。」如用足下之處，卽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動靜，知其言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鳩夷子皮之風可追也，乃不辭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聲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盜國奸謀理不容。天啓春申無妄禍，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倘一聞有變，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吩咐祕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棘門之內，捱至日沒，方使人徐報黃歇。黃歇大驚，不謀於賓客，卽刻駕車而行，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口呼春王后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黃歇知事變，急欲迴車，手下已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發喪，擁立太子捍嗣位，是爲楚幽王。時年纔六歲，李園自立爲相國，獨專楚政。奉李媽爲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收其食邑。哀哉！自李園當國，春申君賓客盡散，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國政日紊。楚自此不可爲矣。話分兩頭，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趙將龐煖也，乃使蒙驁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嶠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爲後繼，賓客問於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爲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且說蒙驁軍前出函谷關，取路上黨，逕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以爲聲援。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扈輒副之，率軍十萬拒敵。許龐煖便宜行事，龐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山可望都山，宜往據。」扈輒引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有秦兵萬人在彼屯札，扈輒沖上殺散，就與山頭下寨。蒙驁使張唐引軍二萬前來爭山，龐煖大

軍亦到兩邊於山下列成陣勢大戰一場。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張唐往東。旗便往東指。張唐往西。旗便從西指。趙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龐煖下令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趙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身之勇。不能透出重圍。卻得蒙驁軍到。接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救兵已到。守禦益力。蒙驁等不能取勝。遣張唐往屯留。催取後隊軍兵。卻說長安君成嶠。年方十七歲。不諳軍務。召樊於期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嶠敘述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洩。君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太后宣淫不禁。夫妻父子聚於一窟。所忌者獨君耳。若蒙驁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可不爲之計。成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期曰。今蒙驁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於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樊於期僞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意蒙將軍。用心準備。使者去後。樊於期草就檄文。略曰。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覆宗之惡。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咸陽之主器。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君。繼以奸生之兒。遂蒙血胤。恃行金爲奇策。邀反國爲上功。兩君之不壽。有緣。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真王。陰已易嬴。而爲呂。尊居假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怒。某切爲媯嗣。欲乞天誅。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爲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卻也未免觀望之意。時彗星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方。占者謂國中當有兵起。人心爲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悉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奔往咸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召尙父呂不韋計議。不韋曰。長安君年少。不辨爲此。此乃樊於期所爲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即當就擒。不必慮。

乃拜王翳爲大將。桓騎、王賁爲左右先鋒。率軍一萬往討長安君。再說蒙驩與龐煖相持。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屬。訝間。接得檄文。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安君同事。攻趙無功。而長安君復造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軍馬分爲三隊。親自斷後。緩緩而行。龐煖探聽秦軍移動。預選精兵三萬。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囑曰：蒙驩老將。必親自斷後。待秦兵過盡。且從後邀擊。方保全勝。蒙驩見前軍徑去無礙。放心前行。一聲砲響。伏兵突出。蒙驩便與扈輒交戰。良久。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已無鬪志。遂大潰。蒙驩身帶重傷。猶力戰殺數十人。親射龐煖中其脅。趙軍圍之數重。亂箭射之。矢如蝟毛。可惜秦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龐煖得勝。班師回趙。箭瘡不痊。未幾亦死。此事擱過不提。再說張唐、王翳等兵至屯留。成蟜大懼。樊於期曰：王子今日乃騎虎之勢。不得復下。況三城之兵不下十五萬。背城一戰。未卜勝負。何懼之有。乃列陣於城下。以待王翳。亦列陣相對。譚樊於期曰：國家何負於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車上。欠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何忍見嬴氏血食爲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胤。所以奉之。將軍若念先王之祀。一同舉義。殺向咸陽。誅淫人。廢僞王。扶立長安君爲王。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美哉。王翳曰：太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爲先君所出無疑。汝乃造謗污讒。乘輿爲此滅門之事。尙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碎屍萬段。樊於期大怒。瞋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猛。莫不被靡。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王翳軍圍之。凡數次。皆斬將潰圍而出。秦兵損折極多。是日天晚。各自收軍。王翳屯兵於傘蓋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急切難收。必須以計收之。乃訪帳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有末將楊端和。乃屯留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王翳曰：我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和曰：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翳曰：俟交鋒之時。乘其收軍。汝可效敵人打扮。混入城中。只看攻城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和領計。王翳當下修書緘封。付與端和。自去伺候行事。再召桓騎引一軍攻長子城。王賁引一軍攻壺關城。王翳自攻屯留。三處攻打。使他不能來應。樊於期謂成蟜曰：今乘其分軍之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秦兵勢大更難散矣。成蟜年幼。畏懦涕泣。言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憑主裁。勿誤我事。樊於期即

選精兵萬餘開門出戰。王翦佯讓一陣退軍十里，屯於伏龍山。於期得勝入城，楊端和已混入去了。因他原是本城之人，自有親戚處安歇，不在話下。成嶠問樊於期曰：「王翦軍馬不退，如何？」樊於期答曰：「今日交鋒，已挫其銳，明日當悉兵出戰，務要生擒王翦，直入咸陽，扶立王子爲君，方遂我志。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僞亂秦宮

話說王翦退軍十里，吩咐深溝高壘，分守險阨，不許出戰。卻發軍三萬，往助桓騎王賁，催他早早收功。樊於期連日悉銳出戰，秦兵只是不應。於期以王翦爲怯，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子壺關二處，忽哨馬報道：「二城已被秦兵攻下，於期大驚，乃立屯於城外，以安長安君之意。卻說桓騎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引兵來見，言二城俱已收復，分兵設守，諸事停妥。王翦大喜曰：「屯留之勢孤矣，只擒得樊於期，便可了事。」言未畢，守營卒道：「今有將軍辛勝奉秦王之命來到，已在營外，王翦迎入帳中，問其來意。」辛勝曰：「一者以軍士勞苦，命賚犒賞，頒賜二者；秦王深恨樊於期，傳語將軍，必須生致其人，手劍斬首，以快其恨。」王翦曰：「將軍來此，正有用處，遂將來物犒賞三軍，然後發令使桓騎王賁各引一軍，分作左右埋伏，卻教辛勝引五千人馬前去搦戰，自己引大軍準備攻城。再說成嶠聞長子壺關二城不守，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樊於期曰：「只在早晚與決一戰，若戰而不勝，當與王子北走燕趙，連合諸侯，共誅僞王，以安社稷。」成嶠曰：「將軍小，心在意，樊於期復還本營，哨馬報秦王新遣將軍辛勝，今來索戰。」樊於期曰：「無名小卒，吾先除之。」遂率軍開營出迎，略戰數合，辛勝倒退。樊於期恃勇前進，約行五里，桓騎王賁兩路伏兵殺出，於期大敗，急收軍回。王翦兵已布滿城下，於期大奮神威，殺開一條血路，城中開門，接應入去了。王翦合兵圍城，攻打甚急。樊於期親自巡城，晝夜不倦。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乘夜求見長安君成嶠，稱有機密事求見。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愜然喚入，端和請屏左右，告曰：「秦之強，君所知也。雖六國不能取勝，君乃欲以孤城抗之，必無幸矣。成嶠曰：「樊於期言，今王非先王所出，導我爲此，非吾初意也。端和曰：「樊於期恃匹夫之勇，不顧成敗，欲以君行僥倖之事。今傳檄郡縣，無有應者，而王將軍攻圍甚急，城破之後，君何以自全乎？」成嶠曰：「吾欲奔燕趙，合從諸國，足下以爲可否？」端和曰：「合從之事，趙肅侯齊湣王魏信

陵楚春申俱會爲之方合旋散其不可成明矣六國雖非畏秦者君所在之國秦遣一介責之必將縛君以獻君尙可望活乎成嶠曰足下爲吾計當如何端和曰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有密書一封託致於君遂將書呈上成嶠發而觀之略曰

君親則介弟貴則侯封奈何聽無稽之言行不測之事自取喪滅豈不惜哉首難者樊於期君能斬其首獻於軍前束手歸罪某當保奏王必恕君若遲回不決悔無及矣

成嶠看畢流淚而言曰樊將軍忠直之士何忍加誅端和嘆曰君所謂婦人之仁也若不見從臣當辭去成嶠曰足下且暫勞作伴不可遠離所言俟從容再議端和曰願君勿洩吾言也次日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秦兵勢盛人情惶懼城且暮不保願同王子出遊燕趙更作後圖成嶠曰吾宗族俱在咸陽今遠避他國知其納否樊於期曰諸國皆苦秦暴何愁不納正話間外報秦兵在南門索戰樊於期催促數次曰王子今不行後將不可出矣成嶠猶豫不決樊於期只得縛刀登車馳出南門復與秦兵交鋒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秦兵益進於期不能抵當奔回城下高叫開門楊端和仗劍立於成嶠之傍厲聲曰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樊將軍請自便有敢開門者斬袖中出一旗旗上有個降字左右皆端和親戚便將降旗豎起不由成嶠做主成嶠惟垂泣而已樊於期嘆口氣曰孺子不足輔也秦兵圍於期數重因秦王之命欲生致於期不敢施放冷箭於期復殺開一條血路奔望燕楚而去王翦追之不及楊端和使成嶠開門以納秦兵將成嶠幽於公館遣辛勝往咸陽報捷并請長安君發落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求免其死且轉乞呂不韋言之秦王政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將謀叛矣遂遣使命王翦即梟斬成嶠於屯留凡軍吏從嶠者皆取斬合城百姓盡於臨洮之地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有能擒獻者賞以五城使者至屯留宣秦王之命成嶠聞不蒙赦自縊於館舍翦仍梟其首懸於城門軍吏殺者凡數萬人百姓遷徙城中一空此秦王政七年事也

聶翁有詩云

非種侵苗理合鋤萬全須看勢何如屯留困守終無濟罪狀空傳一紙書

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作主張，不全由太后呂不韋做主。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鶩之仇，集羣臣議伐趙。剛成君蔡澤進曰：「趙者燕之世仇也，燕之附趙，非其本心。某請出使於燕，使燕王效質稱臣，以孤趙之勢，然後同燕伐趙。我因以廣河間之地，此莫大之利也。」秦王以爲然，即遣蔡澤往燕。澤謁燕王曰：「燕趙皆萬乘之君也，一戰而粟腹死，再戰而劇辛亡，大王忘兩敗之仇，而與趙共事，西向以抗強秦，勝則利歸於趙，不勝則禍歸於燕，是爲燕計者過也。」燕王曰：「寡人非甘心於趙，其奈力不敵何？」蔡澤曰：「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其從兵殆非得已。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以信臣之言，更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則燕秦之交固於膠漆，合兩國之力，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燕王聽其言，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因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呂不韋欲遣張唐使秦，太史卜之，大吉。張唐託病不肯行，不韋駕車親往，請張唐辭曰：「臣屢次伐趙，趙怨臣深矣，今往燕，必經趙過，臣不可往。」不韋再三強之，張唐堅執不從。不韋回府中，獨坐堂上，納悶。門下客有甘羅者，乃是甘茂之孫，時年僅十二歲，見不韋有不悅之色，進而問曰：「君心中有何事？」不韋曰：「孺子何知，而來問我？」甘羅曰：「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爲君分憂任患也。君有事而不使臣得聞，雖欲效忠無地矣。」不韋曰：「吾向者令剛成君使燕，燕太子丹已入質矣，今欲使張卿相燕，占得吉，而彼堅不肯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甘羅曰：「此小事，何不早言？」臣請行之。不韋怒，連叱曰：「去去，我親往請之，而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甘羅曰：「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長於橐五年，試臣而不效，叱臣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不韋奇其言，改容謝之曰：「孺子能令張卿行者，事成當以卿位相屈。」甘羅欣然辭去。往見張唐，唐雖知爲文信侯門客，見其年少，輕之，問曰：「孺子何以見辱？」甘羅曰：「特來弔君耳。」張唐曰：「某有何事可弔？」甘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如何？」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計其數，某功不及十之一也。」甘羅曰：「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視文信侯執專，張唐曰：『應侯不及文信侯之專。』甘羅曰：『君明知文信侯之權重於應侯乎？』曰：『何爲不知？』甘羅曰：『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武安君不肯行，應侯一怒，而武安君逐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君不肯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

遠矣。張唐悚然有懼色。謝曰：「孺子教我，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即日治裝將行。甘羅見不韋曰：『張唐聽臣之說，不得已而往燕，然中情不能不畏趙也。願假臣車五乘爲張唐先報趙。不韋已知其才，乃入言於秦王曰：『有甘茂之孫甘羅，年雖少，然名家之子孫，甚有智辯。』今者張唐稱病不肯相燕，甘羅一說卽行，復請先報趙。王惟王遣之。』秦王宣甘羅入見，身纔五尺，眉目秀美如畫。秦王已自喜，歡問曰：『孺子見趙王，何以措詞？』甘羅對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言，若波興隨風而轉，不可以預定也。』秦王給以良乘十乘，僕從百人，從之使趙。趙悼襄王已聞燕秦通好，正怕二國合計謀趙，忽報秦使者來到，喜不可言，遂出郊二十里迎接甘羅，及見其年少，暗稱奇，問曰：『向爲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於先生爲何人？』甘羅曰：『臣祖也。』趙王曰：『先生年幾何？』對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廷年長者不足使乎？』何以及先生？甘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仍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爲使於趙耳。趙王見其言辭磊落，又暗稱奇，問曰：『先生下辱敝邑，有何見教？』甘羅曰：『大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乎？』趙王曰：『聞之。』甘羅又曰：『大王聞張唐相燕乎？』趙王曰：『亦聞之。』甘羅曰：『夫燕太子丹入質於秦，是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是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趙王曰：『秦所以親燕者，何意？』甘羅曰：『秦之親燕，欲相攻趙，而廣河間之地也。大秦不如割五城獻秦，以廣河間。』臣請言於秦君，止張唐之行，絕燕之好，而與趙爲歡。夫以強趙攻弱燕，而秦不爲救，此其所得。豈止五城而已哉？』趙王大悅，賜甘羅黃金百鎰。白璧二雙，以五城地圖付之，使還報秦王。秦王喜曰：『河間之地，賴孺子而廣矣。』孺子之智大於其身，乃止張唐不遣。張唐亦深感之。趙聞張唐不行，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取上谷三十城，趙得十九城，而以十一城歸秦。秦王封甘羅爲上卿，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今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正謂此也。也有詩爲證。

片官納地廣河間，上谷封疆又割燕。許大功勞出童子，天生智慧豈因年。

又有詩云。

甘羅早達子牙遲，遲早窮通各有時。請看春花與秋菊，時來自發不愆期。

燕太子丹在秦，聞秦之背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爲友，欲資其謀，爲歸燕之計，忽一

夕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下遂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丹遂留於秦矣話分兩頭卻說呂不韋以陽偉善戰得寵於莊襄后出入宮闈素無忌憚及見秦王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入甘泉宮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己欲進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大其陽具有名里中淫婦人爭事之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因稱爲嫪毒偶犯淫罪不韋曲赦之留爲府中舍人秦俗農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節其勞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使嫪毒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不傷市人皆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羨之意不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乘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賄於行刑者詐爲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毒告之以故毒性淫欣然自以爲奇遇矣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取驢陽具及他血詐作閹割拔其鬚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盡以爲嫪毒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嫪毒既詐腐如宦狀遇雜於內侍之中以進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試之大暢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也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韋乃倖得自脫太后與嫪毒相處如夫婦未幾懷娠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詐稱病使嫪毒行金賂卜者使詐言宮中有祟當避西方二百里之外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亦幸太后稍遠去絕其往來乃曰雍州去咸陽西二百餘里且往時宮殿俱在太后宜居之於是太后徙雍城嫪毒爲御而往既去咸陽居雍故宮名曰大鄭宮嫪毒與太后益相親不忌兩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藏而育之太后私與毒約異日王崩以其子爲後外人頗有知者但無人敢言太后奏稱嫪毒代王侍養有功請封以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毒爲長信侯予以山陽之地毒驕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宮室輿馬田獵遊戲任其所欲事無大小皆決於毒毒蓄家僮數千人賓客求宦達願爲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爲己黨趨權者爭附之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秦王政九年春彗星見其長竟天太史占之曰國中當有兵變也按秦襄公立酈時以祀百帝後聽公遷都於雍遂以雍立郊天之壇秦穆公又立竇夫人祠歲歲致祭

遂爲常規。後來雖再遷咸陽，此規不廢。太后居於雍城，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至雍朝見太后，因舉祀典，自有祈年宮。駐駕是年，復當其期，適有彗星之變，臨行使人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日，同尙父曰：「不韋守國，桓齮引兵三萬屯於岐山，然後起駕。」時秦王已二十六歲，猶未冠。太后命於德公之廟行冠禮，佩劍賜百官大酺五日。太后亦與秦王宴於大鄭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合當生出事來。毒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中大夫顏洩連博失利，飲酒至醉，復求覆局，洩亦醉不從。嫪毐直前扭顏洩，批其頰，洩不讓，亦摘去嫪毐冠釵，毒怒甚，瞋目大叱曰：「吾乃今王之假父也，爾窶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走出，恰遇秦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然後問之。顏洩將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述了一遍，因奏嫪毐實非宦者，詐爲衛刑私侍太后，見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秦王政聞之大怒，密以兵符往召桓齮，使引兵至雍，有內史肆佐戈竭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與爲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中告之。毒已酒醒，大驚，夜叩大鄭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之計，除非乘桓齮兵未到，盡發宮騎衛卒及賓客舍人攻祈年宮，幸彼攻破，我夫妻尙可相保。太后曰：「宮騎安肯聽吾令乎？」嫪毐曰：「願借太后璽，假作御寶用之。」託言祈年宮有賊，王有令召宮騎齊往救駕，宜無不從。太后是時主意亦亂，曰：「惟爾行之。」遂出璽付毒，毒僞作秦王御書，加以太后璽文，遍召宮騎衛卒本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亂至次日午牌方纔取齊。嫪毐與內史肆佐戈竭分將其衆，圍祈年宮。秦王政登臺問各軍犯駕之意，答曰：「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救駕。」秦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宮騎衛卒等聞之一半散去，一半膽大的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秦王下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與隸下賤賞格皆同。於是宦者及牧圉諸人皆盡死，出戰百姓傳聞嫪毐造反，亦來持挺助力。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嫪毐兵敗，奪路斬開東門出走。正遇桓齮大兵活活的束手就縛，并內史肆佐戈竭等皆被擒，付獄吏拷問得實。秦王政乃親往大鄭宮搜索，得嫪毐姦生二子於密室之中，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太后暗暗心痛，不敢出救，惟閉門流涕而已。秦王竟不朝謁其母，歸祈年宮，以太史占星有驗，賜錢十萬，獄吏獻嫪毐招詞，言毒僞爵入宮，皆

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其同黨死黨如內史肆佐戈竭等。凡二十餘人。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夷其三族。肆竭等皆梟首示衆。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鬪者。誅死。卽不預謀者。亦遠遷於蜀地。凡遷四千餘家。太后用蠶黨逆。不可爲國母。滅其祿。奉遷居於械陽宮。此乃離宮之最小者。以兵三百人守之。凡有人出入。必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矣。豈不醜哉。秦王政平了嫪毐。亂同。駕咸陽。尙父呂不韋懼罪。僞稱疾。不敢出謁。秦王欲并誅之。問於羣臣。多與交結。皆言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況嫪毐未嘗面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秦王乃赦不韋不誅。但免相。收其印綬。桓齮擒反賊有功。加封進級。是年夏四月。天發大寒。降霜雪。百姓多凍死。民間皆饑。秦王遷謫太后。子不認母。故有此異。大夫陳忠進諫曰。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庶幾天變。可回。秦王大怒。命刺去其衣。置其身於蒺藜之上。而捶殺之。陳其屍於闕下。榜曰。有以太后之事來諫者。視此。秦臣相繼進諫不止。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齮

話說秦大夫陳忠死後。相繼而諫者不止。秦王輒戮之。陳屍闕下。前後凡誅殺二十七人。屍積成堆。時齊王建來朝於秦。趙悼襄王亦至。相與置酒咸陽宮。甚懽。及見闕下死屍。問其故。莫不嘆息。私議秦王之不孝也。時有滄州人茅焦。適遊咸陽。寓旅店。同舍偶言及此事。焦憤然曰。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使主人具湯水。將沐浴。明早叩闕入諫。秦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王平日親信之臣。尙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秦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次早五鼓。向主人索飯飽食。主人牽衣止之。茅焦絕衣而去。同寓其度。其必死。相與剖分其囊。茅焦來至闕下。伏屍大呼曰。臣齊客茅焦。願上諫大王。秦王使內侍出問曰。客所諫者何事。得無涉王太后語耶。茅焦曰。臣正爲此而來。內侍還報曰。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秦王曰。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內侍。謂茅焦曰。客不見闕下死人壘壘耶。何不畏死若是。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爲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尙缺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雖人。不死。臣又何畏哉。內侍復還報。秦王大怒曰。狂夫故犯吾禁。顧左右。炊鑊湯於廷。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闕下。爲二十七人滿數乎。於是秦王按劍。

而坐龍眉倒豎口中沫出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召狂夫來就烹內侍往召茅焦茅焦故意蹣跚作細步不肯急趨內侍促之速行茅焦曰我見王卽死矣吾緩須臾何害內侍憐之乃扶掖而前茅焦至階下再拜叩頭奏曰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欲聞之否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何計可試言之茅焦對曰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不言是臣負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聽是君負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聞臣恐秦國從此危矣秦王悚然良久色愈降乃曰子所言何事寡人願聞之茅焦曰大王今日不以天下爲事乎秦王曰然茅焦曰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獨威力使然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畢集秦廷故也今大王車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撲兩弟有不友之名遷母於械陽宮有不孝之行誅戮諫士陳屍闕下有桀紂之治夫以天下爲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瞽瞍盡道升庸爲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復以言進者怨謗日騰忠謀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起立解衣趨鑊秦王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麾左右曰去湯鑊茅焦曰大王已懸榜拒諫不烹臣無以立信秦王復命左右收起榜文又命內侍與茅焦穿衣延之坐謝曰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敬聽茅焦再拜進曰大王旣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秦王卽命司里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同葬於龍首山表曰會忠墓是日秦王親自發駕往迎太后卽令茅焦御車望雍州進發南屏先生讀史詩云

二十七人屍纍纍解衣趨鑊有茅焦命不死終須活落得忠名萬古標

車駕將至械陽宮先命使者傳報秦王膝行而前見了太后叩頭大哭太后亦垂淚不已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指曰此吾之穎考叔也是晚秦王就在械陽宮歇宿次日請太后登輦前行秦王後隨千乘萬騎簇擁如雲路觀者無不稱頌秦王之孝回至咸陽置酒甘泉宮中母子歡飲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謝曰使吾母子復得相會皆茅君之力也秦

王乃拜茅焦爲太傅。爵上卿。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遣出都城。往河南本國居住。列國聞文信侯就國。各遣使問安。爭欲請之處以相位。使者絡繹於道。秦王恐其用於他國。爲秦之害。乃手書一紙。以賜不韋。略曰。

君何功於秦。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尙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由君始之。寡人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郡。以郫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不韋接書讀訖。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少頃。又嘆曰。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晚矣。遂置鳩於酒中。服之而死。門下客素受其恩。者相與盜載其屍。偷葬於北邙山下。與其妻合塚。今北邙道西有大塚。民間傳稱呂母塚。蓋賓客諱言不韋葬處也。秦王聞不韋已死。求其葬不得。乃盡逐其賓客。因下令大索國中。凡他方遊客。不許留居咸陽。已仕者削其官。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容留之家一體治罪。有楚國上蔡人李斯。乃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向遊秦國。事呂不韋爲舍人。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拜爲客卿。今日逐客令下。李斯亦在逐中。已被司里驅出咸陽城外。斯於途中寫就表章。託言機密事。使郵傳上之。秦王略曰。

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兼并之謀。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覽其書。大悟。遂除逐客之令。使人馳車往追李斯。及於驪山之下。斯乃還入咸陽。秦王命復其官。任用如初。李斯因說秦王曰。昔秦穆公興霸之時。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未可行兼并之術。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并。僅存六國。秦之役屬諸侯。非一代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掃蕩諸國。如拂蠶塵。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坐待諸侯復強。相聚合從。悔之何及。秦王曰。寡人欲并吞六國。計將安出。李斯曰。韓近秦而弱。請先取韓。以懼諸國。秦王從其計。使內史騰

爲將率師十萬攻韓。時韓桓惠王已薨，太子安卽位，有公子非者，善於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上書於韓王安，韓王不能用。及秦兵伐韓，韓王懼，公子非自負其才，欲求用於秦國，乃自請於韓王，願爲使聘秦，以求息兵。韓王從之。公子非西見秦王，言韓王願納地爲東藩，秦王大喜，非因說之曰：「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從，而遂秦兼并之謀。」大王用臣之謀，若趙不舉，韓不亡，楚魏不臣，齊燕不附，願斬臣之頭，以徇於國，爲人臣不忠者之戒。因獻其所著說難孤憤五蠹、時林等書五十餘萬言。秦王讀而善之，欲用爲客卿，與議國事。李斯忌其才，譖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親其親，豈爲他人用哉？秦攻韓，韓王急而遣非入秦，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非不可任也。」秦王曰：「然則逐之乎？」李斯曰：「昔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平原，皆曾留秦，秦不用，縱之還國，卒爲秦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翦韓之翼。」秦王乃囚韓非於雲陽，將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栖不兩雄，當今之世，有才者非用卽誅，何必罪乎？」非乃慷慨賦詩曰：

說果難，憤何已。五蠹未除，說林何取。膏以香消，麝以膻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韓王聞非死，益懼，請以國內附稱臣。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秦王一日與李斯議事，誇韓非之才，惜其已死。李斯乃進曰：「臣舉一人，姓尉名繚，大梁人也，深通兵法，其才勝韓非十倍。」秦王曰：「其人安在？」李斯曰：「今在咸陽，然其人自負甚高，不可以臣禮屈也。」秦王乃以賓禮召之。尉繚見秦王，長揖不拜。秦王答禮，置之坐上，呼爲先生。尉繚因進說曰：「夫列國之於強秦，譬猶郡縣也。散則易盡，合則難攻。夫三晉合而智伯亡，五國合而齊淪，走大王不可不慮。秦王曰：「欲使散而不復，合先生計將安出？」尉繚對曰：「今國家之計皆決於豪臣，豪臣豈盡忠智？不過多得財物爲樂耳。大王勿愛府庫之藏，厚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秦王大喜，尊尉繚爲上客，與之抗禮，衣服飲食盡與己同。時時造其館，長跪請教。尉繚曰：「吾細察秦王爲人，豐準長目，鸞膺豺聲，中懷虎狼之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爲人屈，不用亦輕棄人。今天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若得志天下，皆爲魚肉矣。一夕不辭而去，館吏急報秦王。秦王如失臂手，遣軺車四出追還，與之立誓，拜爲太尉，主兵事。其弟子皆拜爲大夫。於是大出內帑金錢，分遣賓客使者奔走列國，視其寵臣用事者，卽厚賂之，探其國情。秦王復問尉繚以并兼次第。尉繚曰：「韓弱易攻，宜

先其次莫如趙魏。三晉旣盡，卽舉兵而加楚。楚亡，燕齊又安在乎。秦王曰：韓已稱藩，而趙王嘗置酒咸陽宮，未有加兵之名。奈何？尉繚曰：趙地大兵強，且有韓魏爲助，未可一舉而滅也。韓內附稱藩，則趙失助之半矣。王若患伐趙無名，請先加兵於魏。趙王有寵臣郭開者，貪得無厭，臣遣弟子王敖往魏，魏王使賂郭開而請救趙。王趙必出兵，吾因以爲趙罪，移兵擊之。秦王曰：善。乃命大將桓齮率兵十萬，出函谷關，聲言伐魏，復遣尉繚弟子王敖往魏，付以黃金五萬斤，恣其所用。王敖至魏，說魏王曰：三晉所以能抗強秦者，以唇齒互爲蔽也。今韓已納地稱藩，而趙王親詣咸陽，置酒爲歡，韓趙連袂而事秦，秦兵至魏，魏其危矣。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趙，而求救於趙。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魏爲守也。魏王曰：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王敖諛言曰：趙之用事者郭開，臣索與相善，自能得之。魏王從其言，以鄴郡三城地界，并國書付與王敖，使往趙國求救。王敖先以黃金三千斤，交結郭開，然後言三城之事。郭開受魏金，請悼襄王曰：秦之伐魏，欲并魏也。魏亡，則及於趙矣。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王宜聽之。悼襄王使扈輒率師五萬，往受其地。秦王遂命桓齮進兵攻鄴，扈輒出兵拒之。大戰於東邙山，扈輒兵敗。桓齮乘勝追逐，拔鄴，連破九城。扈輒兵保於宜安，遣人告急於趙王。趙王聚羣臣共議，衆皆曰：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龐氏樂氏亦稱良將，今龐煖已死，而樂氏亦無人矣。惟廉頗尙在魏國，何不召之？郭開與廉頗有仇，恐其復用，乃譖於趙王曰：廉將軍年近七旬，筋力衰矣，況前有樂乘之隙，若召而不用，谷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覘視，倘其未衰，召之未晚。趙王惑其言，遣內侍唐玖以塘猓名甲一副，良馬四匹，勞問，因而察之。郭開密邀唐玖至家，具酒相餞，出黃金二十鎰爲壽。唐玖訝其太厚，自謙無功，不敢受。郭開曰：有一事相煩，必受此金。方敢啓齒。玖乃收其金，問郭大夫有何見諭。郭開曰：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頹，自不必言。萬一尙壯，亦求足下增添幾句，只說老邁不堪。趙王必不復召此，卽足下之厚意也。唐玖領命，竟往魏國，見了廉頗，致趙王之命。廉頗問曰：秦兵今犯趙乎？唐玖曰：將軍何以料之？廉頗曰：某在魏數年，趙王無一字相及，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必有用某之處，是以知之。唐玖曰：將軍不恨趙王耶？廉頗曰：某方日夜思用趙人，何敢恨趙王也。乃留唐玖同食，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一飯斗米俱盡，啖肉十餘斤，狼餐虎噉，吃了一飽。因披趙王所賜之甲，一躍上馬，馳驟如

飛復於馬上舞長戟數回。乃跳下馬。謂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時？」煩多多拜上。趙王荷欲以餘年報効。唐玖明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奈私受了郭開賄賂，回至邯鄲，謂趙王曰：「廉將軍雖然年老，尚能食肉善飯，然有脾疾，與臣同坐，須臾間遺矢三次矣。」趙王歎曰：「戰鬪時豈堪遺矢？廉頗果老矣。」遂不復召。但益發軍以助扈軻。時趙悼襄王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一年也。其後楚王聞知廉頗在魏，使人召之。頗復奔楚，爲楚將，以楚兵不如趙，鬱鬱不得志而死。哀哉！史臣有詩云：

老成名將說廉頗，遺矢讒言奈若何。請看吳亡宰嚭死，郭開何事取金多。

時王敖猶在趙，謂郭開曰：「子不憂趙亡耶？何不勸王召廉頗也？」郭開曰：「趙之存亡，一國事也。若廉頗獨我之仇，豈可使復來趙國？」王敖知其無爲國之心，復探之曰：「萬一趙亡，君將焉往？」郭開曰：「吾將於齊楚之間擇一國而託身焉。」王敖曰：「秦有并吞天下之勢，齊楚猶趙魏也。爲君計，不如託身於秦。秦王恢廓大度，屈己下賢，於人無所不容。」郭開曰：「子魏人，何以知秦王之深也？」王敖曰：「某之師尉繚子，見爲秦太尉。某亦仕趙爲大夫。秦王知君能得趙權，故命某交歡於子。所奉黃金實秦王之贈也。若趙亡，君必來秦，當以上卿授子。秦之美田宅，惟君所欲。」郭開曰：「足下果肯相薦，倘有見諭，無不奉承。」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曰：「秦王以黃金見託，欲交結趙國將相，今盡以付君。後有事當相求也。」郭開大喜，曰：「開受秦王厚贈，若不用心圖報，即非人類。」王敖乃辭郭開歸秦，以所餘黃金四萬斤反命，曰：「臣以一萬黃金了郭開，以一郭開了趙也。秦王知趙不用廉頗，更催桓齮進兵。趙悼襄王憂懼一疾而薨，悼襄王適子名嘉，趙有女媧善歌舞，悼襄王悅之，留於宮中。與之生子名遷，悼襄王愛媧，因及遷，乃廢適子嘉而立庶子遷爲太子。使郭開爲太傅，遷素不好學。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二人相得甚歡。及悼襄王已薨，郭開奉太子遷即位，以三百戶封公子嘉，留於國中。郭開爲相，國用事桓齮，乘趙喪，襲破趙軍於宜安，斬扈軻，殺十萬餘人，進逼邯鄲。趙王遷自爲太子時，聞代守，李牧之能，乃使人乘急傳持大將軍印召牧，牧在代，有選車千五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精兵五萬餘人，留車三百乘，騎三千兵。萬人守代。其餘悉以自隨，屯於邯鄲城外，單身入城，謁見趙王。趙王問以御秦之術，李牧奏曰：「秦乘累勝之威，其鋒甚銳，未易挫也。願假臣便宜，無拘文法，方敢受命。」趙王許之。又問代兵堪戰乎？李牧曰：「戰則未足守，則有餘。」趙王曰：「今悉

境內勁卒尙可十萬。使趙葱顏聚各將五萬。聽君節制。李牧拜命而行。列營於肥樂。置壁壘堅守不戰。日椎牛享士。使分隊較射。軍士日受資賜。自求出戰。牧終不許。桓齮曰。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齮。今李牧亦用此計也。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市。趙葱請救之。李牧曰。彼攻而我救。是致於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攻其營。彼方有事甘泉市。其營必虛。又見我堅壁已久。不爲戰備。若襲破其營。則桓齮之氣奪矣。遂分兵三路夜襲其營。營中不意趙兵猝至。遂大潰敗。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士卒無算。敗兵奔往甘泉市。報知桓齮。桓齮大怒。悉兵來戰。李牧張兩翼以待之。代兵奮勇當先。交鋒正酣。左右翼並進。桓齮不能抵當。大敗。走歸咸陽。趙王以李牧有卻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爲武安君。食邑萬戶。秦王政怒桓齮兵敗。廢爲庶人。復使大將王翦楊端和各將兵分道伐趙。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話說趙王遷五年。代中地震。牆屋傾倒大半。平地裂開百三十步。邯鄲大旱。民間有童謠曰。

秦人笑趙人號。以爲不信視地生毛。

明年地果生白毛。長尺餘。郭開蒙蔽。不使趙王聞之。時秦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王翦從太原一路進兵。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復遣內史騰引軍十萬屯於上黨。以爲聲援。時燕太子丹爲質於秦。見秦兵大舉伐趙。知禍必及於燕。陰使人致書於燕王。使爲戰守之備。又教燕王詐稱有疾。使人請太子歸國。燕王依其計。遣使至秦。秦王政曰。燕王不死。太子未可歸也。欲歸太子。除是烏頭白馬生角。方可。太子丹仰天大呼。怨氣一道直冲霄漢。烏頭皆白。秦王猶不肯遣太子。丹乃易服毀面。爲人傭僕。賺出谷函關。星夜往燕國去訖。今眞定府定州南有臺名聞雞臺。卽太子丹逃秦時。聞雞早發處也。秦王方圖韓趙。未暇討燕。丹逃歸之罪。再說趙武安君李牧大軍屯於灰泉山。連營數里。秦兩路車馬皆不敢進。秦王聞此信。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王敖謂翦曰。李牧北邊名將。未易取勝。將軍姑與通和。但約定約使命往來之間。某自有計。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李牧亦使人報之王敖。至趙再打郭開關節。言李牧與秦私自講和。約破趙之日。分王代郡。若以此言進於趙王。使以他將易去李牧。某言於秦王。君之功勞不小。郭開已有外心。

遂依王敕說話密奏趙王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遂信以爲實然謀於郭開郭開奏曰趙葱顏聚見在軍中大王誠遣使持兵符卽軍中拜趙葱爲大將替回李牧只說用爲相國牧必不疑趙王從其言遣司馬尙持節至灰泉山軍中宣趙王之命李牧曰兩軍對壘國家安危懸於一將雖有君命吾不敢從司馬尙私告李牧曰郭開譖將軍欲反趙王入其言是以相召言拜相者欺將軍之言也李牧忿然曰開始譖廉頗今復譖吾吾當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然後禦秦可也司馬尙曰將軍稱兵犯闕知者以爲忠不知者反爲叛適令譏人藉爲口實以將軍之才隨處可立功名何必趙也李牧嘆曰吾嘗恨樂毅廉頗爲趙將不終不意今日乃及自己又曰趙葱不堪代將吾不可以將印授之乃懸印於幕中夜微服遁去欲往魏國趙葱感郭開舉薦之恩又怒李牧不肯授印乃遣力士急捕李牧得於旅人之家乘其醉縛而斬之以其首來獻可憐李牧一時名將爲郭開所害豈不冤哉史臣有詩云

卻秦守代著威名大廈全憑一木撐何事郭開貪外市致令一旦壞長城

司馬尙不敢復命竊妻孥奔海上去訖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顏聚爲副代兵素服李牧見其無辜被害不勝憤怒一夜間踰山越谷逃散俱盡趙葱不能禁也卻說秦兵聞李牧死軍中皆酌酒相賀王翦楊端和兩路軍馬刻期並進趙葱與顏聚計議欲分兵往太原常山二處顏聚曰新易大將軍心不安若合兵猶足以守一分則勢弱矣言未畢哨馬報王翦攻狼孟甚急破在旦夕趙葱曰狼孟一破彼將長驅井陘合攻常山而邯鄲危矣不得不往救之遂不聽顏聚之諫傳令拔寨俱起王翦覘探明白預伏兵大谷遣人於高阜瞭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放起號砲伏兵一齊殺出將趙兵截做兩段首尾不能相顧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一般殺來趙葱迎敵兵敗爲王翦所殺顏聚收拾敗軍奔回邯鄲秦兵遂拔狼孟由井陘進兵攻取下邑楊端和收取常山餘地進圍邯鄲秦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得勝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韓王安大懼盡獻其城入爲秦臣秦以韓地爲潁川郡此韓王安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七年也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三世至獻子厥始執晉政厥三傳至康子虎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虔始爲諸侯虔六傳至宣惠王始稱王四傳至王安而國入於秦自韓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凡爲侯共八十年宣惠王十年至王安九年

國滅。凡爲王九十四年。自此六國只存其五矣。史臣有贊云。

萬封韓原。賢裔惟厥。計全趙孤。陰功不泄。始偶六卿。終分三突。從約不守。稽首秦闕。韓非雖使。無救亡城。

再說秦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趙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郭開進曰。韓王已入臣。燕魏方自保不暇。安能相救。以臣愚見。秦兵勢大。不如全城歸順。不失封侯之位。王遷欲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先王以社稷宗廟傳於王。何可棄也。臣願與顏聚竭力効死。萬一城破。代郡數百里。尚可爲國。奈何束手爲人俘囚乎。郭開曰。城破則王爲虜。豈能及代哉。公子嘉拔劍在手。指郭開曰。覆國纔臣。尙敢多言。吾必斬之。趙王勸解方散。王遷回宮。無計可施。惟飲酒取樂而已。郭開欲約會秦兵獻城。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幫助顏聚。加意防守。水洩不漏。不能通信。其時歲值連荒。城外民人逃盡。秦兵野無所掠。惟城中廣有積粟。食用不乏。急切不下。乃與楊端和計議。暫退兵五十里外。以就糧運。城中見秦兵退去。防範稍弛。日啓門一次。通出入。郭開乘此隙。遣心腹出城。將密書一封。送入秦寨。書中大意云。某久有獻城之意。奈不得其便。趙王已十分畏懼。倘得秦王大駕親臨。某當勸趙王行銜璧與櫬之禮。王翦得書。即遣人馳報秦王。秦王親帥精兵三萬。使大將李信。虜駕取太原路。來至邯鄲。復圍其城。晝夜攻打。城上望見大旆。有秦王字。飛報趙王。趙王愈恐。郭開曰。秦王親提兵至此。其意不破邯鄲不已。公子嘉顏聚輩不足恃也。願大王自斷於心。趙王曰。寡人欲降秦。恐見殺如何。郭開曰。秦不害韓王。豈害大王哉。若以和氏之璧。并邯鄲地圖。出獻秦王。必喜。趙王曰。卿度可行。便寫降書。郭開寫就降書。又奏曰。降書雖寫。公子嘉必然阻擋。聞秦王大營在西門。大王假以巡城爲名。乘駕到彼。竟自開門送款。何愁不納。趙王一向昏迷。惟郭開之言是聽。到此危急之際。益無主持。遂依其言。顏聚方在北門。點視。聞報趙王已出西門。送款於秦。大驚。公子嘉亦飛騎而至。言城上奉趙王之命。已豎降旗。秦兵即刻入城矣。顏聚曰。吾當以死據住北門。公子收斂公族火。速到此。同奔代地。再圖恢復。公子嘉從其計。即率其宗族數百人。同顏聚奔出北門。星夜往代。顏聚勸公子自立爲代王。以令其衆。表李牧之功。復其官爵。親自設祭。以收代人之心。速遣使東與燕合。屯軍於上谷。以備秦寇。代國賴以安定。不在話下。再說秦王政准趙王遷之降。長驅入邯鄲城。居趙王之宮。趙王以臣禮拜。

見秦王秦王坐而受之故臣多有流涕者明日秦王弄和氏之璧笑謂羣臣曰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於是秦王出令以趙地爲鉅鹿郡置守安置趙王於房陵封郭開爲上卿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嘆曰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那房陵四面有石室如房屋一般趙王居石室之中間水聲淙淙問左右對曰楚有四水江漢沮漳此名沮水出房山達於漢江趙王憐然嘆曰水乃無情之物尙能自達於漢江寡人羈囚在此望故鄉千里豈能至哉乃作山水之謳云

房山爲宮兮沮水爲漿不聞調琴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水之無情兮猶能自致於漢江嗟余萬乘之主兮徒夢懷乎故鄉夫誰使余及此令酒讒言之孔張良臣淹沒兮社稷淪亡余聽不聰兮敢怨秦王

終日無聊每一發謳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嘉聞王遷死諡爲幽謬王有詩爲證

吳主喪邦絲佞輕趙王遷死爲貪開若教貪佞能疎遠萬歲金湯永不頽

秦王班師回咸陽暫且休兵養士郭開積金甚多不能攜帶乃俱窖於邯鄲之宅第事既定自言於秦王請休假回趙搬取家財秦王笑而許之既至邯鄲發窖取金載以數車中途爲盜所殺取金而去或云李牧之客所爲也嗚呼得金賣國徒殺其身愚哉再說燕太子丹逃回燕國恨秦王甚乃散家財大聚賓客謀爲報秦之舉訪得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之有秦舞陽年十三白晝殺仇人於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子赦其罪收於門下秦將樊於期得罪奔燕匿深山中至是聞太子好客亦出身自歸丹待爲上賓於易水之東築一城以居之名曰樊館太傅鞠武諫曰秦虎狼之國方蠶食諸侯即使無隙猶將生事況收其仇人以爲射的如批龍之逆鱗其傷必矣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匈奴然後乃可徐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丹心如焚災不能須臾安息況樊將軍窮困來歸是丹哀憐之交也丹豈以強秦之故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丹有死不能矣願太傅更爲丹慮之鞠武曰夫以弱燕而抗強秦如以毛投燬無不焚也以卵投石無不碎也臣智淺識寡不能爲太子畫策所識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且多識異人太子必欲圖秦非田光先生不可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田光先生願因太傅而致之鞠

武曰：敬諾。鞠武卽駕車往田光室中告曰：太子丹敬慕先生，願就而決事，願先生勿卻。田光曰：太子貴人也，豈敢屈車駕哉？卽不以光爲鄙陋，欲共計事，光當往見，不敢自逸。鞠武曰：先生不惜枉駕，此太子之幸也。遂與田光同車進太子宮中。太子丹聞田光來，親出宮外迎接，轡下車，卻行爲導，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僂行登上坐，旁觀者皆竊笑。太子丹屏左右，跪而請曰：今日之勢，燕秦不兩立，聞先生智勇足備，能奮奇策，救燕須臾之亡乎？田光對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老，驚馬先之。今鞠太傅但知臣盛壯之時，不知臣已衰老矣。太子丹曰：度先生交遊中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可代爲先生持籌者乎？田光搖首曰：大難大難，雖然太子自審門下客，可用者有幾人？光請相之。太子丹乃悉召夏扶、宋意、秦舞陽，至與田光相見。田光一一相過，問其姓名，謂太子曰：臣竊觀太子客，俱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則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則面青，秦舞陽、骨勇之人，怒則面白。夫怒形於面，而使人覺之，何以濟事？臣所知有荆卿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形，似爲勝之。太子丹曰：荆卿何名，何處人氏？田光曰：荆卿者，名軻，本慶氏齊大夫慶封之後也。慶封奔吳，家於朱方，楚討殺慶封，其族奔衛爲衛人，以劍術說衛元君，元君不能用，及秦拔魏東地，并濮陽爲東郡，而軻復奔燕，改氏曰荆，人呼爲荆卿，性嗜酒，燕人高漸離者，善擊筑，軻愛之日，與飲於燕市中，酒酣，漸離擊筑，荆卿和而歌之，歌罷，輒泣涕而嘆，以爲天下無知己，此其人深沉有謀略，光萬不如也。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荆卿，願因先生而致之。田光曰：荆卿貧，臣每給其酒資，是宜聽臣之言。太子丹送田光出門，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使內侍爲御，光將上車，太子囑曰：丹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於他人。田光笑曰：老臣不敢。田光上車，訪荆軻於酒市中，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酣，漸離方調筑，田光聞筑音，下車直入，呼荆卿，漸離攜筑避去。荆軻與田光相見，邀軻至其家中，謂曰：荆卿嘗嘆天下無知己，光亦以爲然，然光老矣，精衰力耗，不足爲知己，驅馳荆卿方壯，感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荆軻曰：豈不願之，但不遇其人耳。田光曰：太子丹折節重客，燕國莫不聞之，今者不知光之衰老，乃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光與卿相善，知卿之才，薦以自代，願卿卽過太子宮。荆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田光欲激荆軻之志，乃撫劍嘆曰：光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以國事告光，而囑光勿泄，是疑光也，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

受其疑哉。光請以死自明。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遂拔劍自刎而死。荆軻方悲泣。而太子復遣使來視。荆先生來否。荆軻知其誠。即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宮。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既相見。問田先生何不同來。荆軻曰。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欲以死明其不言。已伏劍死矣。太子毋撫膺慟哭曰。田先生爲丹而死。豈不冤哉。良久收淚。納軻於上坐。太子丹避席頓首。軻慌忙答禮。太子丹曰。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使丹得見荆卿。天與之幸。願荆軻勿見鄙。棄荆軻曰。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丹曰。秦譬猶虎狼。吞噬無厭。非盡收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其欲未足。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王翦大兵復破趙。虜其王。趙亡。次必及燕。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臨食而廢箸者也。荆軻曰。以太子之計。將舉兵與角勝負乎。抑別有他策耶。太子丹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趙公子嘉自稱代王。欲與燕合兵拒秦。丹恐舉國之衆。不當秦之一將。雖附以代王。未見其勢之盛也。魏齊素附於秦。而楚又遠不相親。諸侯畏秦之強。無肯合從者。丹竊有愚計。誠得天下之勇士。僞使於秦。誘以重利。秦王會得。必相近。因乘間劫之。使悉反諸侯侵地。如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倘不從。則刺殺之。彼大將握重兵。各不相下。君亡國亂。上下猜疑。然後連合楚魏。共立韓趙之後。并力破秦。此乾坤再造之時也。惟荆卿留意焉。荆軻沉思良久。對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當任。使太子丹頓首固請曰。以荆卿高義。丹願委命於卿。幸毋讓荆軻。再三謙遜。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於樊館之右。復築一城。名曰荆館。以奉荆軻。太子丹日造門下問安。供以太牢。間進車騎美女。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適也。軻一日與太子遊東宮觀池。水有大龜出池傍。軻偶拾瓦投龜。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代瓦。又一日共試騎。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軻偶言馬肝味美。須臾庖人進肝。所殺即千里馬也。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見在燕國。荆軻請見之。太子治酒於華陽之臺。請荆軻與樊於期相會。出所幸美人奉酒。復使美人鼓琴娛客。荆軻見其兩手如玉。贊曰。美者手也。席散。丹使內侍以玉盤送物於軻。軻啓視之。乃斷美人之手。自明於軻。無所吝惜。軻嘆曰。太子遇軻厚。乃至此乎。當以死報之。不知荆軻如何報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繪圖東周列國志 卷四 第一百零七回

一六九

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少所許可。惟心服榆次人蓋聶。自以爲不及。與之深結爲友。至是。悶受燕太子丹厚恩。欲西入秦劫秦王。使人訪求蓋聶。欲邀請至燕與之商議。因蓋聶游蹤未定。一時不能勾來到。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且慕敬事。不敢催促。忽邊人報道。『秦王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代王嘉遣使相約。一同發兵。共守上谷。以拒秦王。太子丹大懼。言於荆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足下雖欲爲燕計。豈有及哉。』荆軻曰。臣思之熟矣。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未可得近也。夫樊將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首黃金千斤。封邑萬家。而督亢膏腴之地。秦人所欲。誠得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彼必喜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何忍殺之。若督亢地圖所不敢惜。荆軻知太子丹不忍。乃私見樊於期。曰。將軍得禍於秦。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歿。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樊於期仰天嘆息。流涕而言曰。某每一念及秦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恨未有其地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將軍肯聽之乎。於期亟問曰。計將安出。荆軻躊躇不語。於期曰。荆軻何以不言。軻曰。計誠有之。但難於出口。於期曰。苟報秦仇。雖粉骨碎身。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荆軻曰。某之愚計。欲前刺秦王。而恐其不得近也。誠得將軍之首。以獻於秦。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斫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將軍以爲何如。樊於期卸衣偏袒。奮臂頓足。大呼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而恨其無策者也。今乃得聞明教。卽拔佩劍。刎其頸。喉絕而頸未斷。荆軻復以劍斷之。有詩爲證。

聞說奇謀喜欲狂。幽魂先已赴咸陽。荆卿若逐屠龍計。不枉將軍劍下亡。

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已得樊將軍首矣。太子丹聞報。馳車至伏屍而哭。極哀。命厚葬其身。而以其首置木函中。荆軻曰。太子會覓利匕首乎。太子丹曰。有。趙人徐夫人匕首長尺一八寸。甚利。丹以百金得之。使工人染以毒藥。曾以試人。若出血沾絲縷。無不立死。裝以待荆卿久矣。未知荆卿行期何日。荆軻曰。臣有所善客蓋聶。未至。欲俟之。以爲副。太子丹曰。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未可定也。丹之門下有勇士數人。惟秦舞陽爲最。或可之。副行乎。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乃嘆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臣所以遲遲欲俟吾客。本圖萬全。太子旣不能待。請行矣。於是

太子丹草就國書只說獻督亢之地并樊將軍之首俱付荆軻以千金爲軻治裝秦舞陽爲副使同行臨發之日太子丹與相厚賓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設宴餞行高漸離聞荆軻入秦亦持豚肩斗酒而至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丹命入席同坐酒行數巡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嘆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聲甚哀慘賓客及隨從之人無不涕泣有如臨喪荆軻仰面呵氣直冲霄漢化成白虹一道貫於日中見者驚異軻復慨慷爲羽聲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宮仰天噓氣兮成白虹

其聲激烈雄壯衆莫不矚目奮勵有如臨敵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跪進於軻軻一吸而盡牽舞陽之臂騰躍上車催鞭疾馳竟不反顧太子丹登高阜而望之不見而止淒然如有所失帶淚而返晉處士陶靖節有詩曰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賓朋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錢易水上四座引羣英左席擊悲筑右席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聲壯士驚心知去不回且有後世名

荆軻既至咸陽知中庶子蒙嘉有寵於秦王先以千金賂之求爲先容蒙嘉入奏秦王曰燕王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於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以奉守先人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獻燕督亢之地圖燕王親自函封拜送使者於廷今上卿荆軻見在館驛候旨惟大王命之秦王聞樊於期已誅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之禮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荆軻藏匕首於袖中捧樊於期頭函秦舞陽捧督亢輿地圖匣相隨而進將次升階秦舞陽面白如死人似有震恐之狀侍臣曰使者色變爲何荆軻回顧舞陽而笑上前叩首謝曰一介秦舞陽乃北方蠻夷之鄙人生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震懼悚懼易其常度願大王寬宥其罪使得畢使於前秦王傳旨止許正使一人上殿左右叱舞陽下階秦王命取頭函驗之果是樊於期之首問荆軻何不早殺逆臣來獻荆軻奏曰樊於

期得罪大王。竄伏北漠。寡君懸千金之賞。購求得之。欲生致於大王。誠恐中途有變。故斷其首。冀以稍紓大王之怒。荆軻辭語從容。顏色愈和。秦王不疑。時秦舞陽捧地圖匣。俯首跪於階下。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來。與寡人觀之。荆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函。親自呈上。秦王展圖方欲觀看。荆軻匕首已露。不能掩藏。當下未免著忙。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執匕首刺其胸。未及身。秦王大驚。奮身而起。袖絕脫。那時五月初旬。天氣所穿羅縠單衣。故易裂也。王座傍設有屏風。長八尺。秦王超而過之。屏風仆地。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秦王不能脫身。繞柱而走。原來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許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皆陳列於殿下。非奉宣召。不敢擅自入殿。今倉卒變起。不暇呼喚。羣臣皆以手共搏軻。軻勇甚。近者輒仆。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軻。軻奮臂一揮。藥囊俱碎。雖然。荆軻勇甚。羣臣沒奈何。何卻也。虧著要打發衆人。所以秦王東奔西走。不曾被荆軻拿住。秦王所佩寶劍。名鹿盧。長八尺。欲拔劍擊軻。劍長。軻不能脫。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大王尚不肯劍而拔之。秦王悟。依其言。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容易拔出。秦王勇力不弱於荆軻。匕首尺餘。止可近刺。劍長八尺。可以遠擊。秦王得劍在手。其膽便壯。遂直前來砍荆軻。砍其左股。荆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不能起立。乃舉匕首以擲。秦王閃開。那匕首在秦王耳邊過去。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火光迸出。秦王復以劍擊軻。軻以手接劍。三指俱落。連被八劍。荆軻倚柱而笑。向秦王箕踞罵曰。幸哉。汝也。吾欲效曹沫故事。以生劫汝。反諸侯侵地。不意事之不就。被汝幸免。非天乎。然汝恃強力。吞併諸侯。享國亦豈長久耶。左右爭上前攔殺之。秦舞陽在殿下。知荆軻動手。也要向前。卻被郎中等衆人擊殺。此秦王政二十年事也。可惜荆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特地入秦。一事無成。不惟自害其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三人性命。斷送燕丹父子。豈非劍術之不精乎。髯翁有詩云。

獨提匕首入秦都。神勇其如劍術疎。壯士不還謀不就。樊君應與覓頭顱。

秦王心戰目眩。呆坐半日。神色方纔稍定。往視荆軻。軻雙目圓睜。宛如生人。怒氣勃勃。秦王懼。命取荆軻秦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同焚於市中。燕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遂起駕還內宮。宮中后妃聞變。俱前來問安。因置酒壓驚。稱

賀有一胡姬。乃趙王宮人。秦王破趙。選入宮。善琴有寵。列在妃位。秦王使鼓琴解悶。胡姬援琴而奏之。其聲曰。羅縠單衣。令可裂而絕。八尺屏風。令可超而越。鹿盧之劍。令可負而拔。噉彼凶狡。令身亡國滅。

秦王愛其敏捷。賜繒綺一篋。是夜盡歡。因宿於胡姬之宮。後來胡姬生子。卽胡亥也。是爲二世皇帝。此是後話。次早秦王視朝。論功行賞。首推夏無且。以黃金二百鎰賜之。曰。無且愛我。以藥囊投荆軻也。次喚小內侍趙高。曰。背劍而拔之。賴汝教我。亦賜黃金百鎰。羣臣中。手搏荆軻者。視有傷輕重。加賞。殿下郎中。人等擊殺秦舞陽者。亦俱有賜。蒙嘉誤爲荆軻先容。凌遲處死。滅其家。蒙驁先已病死。其子蒙武。見爲裨將。以不知情。特赦之。秦王怒氣未息。乃益發兵。使王賁將之。助其父王翦攻燕。燕太子丹不勝其憤。悉衆迎戰於易水之西。燕兵大敗。夏扶宋意皆戰死。丹奔薊城。鞠武被殺。王翦合兵圍之。十月。城破。燕王喜謂太子丹曰。今日破國亡家。盡由於汝。丹對曰。韓趙之滅。豈亦丹罪耶。今城中精兵尙有二萬。遼東負山阻河。猶足固守。父王宜速往。燕王喜不得已。登車開東門而出。太子丹盡驅其精兵。親自斷後。護送燕王東行。退保遼東。都平壤。王翦攻下薊城。告捷於咸陽。王翦積勞成疾。一面上表告老。秦王曰。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忘。然王翦誠老矣。使將軍李信代領其衆。以追燕王父子。召王翦歸。賜予甚厚。翦謝病。老於潁陽。燕王聞李信兵至。遣使求救於代。王嘉嘉乃報燕王書略曰。

秦所以急攻燕者。以怨太子丹故也。王能殺丹。以謝於秦。秦怒必解。燕之社稷。幸得血食。

燕王喜猶豫未忍。太子丹懼誅。乃與其賓客。自匿於桃花島。李信屯兵首山。使人持書數太子丹之罪。燕王喜大懼。佯召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縊殺之。然後斷其首。燕王哭之慟。時夏五月。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三尺五寸。寒涼如嚴冬。人謂太子丹怨氣所致也。燕王將太子丹之首。函送李信軍中。爲書謝罪。李信馳奏秦王。且言五月大雪。軍人苦寒。多病。求暫許班師。秦王謀於尉繚。尉繚奏曰。燕棗於遼。趙棗於代。譬之游魂。不久自散。今日之計。宜先下魏。次及荆楚。二國既定。燕代可不勞而下。秦王曰。善。乃詔李信收兵回國。再命王賁爲大將。引軍十萬。出函谷關。攻魏。時魏景湣王已薨。太子假立三年矣。自秦攻燕時。魏王假增築大梁之城。內外俱浚深溝。預修守備。使人結好齊王。說以利害。言魏與

齊乃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魏亡則禍必及於齊。願同心協力。互相救援。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爲相國用事。多受秦黃金。力言秦必不負齊。今若與魏合從。必觸秦怒。齊王建惑其言。遂辭魏使。王賈連戰皆勝。進圍大梁。值天陰多雨。王賈乘油幟車。訪求水勢。知黃河在城之西北。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亦經繇城西而過。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引二河之水。築隄壅其下流。軍士冒雨與工。王賈親自持蓋催督。及渠成。雨一連十日不止。水勢浩大。賈命決隄通溝。內外溝俱泛溢。城被浸三日。頽壞者數處。秦兵遂乘之而入。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爲王賈所虜。上囚車與官屬俱送。至咸陽。假中途病死。王賈盡取魏地。爲三川郡。并取野王。衛君角爲庶人。按魏自晉獻公之世。畢萬受封。萬生芒。芒季生武子。繼繼佐晉文公。成霸業。復四傳至桓子。侈滅范氏。中行氏。智氏。侈生文侯斯。與韓趙三分晉國。凡七傳而至。王假國滅。共有國二百年。史臣贊云。

畢公之苗。因國爲姓。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威。惠王好戰。大梁不競。信陵養士。神氣稍振。景濬式微。再傳而隕。

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是年秦王用尉繚之策。復謀伐楚。問於李信曰。將軍度伐楚之役。用幾何人而足。李信對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對曰。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以臣愚見。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私念曰。老人固宜怯。不如李將軍壯勇。遂罷王翦不用。命李信爲大將。蒙武副之。率兵二十萬伐楚。李信攻平輿。蒙武攻寢邱。信年少驍勇。一鼓攻下平輿城。於是引兵而西。攻下申城。遣人持書約蒙武會於城父。欲合兵以搗郟城。詎分兩頭。卻說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立幽王捍。捍即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幽王立十年而薨。無子。其時李園亦卒。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而其庶兄負芻殺哀王。遂自立爲王。負芻在位三年。聞秦兵深入楚地。乃拜項燕爲大將。率兵二十餘萬。水陸並進。探知李信兵出申城。自率大軍迎於西陵。使副將屈定。設七伏於魯臺山。諸處李信恃勇前進。遇項燕兩下交鋒。戰酣之際。七路伏兵俱起。李信不能抵敵。大敗而走。項燕逐之。凡三日三夜不息。殺都尉七人。軍士死者無算。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項燕復攻破之。李信棄城而遁。項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蒙武未至城。

父聞李信兵敗亦退入趙界遣使告急秦王大怒盡削李信官邑親自命駕造潁陽來見王翦問曰將軍策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今果辱秦軍矣將軍雖病能爲寡人強起將兵一行乎王翦再拜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心力俱衰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秦王曰此行非將軍不可將軍幸勿卻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寡人聞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不盡行未嘗缺乏五霸威加諸侯其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用六十萬兵古所未有也王翦對曰古者約日而陣背陣而戰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干戈之中寓禮讓之意故帝王用兵從不用衆齊桓公作內政勝兵不過三萬人猶且更番而用今列國兵爭以強凌弱以衆暴寡逢人則殺遇地則攻報級動曰數萬圍城動經數年是以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冊籍勢所必至雖欲用少而不可得況楚國地盡東南號令一出百萬之衆可具臣謂六十萬尙恐不相當豈復能減於此者秦王嘆曰非將軍老於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將軍矣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即日拜爲大將以六十萬授之仍用蒙武爲副臨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王翦引卮爲秦王壽曰大王飲此臣有所請秦王一飲而盡問曰將軍何言王翦出一簡於袖中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求秦王批給臣家秦王曰將軍若成功而回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何憂於貧王翦曰臣老矣大王雖以封侯勞臣譬如風中之燭光耀幾時不如及臣目中多給美田宅爲子孫業世世受大王大恩耳秦王大笑許之既至函谷關復遣使者求園池數處蒙武曰老將軍之請乞不太多乎王翦密告曰秦王性強厲而多疑今以精甲六十萬畀我是空國而託我也我多請田宅園池爲子孫業所以安秦王之心耳蒙武曰老將軍高見吾所不及不知王翦伐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并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話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率軍六十萬聲言伐楚項燕守東岡以拒之見秦兵衆多遣使馳報楚王求添兵助將楚王復起兵二十萬使將軍景駒將之以助項燕卻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連營十餘里堅壁固守項燕日使人挑戰終不出項燕曰王翦老將怯戰固其宜也王翦休士洗沐日推牛設享親與士卒同飲食將吏感恩願爲効力屢屢請戰輒

以醇酒灌之。如此數月。士卒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戲。范按叢兵法。投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步爲勝。不及者爲負。其有力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橫木高七八尺。跳躍而過。以此賭勝。王翦每日使各營軍吏。默記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外益收斂爲自守之狀。不許軍人往楚界樵採。獲得楚人以酒食勞之。放還。相持歲餘。項燕終不得一戰。以爲王翦名雖伐楚。實自保耳。遂不爲戰備。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言今日與諸君破楚。將士皆摩拳擦掌。爭先奮勇。乃選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謂之壯士。別爲一軍。爲衝鋒。而分軍數道。吩咐楚軍一敗。各自分頭略地。項燕不意王翦猝至。倉皇出戰。壯士蓄力多時。不勝技癢。大呼陷陣。一人足敵百人。楚兵大敗。屈定戰死。項燕與景駒率敗兵東走。翦乘勝追逐。再戰於永安城。復大敗之。遂攻下西陵。荆襄大震。王翦使蒙武分軍一半。屯於鄂渚。傳檄湖南各郡。宣布秦王威德。自率大軍逕趨淮南。直搗壽春。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項燕往淮上募兵未回。王翦乘虛急攻。城遂破。景駒自刎於城樓。楚王負芻被虜。秦王政發駕親至樊口受俘。責負芻以弑君之罪。廢爲庶人。命王翦合兵鄂渚。以收荆襄。於是湖湘一帶郡縣。望風驚潰。再說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來至徐城。適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逃難奔來。言壽春已破。楚王擄去。不知死活。項燕曰。吳越有長江爲限。地方千餘里。尚可立國。乃率其衆渡江。奉昌平君爲楚王。居於蘭陵。繕兵城守。再說王翦已定淮北淮南之地。謁秦王於鄂渚。秦王誇獎其功。然後言曰。項燕又立楚王於江南。奈何。王翦曰。楚之形勢在於江淮。今全淮皆爲吾有。彼殘喘僅存。大兵至。卽就縛耳。何足慮哉。秦王曰。王將軍年雖老。志何壯也。明日。秦王駕回咸陽。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王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鵡洲。逾年。船成。順流而下。守江軍士不能禦。秦兵遂登陸。留兵十萬屯黃山。以斷江口。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四面列營。軍聲震天。凡夫椒山。君山。荆南山。諸處。兵皆布滿。以絕越中救兵。項燕悉城中兵戰於城下。初合。秦兵稍卻。王翦驅壯士分爲左右二隊。各持短兵。大呼突入其陣。蒙武手斬裨將一人。復生擒一人。秦兵勇氣十倍。項燕復大敗。奔入城中。築門固守。王翦用雲梯仰攻。項燕用火箭射之。燒其梯。蒙武曰。項燕釜中之魚也。乃築壘與城齊。周圍攻急。昌平君親自巡城。爲流矢所中。軍士扶回行宮。夜半身死。項燕泣曰。吾所以偷生在此。爲芊氏一脈未絕也。今日尙何望乎。乃仰天長號者三。引劍自

刎而死。城中大亂。秦兵遂登城啓門。王翦整軍而入。撫定居民。遂率大軍南下。至於錫山。軍士埋鍋造飯。掘地得石。碑刻有十二字云。

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

王翦召土人問之言。此山乃慧山之東。峯自周平王東遷於維。此山遂產鉛錫。因名錫山。四十年來。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王翦嘆曰。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寧矣。豈非古人先窺其定數。故埋碑以示後乎。今後當名此地爲無錫。今無錫縣名。實始於此。王翦兵過姑蘇。守臣以城降。遂渡浙江。略定越地。越王子孫。自越亡以後。散處甬江天台之間。依海而居。自稱君長。不相統屬。至是。聞王翦威德。悉來納降。王翦收其輿圖戶口。飛報秦王。并定豫章之地。立九江會稽二郡。楚祝融之祀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始強。大稱王。自此歲歲并吞小國。五傳至莊王。旅始稱霸。又五傳至昭王。珍幾爲吳滅。又六傳至威王。高兼有吳越。於是江淮盡屬於楚。幾占天下之半。懷王槐任用奸臣。靳尙見欺於秦。始漸衰弱。又五傳至負芻。而國并於秦。史臣有贊云。

鸞熊之嗣。肇封於楚。通王旅霸。大開南土。子圉篡嫡。商臣弑父。天禍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苦。襄烈遂衰。負芻爲虜。

王翦滅楚。班師回咸陽。秦王賜黃金千鎰。翦告老。仍歸穎陽。秦王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燕王於遼東。秦王命之曰。將軍若平遼東。乘破竹之勢。便可收代。無煩再舉。王賁兵渡鴨綠江。圍平壤城。破之。虜燕王喜。送入咸陽。廢爲庶人。按燕自召公肇封。九世至惠侯。而周厲王奔彘。八傳至莊公。而齊桓公伐山戎。爲燕闢地五百里。燕始強大。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以合從之術。其子易王始稱王。列於七國。易王傳噲。爲齊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至喜。而國亡。史臣有贊云。

召伯治陝。甘棠懷德。易王僭號。齒於六國。噲以懼亡。平以強獲。一謀不就。遼東并失。傳四十三。年八九伯。姬姓後亡。召公之澤。

王賁既滅燕遂移師西攻代。代王嘉兵敗欲走匈奴賁追及於貓兒莊擒而囚之。嘉自殺盡得雲中雁門之地。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按趙自造父任周世爲周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夙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文公衰子盾事。襄成景三公晉主霸。趙氏世爲霸佐。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立。又二傳至簡子鞅。鞅傳襄子毋卹與韓魏三分晉國。毋卹傳其姪桓子浣。浣傳於籍。始稱侯。諡烈。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又四傳至王遷被虜。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守趙祀。代王嘉六年而國滅。自此六國遂亡其五。惟齊尚在。史臣有贊云。

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武世晉卿籍爲趙主。胡服雖強內亂外侮頗牧不用。王遷囚虜雲中六載餘焰之吐。

王賁捷書至咸陽。秦王大喜。賜王賁手書略曰。

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奔馳二千餘里。方之乃父勞苦功高。不相上下。雖然自燕而齊。歸途南北便道也。齊在譬如人身尙缺一臂。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電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

王賁得書遂引兵取燕山望河間一路南行。卻說齊王建聽相國后勝之言不救韓魏。每滅一國反遣使入秦稱賀。秦復以黃金厚賂使者。使者歸備述秦王相待之厚。齊王以爲和好可恃。不修戰備。及聞五國盡滅。王建內不自安。與后勝商議始發兵守其西界以防秦兵掩襲。卻不提防王賁兵過吳橋直犯濟南。齊王自建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上下安於無事。從不曾演習武藝。況且秦兵強暴素聞。傳說今日數十萬之衆如泰山般壓將下來。如何不怕。何人敢與他抵對。王賁由歷下淄川徑犯臨淄。所過長驅直搗如入無人之境。臨淄城中百姓亂奔亂竄。城門不守。后勝束手無計。只其勸王建迎降。王賁兵不血刃。兩月之間盡得山東之地。秦王傳令曰。齊王建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今幸將士用命齊國就滅。本當君臣俱戮。念建四十餘年恭順之情免其誅死。可與妻子遷於共城。有司日給斗粟。畢其餘生。后勝就本處斬首。王賁奉命誅后勝遣吏卒押送王建安置共城。惟茅屋數間在大行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人。宮眷雖然離散猶數十口。只斗粟不敷。有司又不時給。王建一子尙幼。中夜啼飢。建淒然起立。聞風吹松柏之聲想起。

在臨淄時何等富貴。今誤聽奸臣后勝。至於亡國。飢餓窮山。悔之何及。遂泣下不止。不數日而卒。宮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齊人聞而哀之。因爲歌曰。

松柏蒼蒼。飢不可爲餐。誰使建極耶。嗟任人之匪端。

後人傳此爲松柏之歌。蓋咎后勝之誤國也。按齊始祖陳定。乃陳厲公佗之子。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遂仕齊。爲陳田氏。敬傳至田桓子無字。又再傳至僖子乞。以厚施得民心。田氏日強。乞子恆弑齊君。又三傳至太公和。遂篡齊稱侯。又三傳至威王。而益強。稱王。號又四傳至王建而國亡矣。史臣有贊云。

陳完避難奔於太姜。物莫兩感。媿替田昌。和始擅命。威遂稱王。孟嘗延客。田單救亡。相勝利賄。認賊爲祥。哀哉王建。

松柏蒼蒼。

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時六國悉并於秦。天下一統。秦王以六國會並稱王號。其名不算。欲改稱帝。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不足以傳後世。威四夷。乃採上古君號。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皇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遂兼二號。稱皇帝。追尊其父莊襄王爲太上皇。又以爲周公作諡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爲非禮。今後除諡法不用。朕爲始皇。後世以數計之。二世三世。以至於百千萬世。傳之無窮。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惟水能滅火。秦應水德之運。衣服旌旗皆尚黑。水數六。故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十月朔爲正月。朝賀皆於是月。正政音同。皇帝御諱不可犯。改正字音爲征。征者非吉祥之事。然出自始皇之意。人不敢言。尉繚見始皇意氣盈滿。紛更不休。私嘆曰。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其能永乎。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始皇問羣臣曰。尉繚棄朕而去。何也。羣臣皆曰。尉繚佐陛下定四海。功最大。亦望裂土分封。如周之太公周公。今陛下尊號已定。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始皇曰。周室分茅之制。尙可行乎。羣臣皆曰。燕齊楚代地遠難周。不置王。無以鎮之。李斯議曰。周封國數百。同姓爲多。其後子孫自相爭殺。無已。今陛下混一海內。皆爲郡縣。雖有功臣。厚其祿俸。無尺土一民之擅。絕兵革之原。豈非久安長治之術哉。始皇從其議。乃分天下。

爲三十六郡那三十六郡。

內史郡	漢中郡	北地郡	隴西郡	上郡	太原郡	河東郡	上黨郡	雲中郡	雁門郡	代郡	三川
邯鄲郡	南陽郡	潁川郡	齊郡	卽瑯琊郡	薛郡	卽泗水郡	東郡	遼西郡	遼東郡	上谷郡	漁
陽郡	鉅鹿郡	右北平郡	九江郡	會稽郡	鄆郡	閩中郡	南海郡	象郡	桂林郡	巴郡	蜀郡
黔中郡	南郡	長沙郡									

是時北邊有胡患故漁陽上谷等郡轄地最少設戍鎮守南方水鄉安靖故九江會稽等郡轄地最多皆出李斯調度每郡置守尉一人監御史一人收天下甲兵聚於咸陽銷之鑄金人十二每人重千斤置宮庭中以應臨洮長人之瑞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共二十萬戶又於咸陽北坂做六國宮室建造離宮六所又作阿房之宮進李斯爲丞相趙高爲郎中令諸將帥有功者如王賈蒙武等各封萬戶其他或數千戶俱准其所入之賦官爲給之於是焚書坑儒遊巡無度築萬里長城以拒胡百姓嗷嗷不得聊生及二世暴虐更甚而陳勝吳廣之徒羣起而亡之矣史臣有列國歌曰

東遷強國齊鄭最荆楚漸橫開桓文楚莊宋襄和秦穆迭爲王霸得專征晉襄景悼稱世霸平哀齊景思代興晉楚兩衰吳越進闔閭句踐何縱橫春秋諸國難盡數幾派源流略可尋魯衛晉燕曹鄭蔡與吳姬姓同宗盟齊絲呂尙宋商裔禹後杞越顛頊荆秦亦瑣裔陳祖舜許始太岳各有生及交戰國七雄起韓趙魏氏晉三分魏與韓皆周同姓趙先造父同贏秦齊呂改田卽陳後黃歇代楚楚能暗傾宋亡於齊魯入楚吳越交勝總歸荆周鼎旣遷合從散六國相隨漸屬秦

髡仙讀列國志有詩云

卜世雖然八百年半絲人事半絲天綿延過歷緣忠厚陵替隨波爲倒顛六國媚秦甘北面二周失祀恨東遷總觀千古興亡局盡在朝中用佞賢